第七冊目録

總集類五(續四)

明文海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

解脱集序

袁中道

兄中郎長余兩歲少相友愛兒時同讀書村之杜家莊上講習之暇私相商確至今思之頗多異語稍長移居城中脩治城南别業偕余與四五友人遊息是處語言奇詭興致高逸每至月明之夜相對清言間及生死注然欲涕慷慨欷歔坐而達旦終不欲無所就乃刻意藝文計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體模擬

無不立肖自謂非其至者不深好焉公車之後乃學神仙偶有異人傳示要領勤行未久尋亦罷去及我大凡休沐南歸始相啓以無生之學自是以後研精道妙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相禪不離參求每于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如癡五六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横無礙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既解官吴會于時塵境作離心情甚適山川之竒已相發揮朋友之縁亦既湊合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為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

玄音嘻語詭辭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書余以濩落依之真州相見頃刻出所吟咏捧讀未竟大叫欲舞作而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格外之論我不敢言與兄相别未久何遽至此彼文人凋刻剪鏤寧不爛漫豈知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風吹而百草生陽和至而萬卉芳哉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于今大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蕪之習

未爲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遞爲標榜不求意味惟倣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黄茅白葦遂遍天下中郎力矯弊習大革頽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内都無才人但以詞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年少時常作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便字字生意既

知是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隨詆託言沈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今篇籍具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徑儻亦入道之津梁焉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即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為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

也解脱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為京兆授為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為續集二卷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脱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示其才高膽大無心于世之毁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黄魯直曰老夫之書

本無法也但覩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太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于銛頴蕭蕭泠泠皆足以滌蕩塵情消除熱惱況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

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為後人拓多少心胷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即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贋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

按年分體都為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贋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為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

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為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為定案遂謂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為贋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亶目力而諦觀之即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甬

見標題即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為也至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為文字實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强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

傳令美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為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沖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班惜未竟其施别有紀載兹不復贅云

儀部張先生文集序　文翔鳳

儀部先生集葢按兩河御史臺張公表其先君子篋中之作其吏文翔鳳獲次而論之曰文章殆兼禮樂之用

國運之權衡與典謨叶於禮風雅叶於樂公蕭六代而制作孔父哀六藝而刪定肆孔叢論文有前輩典雅之目匪典匪雅焉尚詩書昔人觀韓陵片石即知梁魏終遜於江東歌南風一闋即知荊楚不競於上都文章之道亦復如是一代之國運大且遠其元氣必發靈於哲匠之筆以吐其光爓而表相堂皇元氣有混淪豐厚疏達龎雜之異則文亦惟肖如漢孫周東漢孫西京唐孫漢宋孫唐而靡極於隋淫極於元六朝何其駢蕪五代何

其家落也其體不踰辭命序事議論詠謌而總出之以元氣故至三代則混淪之兩漢則豐厚之唐宋則疏達其他則龎雜而元氣放絶矣迂子陋人毁為雕蟲靡闢治體性情筆札劃之使二至不可莊讀知道者以為大詬明興百六十年而古道始矯起自李獻吉氏其辭命序事方漢謌詠方唐性議論差不逮元氣則豐厚而疏達矣使有知道者不懈而造經之典雅繩詞人之濫觴振理學之弱藺禮樂殆復作雖知聖之事未竟條理然

嗣者尚不失為漢唐我朝之元氣大且遠其發靈必不止如漢唐魯鄒實經之苑藪可令鼓吹自他方氏耶自海内失元美遂亦無取濟南代之者子愿姑承之長一方居長卿云海内無復望龍門濟南邢侯差快意辛亥道臨邑邢氏造訪下車未及揖即抗手曰君父子先秦而造於經耳我則專守西漢既又曰著書立言我不如君應世之文君不如我謹稱德謝左辟去之青城於公於公曰若安得以其應世當西漢之新城諸王諸王曰

若安得西漢之海上語高孩之孩之曰若六朝之尤靡者耳柰何欲寃二李之座然東人尚無道張先生者其又嵗踰五事侍御公中州之部且二載始獲其書二卷讀之則含然大喜茲詎鄉者六朝之靡與為西漢惟允萬古之摧濟南其遞相付耶翔鳳雅嗜古尚弗敢章乙而句讐之久之解剥其支牴暢其節每發一策輒稱善至失聲其取材比律則周官左氏國語離騷太史之博閎幽窈竟弗得唐一語矧如宋夫文才軼法則病於含筏

法掄才則疑於效顰試取其文一通而按其才法之變
勰書典而詩雅將無似研精如獻吉不至為刻削示以
璞有于鱗之矯矯多奇無其鈎棘使氣之勞具條理於知
之事爾力亦至與然其名尚未諜揚推之口者以其晩
獲第淹滯鬱於郎署又引祜軏去國而杜謝賓客館故
其文止若干篇侍御公又晩出其若干篇之在篋者未
遠行世時雖無英雄而使彼成名昔少陵殁四十年而
元微之始推為古今之才所總萃先生往亦且三十年而

翔鳳獲論次其遺文孺子其幸哉敢謬自列於知己耶近此道為黠夫所嬉弄不憚夸父之渴欲撤二李門庭而削其迹曰吾且為蘇長公即長公不嚴事漢唐人乎漢唐去詩書實近至謂長公詩勝李杜東南響荅至或小乘元美西北人亦自操戈其室元美固嘗曰從進開美服膺何生即信陽調何所不漢唐夫紫氣中原之客信愧於德盛日新盍亦擬議變化何至以市諺方言捲風騷而置之防口如川決無徵將弗信葢歐陽子得韓

文廢書簏中誦法之持以正古文之衰是集出弘治之音再戛功古文遂不啻老韓即其鄉人倘謂道在魯鄒孩之季木信倔强亦安得滕其輔頰舌耶惟先生不獲究用禮樂肆侍御公翩羽於飛維天子使以亮節命世淑問如咎繇巡行如君奭直當一度河清胎育我一代混淪之氣不啻以文章將以禮樂錫類冢君又乘海運風舉矣以家學世篤國祐將家慶之大且遠如其國孝子忠臣實收元氣之應其敢貶筆以古道倭耶倘徵權

衡於鄙言取信焉可也

續冷然臺草序　文翔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峨之精騰為井絡而世載英於江漢之炳靈其秀發章挺而為儁則文園淵雲之賦於漢拾遺青蓮之詩於唐眉山父子之文於宋本朝則新都氏愽著矣皆千載一驅汝大夫前觀察黃公又蔚若玉振而踵之屠緯真獨謂其近杜少陵而至躋其雄俊於用修之右夫昌黎不愽大其詞與而襄陽以玅悟据其

上則楊之豐材碩覽以眇悟遂公固無論杜陵詩史書一代事而世獨以草堂先生冠其集豈非以其間關蜀道之日大半考亭亦謂入蜀詩精麗如畫豈公獨擬轍於流寓之客而舍其鄉之魁梧長者弗師與抑有意乎少陵之稷契自比而方之公繫其詩以浣花之堂緯真讀而方諸杜公謝弗受曰予之浣花堂非成都之百花潭水也我里之唐進士某有堂亦云而我嘉尚之緯真以地而杜我詩耶遂改其草曰泠然臺泠然為朱仙脫

處公築之以睹山川之紆曲而因繫之以避謝於杜公實肖杜即固避謝恐緯真有知必弗許緯真又謂抄在法杜而不全襲夫詩如書法令規規於疎密斷連斜正之跡而臨摹曰一帖即欲獲逸少之煙霏露結於筆陣唯唯否否不然故曰意在筆先必其才悟過人濃雲已淋漓於興致之表而命管馳素即半合半離而居然有昔人之情十五六杜之詩有筋有肉有色有香而公斂健橫逸之調秋鞠不假靈於春蘭王季且步武於金昆

矣少陵既比稷與契其論治薄商鞅之牛毛而慨然於十六相之清蹤抗疏殉國邅回坎坷而不少挫故其情文軼筆墨甚斤斤乎蟲雕而杜膠哉公之真道於出處亮節在端夫之口者殆三十年其人則已杜陵氏矣故其詩得杜神宜其筋肉色香肖之而不期於全合也夫持評如辨三代之彝非漫為說鈐荆公嘗推大蘇於漢然必曰如子長必又曰如某年表謹句櫛冷然之調而叶之益亦絕似杜入蜀以後詩也精麗而如畫今試取

蜀相堂成等數百篇而並命歌於泠然前後之什得不
以為審音杜輩洛人而詩以蜀之草堂名蘇蜀産也一
知汝而峨嵋之平江秋輪遂移汝海之畔泠然者予列
子所善於御風者也汝有山曰風穴曰風伯主之令試
拈一亭子於風穴之上而稱泠然以當蘇之峨嵋汝之
有蘇黄其亦蜀之有杜陵與公即欲避謝杜陵天下之
審音者終弗許且將躋諸文園淵雲拾遺青蓮之座益
屠氏序之後一紀為萬歷乙卯之夏五則西極文翔鳳

又請梓其後草而序之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 文翔鳳

天官氏王秋澄先生引繩而拒謁弗與中貴通中貴人銜之偵上有他震怒以其諫官起廢之函進遂以見放去益東序失河圖而名山有副墨矣羽蛻殆二十祀而愚始以按兩河侍御張公命次第其詠詞史乘之在篋者竊歎先生之力為獨競也夫畫之力八百年而殫宇之力千二百年而殫惟文章稱春秋之大者亘始終元

氣之母而文章之力亦各自有久近如射者之飲拾而挾鏃有至弗至焉者苟力之弗競則為秦武王之絕臏於敵雲之鼎而力又弗止以丹濃青綈載之而發以真氣為大丙之御如鳥語水流之自就音節也其吐之情而中肆闢之謞以入是以持久而昧者借妍於繁廡之詞假態於排比之字嚬笑弗宜呻吟無病亂楮之王三年詎得成林乘風之鳶十日不免墮地欲遠施而久著乎夸父之力終瞙矣試發先生之策篇除李葉沿習之

陋而洗發心靈奇節自叶於古法其辭或之左之遷劉向荀悅割席比几韻文則代骨於清節借照于蘇州摩詰之精暎雙騫嘉州之蒼華竝蹈而質固自秋澄其亮節直襟琅然表鵷鷺之署進秉國成退關天步松風不和莎羽之鳴澗泉詎寫繁絃之響真氣所射宜石飲而札穿矣哲匠信範古而命釧未始不援衷矢口也通人信博稽而圜矚未始不透悟拈宗也杜陵之愛君而至杜鵑朱櫻咸含情弗置者故杜陵氏質也青蓮之俠而

儇者故青蓮氏質也而學者往往取樂十九首各模一闋朐臆之云何騐苟可宋歌何必九賦苟可枚發亦何必七矣向使秋澄人遯於往者即終日七襄而報章詎成窮年五組而製錦徒學將一夫之宋冠而魯服自姓孔而字仲尼者果為不及禹三寸之腰與即我儕弗秋澄師也而徒章擬句肖其文章亦奚異買絲繡平原而望其收却秦存趙之功耶文中子之銓序六代詩如矯掌而獨以陳思為君子非謂其深以典與朱文公獨以

王梅溪配諸葛老杜昌黎之筆而信其為君子松對而壁嶄不為纖曲語也文章固有真待御公命令斯文而亟表其師學行之豫方獻鄒魯之珍以暴諸同調愚獲於校讐之役有受持之而弗思服其人不同時是憾者愚其廿口過抑亦待八百年千二百年而聞者之尚論以入也厥乃占力之獨競與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豐碑鉅篇肅穆藻炳具史記漢書之體而微數公固偉倬鼎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為之寫生而猶惜其為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不然哉往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册立之際睿思頗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菀乃至寢成鉤黨輝川媚澤多所沈錮昌啓閶偶一彈冠旋攖嵎虎碧血燐燐南北遥弔幸而

聖人御宇褒及枯骸俾得樹麗牲之石於墓道或埋文
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宮詹實以田間餘生起登三事操
如椽之管覈實而載之每褒一人綴一事必遡其行已
本末與夫禍芽釁始引批何脈指受何方娓娓鑿鑿揭
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宮闈菀枯為崑崙星宿源
一變而為妖書再變而為梃擊卒搆逆閹為尾閭之洩
而猶以其不可為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汚陷焉於是
四十年來時軸機發與羣賢忠憤遂若兩鏡對照凡現

聞碑板等作視其代言益斐亹而酸楚晰於情事海內傳為信史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殁而山河列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煒煒煌煌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刻棘門集具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乎瞻為宰相耳此語似為公劵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

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贍所紀者竹帛鐘鼎之績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為傷心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沈鬱日久雖蜀手牘藏者有禁即子瞻所撰述逡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寛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發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興衰起弊為世導炬衣冠未寒而螭衘烏篆之章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余受璫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棘門集

差勝黃浩翁後先眉山竟不克一釐訂其文故叙公文
而不禁百端交集云

張異度文集序 方震孺

吾年友張異度先生刻所為集既成以寄方子曰以不
佞辱子一日之知三都元晏唯子最宜不欲他人多作
文字於其間也方子讀既卒業披肝抉腎飲人以醇芳
薌襲裾寒泉徹骨古今立言之旨異度良無愧矣自念
學不明於世且久古昔聖賢矢口為文皆就胸中之所

見與身之所歷出之無意於傳而究與三光同久後世不得其本而追於書之所有銖銖寸寸積累為詞間有偶弋於理者非真也夫竊理而行猶以為非寘而況高自標舉規古脩詞寧失諸理者乎文彌工而道彌悖聖賢之學不傳皆文人之為也昌黎始云文以明道是能起衰八代縁茲而下八大家之文傳焉夫豈傳散而廢整傳長而廢短傳空而廢實亦傳其言道者已矣之數子者之言非有合乎為道者而有類道之言故為文者

必準則焉若夫道也者不可名物也自夫學者交之以百物盡之以羣情推之以億數紀之以方名求之以衆事而不揆之於一理聞見之得多性靈之得寡豈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乎忠者人心至當不易之則恕者人心靈變不窮之機至當不易也而後能藏納天壤靈變不窮也而後能推求事物上而五紀下及八埏以至吉凶往復草木蟲魚之數俱於至當靈變求之而靡不得矣張子異度至性孝弟感時懷道凡夫忠孝節義之事

一篇之中三四見焉是其為文益將反求乎八大家之言道者而醇本六經與天下後世之風雲易繪琰琬混題徒悅人耳目者迥乎異矣為孝廉幾三十年閉戶不窺園圃著書若干天下之士聞其風想見其人其徒數十人講學四方相率而從者數百餘人皆私淑先生之教異度身不用於世而道行於世異度可謂優入聖賢之域矣淑異度者其十八為經生業其十二乃或有志於道夫道之難言即目前五德之名目見其發揮而不見

其根株者多矣誰能舉以相示哉吾顧異度闡明究竟晰此大疑毋使二氏之徒笑儒門淡薄是亦吾道中流之一壺也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緱山先生集序　婁堅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歎咏歌先王自見其意於言表者葢多有之若夫遭時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茹其實乃僅僅託於語

言文字以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爲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自其甫冠坦然以夷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踈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内行淳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爲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爲詩出入古今之間初若不拘拘而卒與之合要歸於刻露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

第二人擢官編脩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會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稍勝他日發篋以屬執友某某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葢余昔常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為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

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之一何陋歟君慨然嘆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益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扶古聖賢人之奥以為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

人咨嗟嘆息而不能已固予所以叙斯文之指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録其大畧而已曰緱山先生者君少時頗有遊儇之志所嘗以自號也遂之益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苟既幸遭時而又無所效於世意今者或已遊其神於太虚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戲其亦可悲也已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婁堅

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葢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

以較書為職每一編成即為之序文極雅馴矣左思既賦三都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又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楊之辭皆吾所不取也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為新體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

次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惜其傳之久而不無漫漶以譌也禹巽甫從予遊未冠即好古文辭嘗欲募工合刻以行於世而猶以微之之文世人知愛之者猶少乃刻自元始而以序見屬予觀微之序樂天集稱其所長可謂極備而卒未嘗求叙於白者豈自越移鄂以至於卒官之日年僅踰艾將有待而未暇歟後白為銘墓而終亦不序其遺文何歟當白在潯陽元在通州時其寄詩往復之書固已畢見其所志矣則雖不為之叙可也世

所傳集刻於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於缺逸之餘功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九一百卷又小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叙年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凡十體二十卷七年以後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餘年之作也計其還朝至殁不知復幾百首今已雜見於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既非其舊卷帙半减於前蓋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於

集者又可知也嗟夫昔之君子所以疲耗心力於語言文字之間者葢多以不為時用而優游於筆硯以舒寫其感憤無聊之意故其文之多且工若是士之淺陋不學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幸而一得志於有司則又自多其才以為雖不學而可試於用反詆好古之士為濶遠不識時務及其見於行事苟且滅裂無足怪者間或沾沾焉欲以言語自見則皆浮游無用之辭耳夫孰知文章為經世之大業哉如元氏者世多訾其為人葢摧折

困頓之餘躁於求進比之樂天遠矣然吾以其言求之知其卓然有可用於世者未嘗不為之歎惜焉至若巽甫之用心於斯文旁求愽採苟力所及殆無一字之遺且為考其歲月而附見當時之事不亦已勤也歟

白氏長慶集序　婁堅

白氏集較刻完而巽甫復屬予序其端予曰白之所以為文者元序之詳矣予之合刻二氏者嚮已具言其槩矣竊嘗尚論其世以謂二君子當元和長慶之閒以材

力敏贍相敵相推無倡不和少或二韻多至千言實詩人次韻之所從始其於作者之指無所不窺而猶以杜子美為宗師雖渾涵雄偉未足庶幾要為能言其所欲言矣觀白公之所以自見其意者猶在於諷諭樂府諸篇則夫以聲調格律而論其高下者亦未為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論公於出處之際益進而幾於大用者屢矣而公每徊翔容與終於乞身以行其志雖以牛李之相軋公居其間頗不為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禍以是為

達人之高致而至於公之忠誠鯁亮敢於廟上而切於論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弁阿少徇乎人者雖時見於言語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鮮矣抑吾於公尤自有感也嘗公之退居於洛裴晉公方留守東都數與同詩酒讌遊之樂歡然無間吾意如晉公者即微之尚存必不以元故有纖芥於樂天也李衛公一與牛隙遂至不欲見公詩文且曰使見當愛此豈宰相之語哉蓋於是益知晉公之賢遠於人矣予又以為非公恬於進取或以楊李

之援驟見用於太和開成則會昌之世亦或有不能自全者矣公嘗有詩云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塗中曳尾龜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終唐之世獨公以賢達見稱有以哉故予嘗謂士大夫若能為公雖微之之構於襄思黯之憾於李公皆與厚善而不能為之累而為大臣者但當若晉公之休休毋使賢達如公而亦不免於見忌則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萬歷丙午孟秋序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婁堅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其皆不足以語於古歟予以為苟得古人之意雖降而應試不害為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為世俗之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於唐宋作者再振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於古豈減賈馬二劉揚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也蘇氏之譏陋於文而劣於識目以兒童信非過矣崐山歸熈甫先生少而邃於經術於注疏無所不讀厭薄

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旁提要鈎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於先求指歸次及菁藻而唐宋六氏之作則皆所沈浸而取裁也間語其門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瞠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焉又言吾為舉子業信筆縱橫而世多以為奇至為古文辭必謹於程度不敢少自弛顧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嘗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譏或曰妄誠有之未必庸

也先生曰予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聞者莫不心厭焉當是時吳之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無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摹為小幅係以傳贊屬予書之葢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而司寇季子時為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謂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哉予以是歎服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葢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達非聞甫畬

辞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昌世丈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為真正又所聞於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為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予之獲聞緒言畧窺見其概者葢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出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流俗人之作矣父執傅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塲屋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

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宅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衣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況其得之審諦者乎又況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於茲集則姑述所聞以復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嘗有讀是集而悠然會心識其與時之人異者若其終以襞績故實琱繪語句為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王遵巖文選序　何喬遠

載道之謂文本文之謂理紀跡之謂事依乎理者本之經載其事者出於史文無常則也論文體焉又祖所本始令矣頌贊銘述之類其體多始於古而盛於漢序記辨說之類其體盛於宋而始於唐古詩之體出漢魏律詩之體盛於唐為古詩者不出漢魏則鄙之為唐為律詩者不出唐則鄙之為宋詩之如此文可知也令所稱漢人之文奏疏居多非必人能為之也凡奏疏之文載

在漢書皆班孟堅之所刪潤而他諸傳誦至今不絕則
惟孟堅子長史記漢書二書而已然史記之文武沿戰
國策漢書之文多采史記迹其近者而非遠襲虞夏商
周之爲也頌贊銘述之類倣諸漢序記辨說之類倣諸
唐而出之以吾見解之所至學問之所極此亦不離本
始而足以傳矣嘉靖間晉江有王子道思者與毗陵唐
子應德並以文名一時二子之文其體皆沿宋歐曾而
立意著論則常依傍於經學而時出以所極所見此亦

一家之作也後二子者有濟南李子遂以為詬病與吳郡王子共排訾之然而四家之文卒並存天地間今觀李子所為文不先秦兩漢以前不出也而其自為言亦曰日月經天光景常鮮夫吾亦一家之作何必兩漢先秦先秦兩漢業已用之吾襲其後何得鮮也譬之字書有篆隸有八分為今世應酬之文動必兩漢先秦以前是責揩書者不篆隸八分書也則子長孟堅何不取諸虞夏商周乃列國世家子長又何改易左國之文反出以

已語也耶武林俞公瞻白博學多才為政之暇獨求王子集選刻之以示後進貽予書曰王公文品在濟南吳郡以上子卿先哲也不可無一言予喜王子之文厄而復振後世知有子雲乃在俞公是以原其所以為之序

諸葛衡甫先生文集序 何喬遠

漢去古未遠其詩若文皆得古人之意唐以詩賦取士士少而習於音調之業則其文或不能工矣其作文也乃有不可讀者漢人之為文則無不可讀也其有不可

讀者乃在於脈絡轉折之間忽爲易置不可端倪而唐人徒見不便於讀而已也宋之文則無有不可讀者患在於讀之太易而知之太盡也宋人始以詩賦取士終以經義是宜其所造之止此國朝沿宋經義而其膠結於人之肺腑其弊猶甚士壯歲而取科第則爲經義所困久矣經義無取於古文可以省博雅無取於諧音可以昧律韵其去詩若文之道甚遠則一離經義何時可以通詩賦也故非少年科第則不能以爲文非一心爲

之則不能以通子亡友弼甫君益壯歲而始僑於鄉既則困於公車者久之既又阨塞於赤縣淪洛於朱邸既沒其子昜出其遺稿乃多若是則是弼甫氏自其治經之日已兼習之矣晩游朱邸淪落益甚乃其著述益多

嗟夫詩文一道也可以徵學焉吾觀世人之困經義者日踽踽焉恨不得一脫屣既得脫屣則思安生逸居其不得意功名之途者又擯而棄之不啻仇讎弼甫未得意而兼之不得意而樂之蓋弼甫之於斯學未嘗離也

弼甫讀書之妙凡古人奇文大篇能一一舉其詞隻字無所遺失予以是服之予既為弼甫傳弼甫在時嘗序其兔園吟稿集今於其子昺之請也又復為之序

蔡忠惠公文集序 何喬遠

使君蔡伯達先生刻蔡忠惠公集於郡之雙甃齋益使君起家莆令在忠惠之鄉今來守郡又為忠惠過化之地凡忠惠為人為政使君師之久矣是以慕尚表章有獨切焉是刻也校讐之役以命廣文先生張啓睿役既

就復命問序於其其曰使君所序及王龜齡舊序與歐
陽永叔所評而公之文定矣即復序寧有加焉雖然無
以復使君之委則序曰公四賢一不肖詩契丹使購而
張之幽州之館文聞於外域生為顯人歿為先哲今其
文章去之六百餘歲與歐陽永叔並存天地間豈不盛
哉公嚴重切至人也任諫官直史館侃侃論天下事無
忌諱大率以進賢才退不肖伸國威柄治法為主兩守
泉福二州去舍直百餘里而泉又為公母家惟以其用

夫肅宰化如秋霜烈日以故能行之父母之邦莫敢干撓推而及於字書皆體方畫勁不作姿媚旖旎之態故其發為文章簡潔深厚詞載其道之所當生而語畢於意之所欲出如峻岱削嶽無待陂陁迤邐之餘觀其詩亦與壯渾古質勝其文益予論公為人如鄭子産而其文如韓退之或者猶謂公能圜一節為歐陽永叔所致慨若以為公微瑕傳不云乎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昧爽日入慈以甘旨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髓以

滑之膌膏以膏之豈不孝子哉況乎公之為人為文凡
百森整豈有供御品式不致精鑿以恩尚方屈建薦芰
必違乃道仁宗絕愛公書命公書元舅隴西王碑公唯
唯奉詔及書溫成后父碑則辭曰此待詔職也若謷然
而慢其上予為合此二事可以觀公之為臣焉遂以質
之廣文先生請以復使君之委何如也

趙特峯先生文集序　何喬遠

喬遠先子無他嗜好惟績學讀書見多聞畜德之士倒

履顚裳若趨父兄而奉蓍蔡晩年家居則惟特峯先生深所注仰嘗見先生一過先子先子不能具尊羞肴第命先慈治粉餈油酥家僮旁立手棒先子在世簡質其以此薦先生比於祖割先饋矣先子歿則喬遠數過先生私念先生先子所畏又見里中一時靈光山斗無過先生以故心儀而師之先生一日語喬遠作文之法非命詞之難命意之難也高在命意妙在襲氣司馬子長意高天下識足副之其所取裁於繁簡豐約之會既有

一定之識而諸所論贊足以斷古今之邪正是非推其本出極其脩流命意高深莫子長若也唐宋以來文章最有法者則又無如歐陽公彼其詞何必盡古人襲其氣而已譬如黍稷馨香鬼神肸蠁豈必真餔啜之耶喬遠嘗從先生借出史記皆手自批評而歐陽公之集則從首至尾丹筆點勘無一遺漏復時時為喬遠述吾鄉王遵巖之遺論益先生之文遠法司馬子長近法歐陽公而當吾世則漸遵巖而有得者喬遠從先生遊時方

備鄉士之末其時先生年七十餘矣尚篝燈讀書夜分乃寢及喬遠罷廢而歸則先生且九十論文如舊無厭怠之意喬遠於是歎先生得天之厚好學之篤也先生少而奇穎日誦萬餘言兼有幽憂之疾精神無所旁洩獨用之書以春秋舉鄉闈高第繼成進士科舉之文褎然有聲春秋録疑傳於海内家而有之仕歷校官胄監郎署出守姚安不敢一日苟其位其覃精潛思沛然而為文若崇岱巨華倚天隱日黄河奔流於其下涇渭濟

淮一聽其渾淪而蒼莽而皆委於聖賢之淵源咀諸宋儒之精華於以儀刑先正撫楷後學豈不卓然而廣大哉先生與李濟南同時嘗為喬遠論濟南之文深所不滿濟南嘲毗陵晉江而今我晉江復誚濟南也濟南以詞先生以意以氣宜兩不相下今取左傳戰國策先秦兩漢書以按濟南濟南誠有其字句矣若取左傳戰國策先秦兩漢合之以聖賢之論軌之以大方之作先生未有不兼者也先生歿有年喬遠不得先生全集讀

之而曾孫元頌承其尊甫伯循叔氏伯誠之命為先生剞劂以序見屬喬遠非名能文而知先生之文與先生之為人則不敢讓者又喬遠一日問先生曰先生孫子聯翩皇路矣今諸孫中又孰賞心先生曰元頌元頌為先生剞劂是書可以知元頌也

洪生白雪山樓初集序 何喬遠

予年二十餘則從黄孔昭學為詩孔昭每見未快也謂其韻不調而響不振予心良熱則取古人之作與吾之

作而並按之而尚未得孔昭一快心也最後取友于天下則天下之友言亦如孔昭曰此閩音乎吾不能詩而并以累吾閩可笑也及余為之十有餘年則覺天籟之自動而金石相宣之聲旗鼓震耀之色讀之古人而得吾心運吾之心即時時與唐人齟齬而吾未嘗不自喜也吾之所自喜者今固未得諧天下之心乃得我所以有此自喜之地則吾之用意良勤矣洪生爾蕃見予三歲矣是時始學為詩今出示我則其韻調響振若為之

數十年者予因以歎予之鈍而服生之敏也生今盡取古人之書而讀之以博其識而證之學何論吾與孔昭即古之名家且避子矣

蒼霞續草序　何喬遠

高皇帝得國之正軼於湯武故不唯以武功首天下而於文章一事亦欲使天下士大夫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鉤棘槎牙之氣而其時宋金華出而應之其材雖富其用雖巨斂而歸於溫厚而爾雅楊廬陵歷事四朝文

章醇絜若不能勝其質而終無緣飾之態岳漷縣類博之篇遂於學而明於理薛河東人知其以學勝而不知其長於詩劉永新博雅蘊藉有先儒之風李長沙開肆和平雖紛拏叢委之中搦毫抽管不廢時刻與士大夫更唱迭酬如居山林閒靜之域張永嘉奏疏明健特達或若以意奪理而實能發其理之所以然徐華亭疏通紆徐不詭作者趙內江窅然而玄論今上久道化成端揆諸公若王太倉鋒穎銳厲變化而高華下筆敷對倏

忽以數千百語而卒歸於剴切而委蛇斯實一代之傑然者也夫是皆館閣諸公佐綸扉而居台輔者也自此而外則有王餘姚氣象開明而詞藻沛發彼其為一代豪傑有不偶然者而其餘諸公名為雄長一世則皆刻意而思鏤詞而出其才力氣勢若有餘於館閣諸公而不能有其和厚醞藉有欲學館閣諸公之和厚醞藉則又萠然而無色斯亦我朝文章之槩也維我進卿先生無文而無所不文其明白暢快足恢人之耳目其典刑

規矩足範我之馳驅意加婉焉不失其正詞加蔚焉不
掩其質蓋遠曩歲讀先生所爲蒼霞草而大有當於心
謂先生之文眞可起八代之衰而非徒以今日之位望
爲此諛言而先生近示蒼霞續集則若古柏高松稀枝
直幹而鬱蒼之氣掩映霞區蓋益簡易平淡而益不可
及矣先生向歲過泉遠以此頌先生而先生抱然若不
足者曰令我軋茁爲之我實不能非斥不屑也先生居
恒自言爲人平平耳夫使先生以平自歛則何以大學

中庸以平天下為極也先生當揆輔主則平其政處於士大夫則平其心志平其議論而復為此平文遠徒見夫先生之文之無以加也中庸之贊仲尼也曰憲章文武夫高皇帝我朝之文武也先生之文推明其意此先生之所以無以加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二

趙忠毅公文集叙　范景文

自昔偉人鉅儒崛起一代風師百世者往往以節義掩其文章然宇内得其尺幅緒論輒諷誦低徊相與愛而傳之故士大夫畸立特行秉正不阿也者其所論著必不隨人步趨志至帥其氣情生盡其才於以感憤激烈之志吐章摛文波委雲屬而後世聞風私淑之士亦得緣所言以想見其人則是文章一涂未嘗不由節義傳也余于少保趙忠毅公見之公初成進士以汝南理拜度支郎時江陵卧病不與禱祀者三人公其一也已還

吏部考功以彊執忤貴人廢逐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海內仰之如霱雲曙星熹廟初以奉常起田間歷長西臺旋正統鈞可謂遇矣時中外方嚮信公卒無委蛇巖巖肅峙一時升引多正人端士與公同意氣者也然忌者方眈眈交伺而嫉奸益力迺悉謀附璫璫提熱柄能碎人欲得公而釋憾竟誣賕戍振武以死公死名益重重以直節以忠讜闕時隆替豈不悲哉夫公負海內重望餘五十年天下目為司馬元城不屑屑以文士詞人

顯而筆躔七曜氣沛三湘濡毫伸紙又何磊砢浩汗也即賦咏閒情嘯歌簡佚不事莊厲而謔浪微詞皆足備厲天下亦可不朽當世矣乃其司銓秉憲啟事陳謨黜邪辯奸推賢讓能雖有晁賈方斯蔑加豈不足登作者之坫壇為千秋之標準哉自古貞臣蒙寃牢騷怨懟每多悱惻感慨見于詩歌論次今披公遺集其以扶忠殛佞之意發為崩雲裂石之音感慨深而蓄積大是固然者至若託懷峻烈攄詞沖淡志正直而不夸憂君父而

不怨非中實有得力烏觀是乎聖賢之言純至而懇懇豪傑之言跌蕩而爽慷公其庶幾矣余附公梓里後進欽其風槩每師嚴之儀以為鵠當天啟末後先忤璫去國公去未幾而難作乎及甥與其客皆及于禍流亡散失不有其家嗟乎雖司馬元城吾未知于公何如矣顧獨剩此殘編不盡厄于酒鴟饞蚩若有護持之者後公子上書訟寃上詔禮部議卹予謚晉秩少保天子愍其忠鬼神知其正直天下後世想見其風采而公之集未

傳于世則後死者之責也余為釐次得詩若文二十四卷命梓而傳之要之公之可傳者在彼不在此矣

周元合文集序　趙南星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為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為舉業入貲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餘年矣近

日有讒之于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箠辱獄繫之既而有語以元合者遂欲文致以重罪而救書雨至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以其文集走使屬余為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而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即有之恒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為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即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為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以專國最促由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

禍起於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為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之以勦襲鄙淺之文凡生而稍有才智欲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唔咿望富貴而不至以老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為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于其中日以迂腐趑趄不能為亂亦不能為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

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俶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于青衿恥與為伍潛修離俗發篋出其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祀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興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于古法非以

擬議至則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而通人得之乃足以為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於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于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爭之死由其巫蠱嗟乎是何言也信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

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者哉夫元合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黎民萌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張曰肩漫著序　趙南星

余抱病郎上曰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曰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

余寓書曰眉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眉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曰眉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眉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披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蜒若有游仙其纖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雜列彩彰璘瑞溢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為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

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髙官厚禄豊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盡而思之夕結為夢求之不得則長號雪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氷雹塞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于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究性命之精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悦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逌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

又適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揭與神明守何二豎之敢窺其鄂哉由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塵俗紏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卻翅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曰肩以之祛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曰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曰肩哉

漕撫小草序　趙南星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潔白也進潔南陔以養退修白華以行由是而親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謷謷焉揚其親之過救護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素不足見信于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職是人臣之奉養也後食絶賄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夫臣子之所為君父未必不知也恕于己

而苛于人等夷猶不能堪而況于君父耶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近者羣小爭言利鏟山榷市中使織于道路附鵰假虎之徒實繁海内大騷人皆思亂而李道甫開府淮上痛繩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翕肩累息不敢動而第娼譖之道甫又屢上書求上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上留其章不下道甫求去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嚴墨屏迹其所為疏

河通漕計盡瘁不倦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而道甫益求去奈何陰用而陽棄之上竟不聽由此觀之豈不可爲堯舜乃中道而傷太平之業余以爲在位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綱維任大節者未必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比也將謂我實取之以潤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云害天下者獨中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上聞亦未必不信于是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

不足為意官之有無不足為軒輕若為大吏者人人自滌濯盡職以簡其屬褫蠹賊之綬則中使自服上皆重之如道甫以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礦稅之役自罷盖樊姬不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為之罷田獵況以滿朝君子不能悟一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國家事然見天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滿天地而利益蘄數州顧在位者與道甫同心以動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為漕撫小草者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夫雲霞者非天之為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分代為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釐書命道總褒誹其義則史令言絲萃於旌纛守袞依其鞶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敷歎四座毫毛茂茂化為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為其大臣上哦主德猶病伊優令使天子執平交之分

涌如泉之詞媚於鄉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雖調匕橫戈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爲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令之人必以其言爲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蓍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臣元璐必大怖怖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紀淩撼椒庭蕞離肺

腑黨鉤正士不漏平原褫脫纓組如風擊蘀北寺填溢踵不得下天地既冥陵谷將變聖人迺作行其大儺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黨碑拯命輪轂萇弘之血祓以膏蘭胥靡閭氓悲還東服號綍並汗木鳳為疲而先生方名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為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霆露之功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晷揚大來之符引履霜之憂厲揭

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為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人引余發氣如芝蓋之并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犀直雖或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鬚擧然搴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詞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為巽林丞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予瞻縱筆一世

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螮蝀在東莫之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螮蝀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叙黄白安侍御疏草　倪元璐

夫層垣識洞寢石識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哀何則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責則宜下有不登之音故使辥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

永去懷邪之意則詞敵長沙夫篤時者春
咽驚飈者秋默悔革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誅側想袄童
之世列腰齊墮跣觀曲女之城斯亦悟士氣之所歸知
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褋擬鑑藥口羞瓶休則鳳噦罔
崇揚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别彼夔睢法巽互輸詹炭
並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测
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蓋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
權準相亦綜於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為先餘黄鉉而

不覆也屬以高閣投斧函關跋靈發七十諫書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至陸語隳新夫荀讀周書宜削陳羣之草而忽傅洛紙可知江尉之名爾

尊師焦澹園先生文集序 陳懿典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分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則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塲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為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嗤以為雕蟲小技談道講學皆習為拙僿語而

詞賦文章之士侈然以締章琢句擅為登壇之主盟從世競效為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失其真久矣夫豈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彖繫易卦出入鬼神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日星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為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嘗如後世之沾沾摹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丘明亦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為文言學者自為學獨

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為文有志於聖
人之學而不肯為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
性是以猶未免於文人之名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
丞應德志真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其為文得古人之
法不尋今人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駕兩
先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實今試
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睹也然猶惜兩先生弱
冠登朝名太著用太蚤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踰五十

而以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之妙悟于文顧亦絶倫超羣矣小子榘不及事兩先生而幸出潛園焦先生之門先生之學以知性為要領而不廢博綜為諸生以迨上公車入詞林無日不蒐獵於古人之載籍聞有異本祕冊必為購寫又日與海内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掌雖其精神所主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於為文乃感觸酧應發為詩文積久益多小子榘嘗請為詮次以傳先生未遑出也間嘗請作

者之旨先生曰僕於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為文儕輩姍笑不為衰止顧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所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為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為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敝精於此此先生自道云爾某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之作法惟學先聞道故盡洗文人

之習氣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達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博如子政輿如子雲不能徹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必不敢謂此儒者不閑於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illegible][illegible]先沃其根不必葉葉彫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嚬詩必初盛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真儒不世通材實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為一傳者獨餘姚武進伯安良知一脈獨契千古勲名爛然而惜未竟其用應德有新

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聖真其為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明東朝啟沃功在社稷雲從累歲天下靡不日為蒼生望茲賜環名起行且以學術變和宇宙俾斯世得復見三代之盛其潤色煇煌之大固不盡于茲集者適侍御黄公攬轡江北特以付梓盖深知先生欲以先生之文為鵠於今日不獨以文為先生重也

螢囊閣集序　陳懿典

文章與時高下代各為體人各成家如必尊古而卑今捨吐而學步則六籍之後何以有秦漢唐宋三百篇之後何以有騷選而唐人何以有初盛中晚也盖自嘉靖中王元美自負其才目懾一世欲推抑晉江毘陵之輩而駕其上方恐天下不我信而李于鱗氏出稱文必先秦西京詩必大歷以前有一字一句不類者即汰去以為不及格元美遂以

身下之格儕輩宗吳七子之徒推為盟主于鱗益自矜以文統自居數十年來海內靡然從之士大夫稱文遂無及東京者稱詩無及中晚者顧惟于鱗句比字栉刻意摹擬庶幾似之然獨奏一篇高華峻絶苟累牘卒業不勝餖飣矣若元美之集其詩律固主初盛間出中晚其文都春容大篇氣韻翩躚半是子瞻步驟固未嘗尚倣秦漢也秦何尊王李者務以緣飾相高事本常也而參合于奇節

情本平也而附離于感憤頡頏矯揉寧為不必有之言談不必有之境彼自謂比胡寛之營新豐而識者固窺其為叔敖之優孟矣余嘗持此公案與談藝者相揚搉謂立言之道與孟氏論氣同由情吐者即謂之生不由情吐者即謂之襲生從天者也襲從人者也生之妙至于日新富有不求合法而自無不合襲之弊至于外腴中枯神之不存法將安傳近得車子仁大夫螢囊閣集而深有當于心焉大夫

稟才既異托興尤遠通籍二十餘年宦迹遍燕吳九江八閩之間其山川之勝風物之佳麗與詞人墨士之雄長皆收而佐生花之筆所至唱和題詠動輒成帙詩有古選近體排律絕句文自序紀碑銘志傳以迨雜著對偶體無不具情境無不寫音調無不合節而成響未嘗字字句句乞靈漢魏借面六朝分剩馥于三唐而置之古詩中幾不可別也長篇短牘金石之刻家庭之譚游覽之作語皆實事文皆實情無不可對之人言即無

不可筆之紙上豈與夫蔓衍虛怓不論情理以相面譌者等哉當大夫起家時王李之擅盟正盛縉紳先生靡不稟受約束非尋盟者即黜之大夫雖與唱和而獨以大雅自持且大夫産于楚楚之君子氣强陽而難柔音易亢而難馴而大夫獨不受變于其俗大夫雖豪達然亦常驅車羊腸九坂拔荒塞下悲歌感慨以無聊不平之情發悲憤怨望之語有不期然而然者而喜慍之意匪但不形于色抑亦不形于文字之間斯亦難矣世每

啞文士為鞶悦無益殿最而詞人又自誇為麟鳳之不可少不佞則謂鞶悦之文巧而其用小麟鳳之文竒而其用遠若化工之文百昌萬類菁葱華實極天下之觀而濟天下之用則惟六籍三百篇為然而後世若賈晁之策敬輿之奏少陵之詩史歐陽永叔蘇子瞻之疏稍稍近之而大夫之集直當與比長而絜大也是為序

碧山學士集叙　陳懿典

自四科三立之名出而文章經濟遂分而途然詩書所

載典謨雅頌皆古聖臣身所親建之事手所親述之言孰非文章孰非經濟也深維其故唐虞三代疇咨夢卜非統萬類參三才者不以兼左右奇心贊載筆授簡之儔即宅揆秉衡之佐不借才於他途故所勒成洋洋渢渢為古今文章之極則也後世參與政事者侯王將相其途甚雜或不媢于修詞而別選摛藻之士以典文章故典制之體下同文人如漢封禪文栢梁諸仲遂開六朝唐宋靡麗之端獨國家簡儒臣充文學侍從之官而

政本之地非兹途不與蓋有唐虞三代之遺意焉用是館閣之體與當世作者異文宗典謨詩師雅頌即負異才博學者不敢稍踰而以典重和平為範乃世之妄作者或啞館閣體爲平平無奇不知論經濟以均平為極治論文章以平正為至文蓋平之中已苞舉世所稱爲奇者渾然出之非其不能奇也試取典謨雅頌讀之典謨之中盤誥左國之妙無不具如必傚盤誥左國則失典謨矣雅頌之中國風騷選之態無不藏如必步國風

騷選則失雅頌矣然則館閣之體正如鈞天之響八音具備而主以后夔之六律時主聞之或惟恐卧而其感召諧神人和上下儀鳳舞獸天地訢合豈與夫繁絃促節清商哀角慘淡迸裂而後為快哉近世七子之流擅伯自雄舉世羣然從之而獨館閣諸先輩不為波靡令天下得覩大雅之遺意列聖之注意詞林其效居然可覩矣吾郡滎陽黃學士少以解額舉首彛以南宮第二人入中秘歷史局至宮詹學士出入承明者二十年予

告而歸優游林泉者又十年其所著合若干卷自題爲碧山集伯子履常於先生沒後而勒成之憶余少爲逢衣先生偶物色于郡試卷中遂令履常伯季先後從余問業歲己卯幸步先生之武而累困公車先生所以慰藉者必勉以經國之大業壬辰濫竽詞林則先生已予告歸矣先生于余固有鮑子之知而余于先生不嘗侯芭之好先生嘗與余論文章必本于六籍本典謨而爲文本雅頌而爲詩舍此皆外道皆閏餘也而詩書之體

惟館閣中猶存盖其地近宸嚴代言視草皆不得逞其跳盪之才致以自豪而結撰締搆盖以法其偏枯獨往之氣而養其蕩平正直之用庶幾以此黼黻即以此平章持論若此不獨通達國體而于作者之意深遠矣今其集具在文即高華瑰瑋變化出入極意求工而有一語一字不中率而恣睢不馴雅者否詩雖不備諸體而雄渾和平有不合唐人初意應制諸篇者否盖先生之為文取才博用法嚴鑄意遠一洗輓近之習而獨尊館

閣之體直以均平調變之手先見之于文而需異日之
左券者惜也綰篆詞林遂爾乞身生平憐才好士奬誘
後進如恐不及而反用以來萋菲之口先生歸既十年
士之被指摘遂有登上第治邑稱强項者而先生且捐
賔客矣獨其遺集在余恐後之讀者或好稱竒服則謂
先生以彼其才何為斤斤不敢越局即能知先生之文
為大雅正始之音而不知其為養館閣之用故循館閣
之體也乃獨推本朝家卜相之制與先生論文之旨叙

諸簡端嗟夫詞林之人未必皆大用而大用必于是在上既重儲之而下安得自輕文之為物正其自重而養大用之端也宋歐蘇皆擅文學歐相而蘇竟坎壈終身後世稱于瞻者每歎其有相天下之才則以其集也先生立朝猶當上在宥之盛其持簪筆橫經日近咫尺之清光而先生于儕偶中受知尤甚每與余談講筵故事娓娓不置由今思之重可知矣則先生雖未登紫閣而碧山之業寧不足不朽哉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

祝篁溪先生集序　張　鼐

我朝人物盛而制度從簡樸其開國風氣寛大而人多自立之槩故其文章皆澹然能暢言其理而不以摹擬雕飾為工如劉青田宋學士王待制諸家是也嗣後東里平實長沙博大遂為國朝文章正體夫菽米真飽而玄尊之餘味也多奚饕海錯而侈酣飲哉余故嘗謂我朝自有文章得二百年風氣之正者此也獻吉仲默出

而不肯道咸陽西京以下隻語雖其鑪錘過於先輩然即令逼真亦咸陽西京之文而豈我朝之文耶嗣後吳會歷下騁其思力或博而無歸或巧而多拾蓋余甚傷之夫一代風氣繫乎文章作者不能為主持風氣之人而強以前代之煨燼作盛明之鼓吹何其無特操歟自余在館下思一考先進撰述擇其寬博平實者輯而論之以存國家文章之正同年祝民部孟型示余王文莊溪公集余讀之簡而法澹而旨溫厚而嚴密實而澤於

理盛矣哉先進之遺乎蓋篁溪公當康永二陵間去東里長沙未遠不惑亂于摹擬之陋而以作者自任其所得于開國之風氣者獨多余竊歎其為真國朝之文也先輩作者以文章為經國大業厚於自待而言必信於心無好奇之念而有特立之趣故文成而國家賴之後之作者欲遠步前代古人其意象耳目盡為驅使肖之同於優孟不肖竟為畫蛇即其誇詡以為逼真而吾且哂其為前人之臣僕此亦何關於國家盛衰之數哉余

讀篁溪集而滋感也篁溪公筮仕至請老無日不娛於詩文其爲尚書禮部郎暨叅藩閩浙晉粵大方伯所至輒有名節樹立文其名人而感事觸物畢見于文章詩歌今民部所藏集數種寓浙稿其一也篁溪之自立不盡于文章於文章亦可以見矣誦其詩讀其書吾又論其世也

維摩室選文引語 張羅

往在洪武中江右御史大夫嚴公以直言忤上旨黜而

論戌晚歲遇赦還鄉監使者行其部公旅見毡帽布袍而面文不除使者意輕之戲曰老年人犯何科條而辱刑餘至此公對曰老朽三十年前曾筦西臺篆因獲罪

皇祖乃遣黜謫耳因指嘆曰當皇祖天縱神聖羣臣立

朝臣測鮮克令終只此黜文著面正未易得狗馬餘生獲此幸矣敢忘所報使者悚然曰公意云何曰訓定敦睦率先子弟令里中多善人老臣死且不朽矣使者俯首慚謝至今吳門先賢誌中載為美譚余以上疏忤天

子意因傳内旨摘其奏對失慎追罷為民是時同朝皆顯臣名碩耆年先輩而追往論存爵奪五等孤臣以書生妄言蒙上恩賜放之力田丁徭之間置之社飲祭酒之列平巾深衣山棲谷飲飽食終日其何以報自惟蚤年奉天子筆札横經細旃之上造士橋門之席以大史師儒為職事夫翼王教正人心令學士一洗其詖滛邪遁之習而明於聖賢大道之所歸以不失先王養材教士之意此放臣所謂以衰齡荅聖明也南宮牘三年一

出文心日巧文局日變靈氣無盡剏獲故多新聲濫觴躍治間有少年喜新奇而薄風雅超詭異以競浮華效慕失真寖以濫放夫先資之道信心而言不敢以中之所疑者欺君父獨見其是而守其所見不肯隨聲附和摭拾人餘富貴可剽而寸心難昧口吻可借而面目有真丈夫一心精白守誠深堅持立門牆奚堪寄託明此大義乃為至文起氣運之衰轉風教之軸其於裨益夫豈淺鮮維摩室居士示疾之地也問疾者屨滿問藝者

座滿廷見弗及謝絕不能假此因緣廣為宣示乃摘各房刻稿義取獨瓶理必拔新得文千餘首為諸弟子琅琅披誦之四座風生羣賢意滿蓋文章之道無剿襲而性命真不鉤棘而微繩貫就中刪剔以詔羣蒙夫選味而進之箸則饑兒不傷於朶頤標影而定軌塗則盲眼不入於冥路令學士鮮徼倖之心而朝廷收真才之用其亦先輩所以教黨正而報天子者乎夫居士一室間不能為八萬四千獅子座以坐諸君子其神通不及維

摩遠甚幸有千餘篇可坐而誦也他日好事者補西湖一段問疾公案其在斯乎江湖初上蘺菊試花口吟手批與松風竹響相應和每讀至解頤處令病翁不覺矍然而起則有門人顧霖調氏錢孟玉氏稱爲上首云

孫令弘朴語叙 李日華

士有不甘舄豢而躭泉石不華綺縠而崇奇服不安傑構邃宇喜走水邊樹下抽思微吟吐爲言詞復棄閡衍縈縛好作片語驚心忽悲忽愉忽俯忽仰居然有深會

而旁者莫覩此衆之所弃而余不佞所絶奇爲千古有心人何者以其忽忽忽者士所挾以不可一世世亦無容多可之而獨與天地萬物交者也夫天地生生息息耳萬物榮瘁起伏耳彼其畀阿纖趨纏蔓膠轕展轉而不可脫固人情醖蘖淆爲世味能令人漸漬肺肝改易顔面而天地萬物不受也其於文也若苦縣之蓄蒙休之恣左徒之漫曳執戟之深隱樊紹述之譎孟東野之澁謝臯羽之㦗恍入詞則眉暈口脂小令之尖艷在

曲則皮紙鐵擿散部之黠宕究也居衆妙而更須至人解肮俱胝三行小品一篋端坐湼槃無煩多語是故劍戟盈車不如荆聶寸兵粉黛列屋可如一槃傾城連城十五不貿趙璧片瑕蓋其貴也上下數千百年得一二人點綴已足奇邁何意近得之友人滁令弘令弘為簡肅公聞孫有逸韻有遐寄才多芒角頗攢眉世味因一意求快於文壘讀其所著纚纚將予前所列數十種奇令弘畧皆餐之而更吐之是所謂解去罕阿纖趨纏蔓

膠轕而獨交於天地萬物者耶顧其自名曰朴朴者天地萬物之全也夫唯不受雕於世味而後萬物咸受其雕無所逭朴也獨也忽忽也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者也而令弘有焉嗟乎崑崙之坳氷雪嵯峨風凍凝閉晶熒礫砢煦日消渙沛為洪波十折九折千里萬里余杳不知其變化矣乎是以絶奇令弘

甲秀園集叙

陳繼儒

余嘗讀邕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

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裒裒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為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騫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託之彼此神交安所讀書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蓋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虛榮而弔哀候蟲之音耳

君綺歲嫺公車言兼綜古文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游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唐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嚱嘘裹幃停騎播之詠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憲公遞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囊括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

愧君君簡練陶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頷吾愧君君交游徧海内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好為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

方之内或泣然而泣或听然而咲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咲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檻鐵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卧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甲秀園集自序　貢元棣

不佞賦質頑鈍加以父母驕愛明師見憐生平夏楚未及於體以故步懶惰不肯就學十三歲從家君讀書閩粵時竊家君笥中諸家古文辭及草堂詩餘王壺冰諷誦不盡解也間亦伸筆展紙師心摹擬期成一家至歲乙未余年二十有一時讀書甲秀園中其所論著不下萬餘言友人從更為刻啟秀集集成余沾沾自喜自謂觀止矣丙申遇吾友吳孟堅出以就正孟堅大為詆訶

曰此寧可令識者見邪余大疎悟立取原板火之孟堅
因為余言濟南弇州諸先生余亦師事孟堅每一篇出
或詩或文即為刪定改竄不遺餘力戊戌余從園中闢
鼂采館吏因孟堅得交吳元卿元卿吾畏友也三人下
帷盡發汲冢諸秘書讀之彼唱此和互為更定相樂也
庚子余刻鼂采集集成出示孟堅孟堅咲曰與啟秀孰
多時四明屠緯真檇李馮開之兩先生俱亟稱之為之
序余因是濫附詞林之末皆孟堅力也辛丑走武林謁

徐孟吳先生先生弗之許曰子詩與文多擬議歷下即優孟之似叔敖奚當焉余歸而語元卿覺有味乎先生之言者自是與孟堅論文之旨微有不合會余有北堂之戚壬癸二年棲遲苫塊絕不與外事與元卿共相摩勵舍其故而新是圖覺余之詩若文又一變矣方欲與孟堅更議千古乙巳之春孟堅舍我長逝典刑云亡風範永墜惜也今所與定吾文者獨一元卿耳悲夫悲夫會余年齒漸長塵務經心亦不復留意此道所作皆置

之敝笥為鼠嚙蟲蝕者過半丙午之冬雪巢子自天池訪我留宿山中談及故業不覺定中起舞余因檢有韻之文合新舊稿付雪巢子曰千秋微名賴是不朽願因子成之雪巢子畢力為余刪削復余曰捧讀佳集不容擬議斂手驚心所有點綴增減一二乃春秋責備耳於是集中有韻之文俱斐然矣丁未之秋元卿復集自湖上追曩道故感日月之易邁哀修名之不立兩人相對不覺涕淫淫下元卿尚勉余以經國大業余曰年運而

往矣昔與君相遇彼此茂齒今三十之年俱忽忽已過人生適志耳即富貴何時況乎身後之微名又奚益于即朽之枯骨哉余休矣舊稿具在願君為綴集去取有不佳者即為更定然後播之通都可否一任世人千秋而下終知予定吾文矣元卿首肯為余校讐幾半載共得若干卷元卿曰予之集可謂有秦漢有六朝有唐有宋有何李有弇州歷下有濂洛關閩今之集大成者舍此集將誰屬哉余謝曰主臣皆予潤色之力及孟堅曩

日啟迪之功也他如獻酬羣心無關性靈者元卿别定為十卷四書五經翼冀歴朝史乘補遺詩學别紀共定為一百卷以他日梓行嗟乎余生平鏤心嘔肝棄經義忘寢食以攻此藝者幾二十年所經取裁更定于孟堅元卿雪巢子三君之手者幾數十過余于詩文可為溪溺矣今集已成欲何為乎集非青雲不傳余不能自致青雲誰復能傳此集者方今家握靈蛇人侈隋壁附青雲以傳者無慮數百家余不能附青雲此集又安能與世

競傳者即令此集必傳余之聲名與李杜遷固並稱一切有為皆同泡幻傳亦奚裨于性靈者宇宙大矣立德立功皆可自致余又奚藉此區區詩若文以傳者殆有宿業焉以入余之膏肓即余亦不自知其解大可咲也惟是余生平精神意氣出處先世積德之報硜硜自好之守欣喜歡愛之懷拂抑無聊之態與夫交游親戚園林泉石皆得附此集以自見萬一天下後世得一有心人讀之因余之文以知余之人愛其文而傳之萬世之

後姓名不至黷然與秋草同折虞仲翔所謂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吾之精神魂魄尤樂與周旋又余之所不能不望于茲集之傳也余嘗于豫章過鄒子尹賀可尚談性命之學余語子尹以生平諸緣皆脫然無累獨好名一念結習未忘會須盡以生平著述傳之而後快子尹不答可尚曰此費君宿世文字魔也當任其了此不然恐生生世世墮此魔中不能入道余今了矣可以謝兩君矣千生萬劫詩文之願一時俱盡此後胸中尚復得

著一好名之念哉頃余家遇暴客凡先世所寶琴劍珍玩法書名畫樽彜鑪鼎及家君所請縣官四十年俸餘俱歸烏有余之外緣空二十年所著詩文俱已傳播余之内緣空内外雙遺各相盡忘當辦一瓣香從世尊前懺悔如白香山所言願以今生狂言綺語之障為後世讃佛乘轉法輪之因丈夫結局斷不在文字中作活計遂負如來也刻成因自序其為詩文之本末如此以不忘孟堅元卿雪巢諸君子及徐茂吳先生教誨力也惜

茂吳孟堅俱已遊化無能起九原而語之館在園中因以甲秀園名集與日或園重集集重園俱未可知也

侗翁先生集序　夏允彝

大臣可以無技而不可以無學技為世用而學以用世者也國朝於文學侍從臣特以倫爰立宜乎學術遠過漢唐宋萬萬而其文字語言俱足為百代雄然而前賢之作誠多一似有抑焉而不樂以所長示者豈盡其才之故哉文章之用所以剸異同剖嫌似寫難明之意而

樹不可搖易之準繩此行文之所便而行世之所不便也方將起而相天下則必雍容養默以俟乎時之莫吾閑而已過而示其所然不然則天下舉得而意之或有非其所快焉者矣故以括囊之道用諸文章亦若時使然焉夫士君子之於吾君也泊然其無所迎而未嘗無所期也其於天下也慊然其無所恃而未嘗無所立也端其質誠其言晚露諸筆墨未用則懷以獨存其是而用則操之以前此亦暴質就村之理宜然也而一以韜

光挫銳之說持之可乎管大夫始勉其君以王無已而退入於霸商君三進而三遷其說彼惟口吻談說故可遷就以曲私其所欲言使其著之於書又豈有前後相悖在頃刻間者乎則文章之不立恐亦非相學所識宜也韓魏公為司諫不久上七十餘疏范文正公在天聖中為萬言書上宰相及執政悲行其所言兩公固相業之最偉者也而不難以其言預見之天下則天下之讀侗翁先生稿者當亦欣然想見其用世之學矣天下之

難莫慘於瑞則翁有言哉瑞而他文之所曉露無不挾雷動風行之致以振起一世之頑懦其寛大雍容之氣又益然詞外使人樂容而有餘地雖海戲所及片詞偶綴無不係乎世教之大端斷斷乎若將進之吾君而曰所期必如是也見之天下而曰所立必如是也翁方出而相天下而其所然不然不忍過慎而深韜之翁之為天下者誠切而亦豈不知所以自慎耶三代而下必以諸葛武侯為第一人而其受知先主與其所自許惟曰

謹愼而已其抱滕隆中也澹然一無所懐而規取荊蜀畫定三分卓焉自負而不少遜是其隱居謹愼之言也其相蜀也處初附之衆斷之以法限之以爵不少假借開誠布公而赫然以混一爲期是其相國謹愼之業也則由翁之言以想見翁之業即謂翁之謹愼正在是可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何稚孝萬歷集序　張燮

今上時野多遺臣云然或丘壑而預禁臠簪裾而壽里井輿童牧豎已𠮷號之安能自標清芬哉予友何稚孝自儀曹謫居粤西歸結芽鏡山下局户著書太史屏騶僕塵不得一奉顔色惟客以問奇來者輒貰簪市酤與商玄勝曳踵而聲金石也以故先生蕭然食貧而其為古文詞歌詠獨富夫明興文教翔洽二百數十年作者之變屢矣國初諸公朗暢而蔓成化時館閣為政穠郁

而靡弘治一變而為追古說者謂有驅除草昧功則北地信陽開其統嘉靖初年變詰屈為直達而原本諸理數則晉江毘陵維其緒于時並起羽翼有間鑄獨匠別成一派者然合異憁而同盟耦俱無猜勝于名高為敵國也嘉靖末年復變為追古而步趨驚挺指顧高華則濟南瑯琊新都諸子衍其宗此道之盛被于隆萬殘膏剩馥轉極雕摩久而厭之矣然其統既分其緒寖雜而宗亦寖墜論文于今日盛之終而衰之始也詩之代變

亦畧因是稚孝自握槧懐鉛時即已名能文章比釋褐為曹郎振藻長安一時能言之士倚為水鏡其落筆神清而氣和語秀而格爽嗣以立仗馬見斥飄揺嶺外垂翅故棲其落筆神定而氣夷語冲而格逸登壇既久機顔漸調覺遊戲皆屬正諦其落筆神正而氣溢語森而格宏計稚孝之文不必借古事古語以資吐納第就世間之人情物理饑食渴飲暝雨晴曦宛轉關生便開衆妙譬之佳山水美亭榭不更假粉白黛黑火齊珊瑚而

一草一木曉鳥暮霞自成佳絶有心人攬取不盡焉其詩往往爲意中景筆中事而生趣乃自言外爲多讀他人詩惟恐不足讀稚孝詩唯見有餘而已若夫闡道之文微覺直叙似大儒語録詩或率意出之似元白子瞻亦先生之無所不有以成其大不足闕先生至極也先生每對客含毫不加點竄元擅速藻其爲長語或拄杖踏花間披蓬拂石偶爾意到便復淋漓其發興遠矣嘗嘆萬歷以來作者大率有二自矜皮毛遠承皆白此以

襲七子而病者也嘲笑東海身處井蛙此以反七子而病者也若稚孝者直能自為稚孝而成萬歷第一流人耳使先生早竟驊騮得時而駕功見能信未必卓然成一家言又使先生以逐臣自豪舉多所染著縱言典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亦屬枝葉夫惟瑾瑜見放貢采蓬樞道高易激鎮之以恬名高易浮鎮之以朴現前無所慭未路無所覬實其全力因文以幾道客有問賜環事者徙倚筆牀笑而不答是謂純德之守而進乎技哉

先生別著明興信史藏之名山茲行其詩若文題曰何氏萬歷集天子萬年斯集與俱不朽先生所以仰答右文之朝者也

書胡祭酒雜記　張燮

胡祭酒記墨菊詩云元何貞立者歐陽原公子婿也舉進士原公欲攀入翰林向虞揭諸公極稱之及相見適僧持墨菊卷索題諸公令何同賦何出倉卒懼怯勉就云陶令歸來不受官黃花采采晚霜寒悠然一見南山

後故向東籬仔細看諸公意殊不愜竟以此不入館選然此詩不佳在只賦菊絶不及僧人墨菊耳辭乃不惡若虞公詩云過了黄河無此種江南秋老萬僧寒此花開遍風光盡莫作尋常草木看萬僧者僧萬公故善畫墨菊者也然詩已墜惡道歐陽公云苾蒭元是黑花郎當代深仁始賜黄今日黄花飜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蓋緇流舊衣黑元文宗時始賜黄與菊翻轉用之覺有意興然品調亦俗覺爾時習尚別是一種塵垢囊捧作

金華殿語耶又蘇子瞻知貢舉屬意李方叔持一簡與之值外出僕受簡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章便持去李不知也既就試章做蘇意為之援遂第一持第十蘇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示乃章也為之悵然宋時綱目凋疎主者得有所遷就以收拾快人事雖紕謬然爽氣豪情至今可掬云

書羅景鳴集後　張燮

黄勉之言南城羅公好為奇古而率多怪險餖飣之辭

每有撰述必棲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閉坐一室容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始緩履以出今所傳圭峰稿大抵樹巔死去之所存也王元美謂羅景鳴如樂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閱兩公意並致不滿然當成化時文之濫觴極矣景鳴無所師承能獨開小有之天不阡不陌遂導北地之先登是當代一奇男子贈送諸篇絕少斐然不長於達官貴人雍容文采只在瑣族小吏委巷癯人時有合作若墓誌傳表能

捷破事實以己意錯綜出之頓爾超詣黄勉之又言都少卿穆嘗向羅乞伊考墓文文成語都曰吾為此銘暝去四五度矣由今觀之鑪錘之功政不可磨耳並時桀民懌狂晚一世獨首推嘆羅公豈虚也哉

書李獻吉集後　張燮

明興操觚之士久奉宋為正朔幾不識漢唐以前為何物獻吉起弘治力為反正世間纔知有修古二字厥功偉矣所不足者如丹砂已盡化金而光澤未旬尚廢一

畨煎洗又如荆棘迷鋤遍蒔名花卉都具而瘠地揚葩終少爛然耳何仲默晚有與同曰予高處是古人影予卑者已落近代之口吾為獻吉慮者影予之未盡肖若近代之口則斷為北地之所必無也至其生平高邁自喜屢中奇禍到底成一强項人始以疏論壽寧捕繫詔獄賴孝廟神聖乃免比相遇於道鞭擊壽寧折齒張念天子戒諭叩頭謝非久忍不敢爭後代大臣草疏請逐諸閹為賊瑾所禍幸康武公救解之僅得逐去起督江

西學政與御史有隙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史御史至杜門避之坐搆免官忌者復中以寧藩之獄逮廷尉按其事對簿不屈自如旋竟得白坎壈而終氣岸神鋒至今猶可想也或謂獻吉似百尺樓上客到門者往往不堪以去然黃勉之一從進布衣耳自通魚素而獻吉遂賞為希世之珍萬人之敵彼未嘗忘折節也嗟乎世盡林宗當不以李膺龍門為峻

書鈐山堂集後　張燮

分宜早歲雅負朝宁之望比乎代主制命身毀名滅為後世笑然吾謂分宜之惡不若是甚也夫嵩所事者英主每條奏首鼠兩端以迎合上意或宮府微齟齬手詔詰嵩嵩叩頭謝天子神聖非臣愚腐所及不敢有所匡諍取容而已上好讀書每燕見評質疑義相嵩博學多聞有叩輒應上以此奇之而成持達也觀其生平持論及與人書較多温厚和平之氣猶未見有翻覆星辰推落一世手段且其交歡名流同時如楊用修皇甫子循

嵩俱折節爲矜契時有撰著輒萬里寄相點定此亦葦
上人所難其招權納賄跋扈輈張則予世藩爲之相嵩
老矣躪其雲霧不甚禁戢耳老牛舐犢自取覆亡牽犬
東門爲悔晚矣文有古意不類詹詹者詩意興所鍾亦
多工語觀者自得之王弇州作袁江流鈐山岡模擬分
宜父子間倫極寫照之致然猶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
文章自是確論

書楊用修集後　張燮

用修方文忠作首揆獨對大庭才地門風俱爲第一比抗論大禮諸臣伏闕固爭用修首哭于廷諸臣繼之禍且叵測奉旨投荒世路坎軻因以一意追古之業所撰著若編纂獨盛于前人今讀遺編如大家女妝束登車明珠翡翠珊瑚琅玕爛然都具惟意色稍乏飛揚神情稍碍條暢所謂楊妃任吹多少者耳至于探賾索隱標古證今丹鉛諸書真是喫著不盡即有齟齬亦復裨益後人謬爲正楊楊故未易正也人或訝其晚年醉傅胡

粉作雙丫髻捧花諸伎挾巨羅連手嘯歌游行街市英雄人既與世法無分不覺逃爲玩世耳嗟乎以文忠定策宮禁功豈在請閒太尉下稍稍迎合便可坐享帶礪之封乃以國統所關批逆鱗而甘九死楊文忠之忠忠于孝廟者也張文忠之忠忠于世廟者也兩文忠行事判若黑白而易名乃同始信天朝未嘗以一格限人第處楊之勢易而難處張之勢難而易耳即用修容木天之署何慮不槐鼎而父若子貶竄相尋赤心無改其後

文忠無禄疏乞守制還家不報追白首晳歸竟為暴撫所嚇七十行戍終以没身噫可謂難之難矣雖然用修不窮困烏能以追古獨盛前人哉

書王稚欽集後 張燮

王稚欽為庶吉士時宰將石熊峯典司館教故事庶吉士奉館師嚴甚稚欽獨心易之不為禮每登院署中樹窺館師當過故作聲疾呼或從樹間溺下左右驚駭後補吏科給事中會毅皇帝南狩與儕侶詣闕上書石公

危言阻之稚欽且作爲毋謠大署院壁石公且恚且懟
朝議逐諸上書者出補州吏而稚欽之裕州謁御史不
爲少貶監司過者不出迎亦無所托疾曰齷齪盲官受
王先生北面耶其師蔡潮以他藩經裕州稚欽出候之
潮曰生候我良厚而分守從後且至生候我以師故然
分守君命也幸無惜一屈稚欽許諾乃前迎分守值入
署數吏微過庭笞之稚欽詈曰蔡先生誤我悲呼其吏
卒從守出無敢留者分守窘甚不能具朝餔潮爲分守

謝過稍給之得夜引去自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相與文致稚欽下之獄奪官歸矣歸築館郊居貴人望塵求見者隨意謝却即見亦蓬首垢足應之間衣紅紵衣跨馬或騎牛嘯歌不假修飾自放而已獨皇甫子循謫黃州司李輒與往還為翰墨之契至稱其斂英戢銳撝謙履坦道術誘人焉稚欽文學左氏東西京而時出晉人語王元美謂其書牘如麗人訴情他則改竄為嘆呼驢作衛似未盡稚欽者至評其詩如良馬走坂美女

舞竿五言尤爲長城備極推挹矣並時江景暘顧惟喬俱以正德丁丑同稚欽成進士選讀中秘江文好爲奇僻以修撰出爲按察僉事年三十六死而顧同謫亳州嬰禍尤烈撕盾以去故人爲楚監司遣訪不得晤比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擔以隻雞壺酒自隨由中道入門者訶之乃顧也因留劇飲盡歡乃出追問旅舍莫知所之蓋其任誕與稚欽相類云

書皇甫子循集後　張燮

皇甫子循兄弟四人並起長公舉孝廉不仕次三人成進士而官皆不甚顯又皆以名文章見稱述可謂一門奇事子玄子安齋志早沒獨子循挂冠終老藻苑自娛彼身曳北地之後塵與毘陵分隊其在瑯琊為先聲身際文壇之三變而能獨行一意無所因附可謂一世奇人子循文原本六朝而又以己體出之六朝織散文為儷語者也故綺組成其經緯子循就儷語作散文者也故流奕濟其峻峭獨其間用長聯及三疊法是其英雄

欺人不必多效耳大抵予循之為六朝譬之九方歅畧其玄黄取其駿逸世人種種如王之學華在形骸之外去之更遠矣予循詩殆如何平叔舉步顧影粉帛不去手亦足以傳

書宋文憲集後 張燮

高皇龍興五色重補二曜再暉維時宋景濂王子充以文學受知稱浙東兩大儒云景濂甫見上稱引不嗜殺人為贊天下既定論道黼扆受經承華國家大典禮皆

出裁決海外諸國以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安否年六十八致仕上賜綺曰藏此三十二年為卿作百歲衣也知遇極矣景濂文如大官法物無所不具無所不調豐贍周密無取徐行而少後快取平調而少昂僻取直叙而少結束宋元遺習沿而未返然自無損名家高帝嘗謂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知臣莫若主信夫海嘆元鹿既失天下共逐遞竊大號遞擁雄兵而皆莫能得士高皇定鼎金陵獨能禮聘宋太史即漢

世之收陸賈猶為非匹只此便是盛王氣象不待馬上之功成也獨惜清謹如景濂每奏焚稿大書温室二字室中或問内庭事指二字應之請老青蘿山倭奴以百金乞公文謝却不納斯亦善于持滿工于别嫌者乃以貽厥不慎飄零白首安置茂州行行至夔而卒遠道一坏歸骨無所古來恩寵之終豈易長保者哉

合刻兩先生稿引　陳仁錫

兩先生之品不以畫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畫掩之或曰

解畫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畫者少耳其實詩中原無畫畫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畫皆寄也若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爲之不落水上之波爲之不縐不知畫烏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畫不與其詩謀詩不與其畫謀詩與畫兩相高而兩不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予謂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碩漢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隱士犯之十九蓋必中情淡漠而負義忼慨激烈如兩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每每於筆墨間微示其

磊砢偃仰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興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埋畝之光及其衰也人材政事煨燼無餘而又有人從畝畝收之此隱士與氣數相為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書管寧卒于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往以山野陋夫充隱逸傳隱士之統遂亡夫不為貞松必為槿花朝榮夕殞矧其羨蔡蓋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與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際官大

理時為贈姚江十二詠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覯翁遺像有留與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既編先白翁集購翁稿合捜之梓而謀廣于錢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熟矣未有垂老讀書絶俗邁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錢蕙山先生廣川集叙　陳仁錫

余猶及事錢蕙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遷謫自翁曾孫與立啟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

之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單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
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憲老乞言興利除
害三吳水利賦役有諮必以告蓋博聞彊識陰行善唯
恐弗及云夫青詞當青非公意也諷也分宜悍甚睨之
不得乃用祭賦嗚呼愚哉當讀東坡海上謝表而有詩
也幼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過
於此魑魅奚迎子孫奚慟又見他文字中咨嗟泣少遊
而恨播還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詞諷耶予

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而祿祿靡豎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黄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鄙俚可則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使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任官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蕪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淡遠真寂每落句仲太華之掌非由削成令予令孫博雅

以世所由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於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已時此豈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夏茂卿先生集序　姚希孟

近代以名孝廉厭薄公車主騷雅之盟者有澗東胡元瑞吳門張伯起與澄江夏茂卿而為三元瑞為弇州先生所推奬屬以代興弇州揚而名稍不振幾落籍詞壇

然其才實閎博與衍惜不甚精請寄人廡下得少爲足迻未成家耳伯起稍窘于幅然學有源委守先民之繩尺而無跳越斯亦黄勉之流亞也以茂卿而頡頏其間視元瑞見裁視伯起則奕煜過之規風矩雅遊於典型之内而繽紛藻彩騰射而不可抑蓋能屈才以就法而不爲法窘循法以配才而亦不爲才窘者於此得文之衷焉余嘗慨操觚之彦不能鑄古而耑尚取新取瘿瘤贅龐而以爲異姿取癡肥頑肉而以爲遂蓄取諧謔譎

誕而以為微言其始也厲階于公車之業而浸淫以及詩文有談古人之成法於今時必大唾棄之等於塵羹塗飯之不可食而謹刁斗嚴步伐者又皆羸師疲卒無昆陽鉅鹿之氣安得厚儲其腹笥以文鋒筆陣助而御之以恬鎮之以律輕裘緩帶蕭蕭馬鳴領百萬衆而一卒不譁力扼虎躬穿扎而體若不勝衣此乃文章之神境非茂卿誰可與語此者茂卿之才吾不能闚其津畔而見其所纂葺如栖真法喜女鏡玉麟酒顛茶董奇姓

通詞林海錯之類足倚官元瑞無疑迺其構思琢句語中權衡艷冶之極自含矜重奔騰之漸終歸衘勒何其謹嚴有法也夫茂卿固非以文章自見者依依將母息意纓組而杜門謝客監司守令以上望之如朱霞白鶴旌門之綽楔桀若繁星一赫蹏通謝之外思望見顔色不可得經其户闃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殆茂卿之謂與茂卿猶老而好學從此脱去枝葉直闚本根便當闌入陳新會之室詎言元瑞伯起後先鼎足哉

隱秀軒集自序

鍾惺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為人

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己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内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己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

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為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為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為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反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

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爲茂之一自序可也

鍾伯敬先生遺稿序　徐波

先生全集歳癸丑刻於白下是春丁艱還楚三載詩文人間未見葢晚年頗留心内典加以罷官後莫往莫來故篇章稀少乙丑六月捐館舍歳暮來赴即與五郎索遺稿約覔便相寄而素車白馬亦復寥寥適友人劉石

君心感知遇發憤附舟沿江而上登冥堂而拊其棺與友夏居易周旋月許悲持遺稿而還余甚愧之即付刻劂分為四卷先生以文章治世垂二十年操觚染翰家類能歎頌余不敢復措一語惟是一人之身遇會乖蹇皆文人未有之厄請略疏之夫士衡養犬搖尾寄書孔愉贖龜中流左顧初心非責報于二物感恩竟不異于人情但呀然溪壑了無饜期屢歎車魚有時倦聽十索而一不從千取其百未已投遺文於園中揭謗書于道

側斯有人焉髙岡梧桐鳳凰於止滄浪既清濯纓者至故松栢挺歳寒之分嵇向亦結物外之游豈料倚市賤流糟糠自命之官幾日陽鱎復來張耳珮陳餘之印劉又攫韓愈之金雖鮑叔憐貧太丘道廣吾無取焉玄經奇字無取聱牙白傅新詩貴能上口蓋斧鑿久而漸近自然波瀾濶而乍如平澹陶潛明稱隱逸之宗顔延年以雕繢為病昧者中邊皆枯菁華已竭號為鍾體不亦厚誣文心趨尚萬殊詩品源流各别同株異溉猶開紫

白之花二水雜投尚辨淄澠之味況乎披林聽鳥聲貴相求入海探龍珠歸一手鍾則經營慘淡譚則佻達顛狂鍾如寒蟬槁葉玄夜獨吟譚如怒鶻解條橫空盤硬二子同調其義何居贊歎不情同于污蠛斯之謂矣嘗謂文章一息共愛其流傳水火三災默為之聚斂藏舟於壑或有變遷當風揚灰詎令速滅嬌累已屬世情排斥亦成底事吾輩友其人而讀其書者正為作數年之計傳之久暫有物司之

錢密緯石經堂草序　方應祥

國家經義陶士三百年彥秀儁哲出沒其中士束髮操觚治舉子藝譬之小兒馴去咿哇作成人語蓋父母未生聲氣薰息循業傳布宜不待學而自得之詩歌古文視經生藝意製詭別微妙不殊國家經義陶士其取之之法六籍四子命題而外佐以內科策論學成而升簡其英者楨之秘舉業餘勁雜而用之詩歌古文稟聖賢鍾磬管籥為功令資五風之雕沓以度數衡量于其

間盖體以含氣而氣籟成聲陰陽律呂之均節於是𢾗
聖智始終之條理并于是賅我明一代取士之制所以
會萃千古之粹精懸日月而莫與並也予識密緯自其
尊人浴沂先生其人與博都雅質有其内其為舉子藝
及詩歌古文陳青逞懿擺藻連篇兩擅勝場一時老宿
聞道先之已兹乃得其所謂石經堂集者屬序于予夫
石經堂集者密緯所著詩歌古文也六籍四子經生之
藝所取程稱石經以冠其詩歌古文也何哉密緯曰家

嚴平生宦游篋中所存止咸陽十三經石本搆室三楹庋之居吾輩而課業焉堂曰石經青陽趙先生所額是為錢氏志云爾自士之習頗帖括之家組襞衣服文理娜枝卷婁一先生言宗匠自命沾沾道古者跳而托諸左國秦漢晉魏六朝三唐之業以為無甚髙論而卑之夫世有不禀功令于六籍四子叅盟詩歌古文而得稱

闕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

歸爾復稿序

張采

序爾復文者即非一家之說一人一事之辭凡海内高流規矩太僕先生者皆爾復懿親矣自太僕云邈疑說競起小言碎簡襞以成篇其他斷截故章猥褻聖典復矜相標炷有識者憂之相與推尊太僕揚其弘流於是風尚蒸動羣趨大通先生功在天下而不及于孫理固亡有爾復為太僕曾孫年少工學沉湛理義既豐才茂

質復克藏斂是以其文博而賅約而不殫旁工韻律精小楷及山水竹石蓋其尊君文休方閒不顯託隱書翰爾復集成祖父遂兼風雅文休以雁行接予每相見喜問太僕平生文休言太僕坐卧一榻四積經史綜思遐寂家人織作滿前如不聞見讀書歲有程節每經史閱課不踰日月一傳季思先生清修介性為世師表文休言叔氏温温朝夕燕言不苟鄉居郡邑賢守令訪道至閒治具供合兄弟家畜貯一長鬚奔走村落僅鮭菜四

簋卜晝乃興以得疑志辛下此望陶菴在天上文休事
父晚年猶作兒色老親喜音律貿無可娛嘗時隱身林
翳檀板度曲老親聞聲應節以當晏笑夫歷世貽經史
篤彛倫升其堂如辟雍問其早作夜圖惟文事儒行此
家即不求聞達己推素族況澤未五世躋寧攸祝者歟
然嗣名賢不易令則曰繩厥武否即高顯且曰公懋卿
卿懋長彼云爾復早售報太僕晚遇者歸氏繼緒豈繫
世榮遲速爾復翼光前休實維艱哉艱乃裕矣

西銘近集序 張采

此我亡友張子遺集也不名遺集者先是張子裒其古文辭比次連類名曰近集授諸書史矣歿前二日猶手執讐較則後起者不忍有芟益故仍其自名工竣開覽橫涕已三嘆曰天于張子謂之何哉富以才賒以志獨嗇其年使才不竟用志不麗業倏忽莫測以死則所以生張子者奚居張子結髮讀書抗言忠孝甞思簪筆柱下策天人治安庶幾傾否保泰適官吉士交遊賢豪遂

欲有所發舒即口語不能無上下而赤孤黑烏且逐逐
其側張子曰君子幾不如舍於是將毋歸歸發所度書
可萬卷哦咏其中數年來自纂輯經史諸集外凡所著
篇什已一再成集矣今學士家刻意論譔輒閉門搆思
方其經營慘澹人影擯絶而名山矜勝嘗味一臠張子
日高起夜分後息起即坐書舍擁卷丹黃呼侍史繕録
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暇給急求友聲書生故人
手挾冊問詢無用剥啄輒逕坐恒滿四方尺牘且咄咄

酬應而張子俯仰浩落未嘗踰時廢翰墨今閱茲集者第見儀觀都美慎靜爾雅復按節度字周情孔思欣此良工敦琢抑知皆得諸廣坐對客談諧繁洄之下者乎倘假之年申厥才志將備顧問佐論思次則屈軼指佞蹇蹇螭陛為一代名臣豈僅文章顯即文章龍門而下張子曾不謂極方擬修宋元二史編集本朝故實成一家言傳之後世而竟止此天其謂之何哉然文章不同祿位非狐鳥所能厄天下萬世自有知張子者如知張

予實不專以文章雅則亦可無復問天矣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嗚呼死欲葬要離墓旁者非魏子敬耶有餉我以忠孝集者終月不敢開視故余知子敬將十年而未嘗見子敬一言亦不知子敬死之年月客有誦子敬與人書記其末句嗚呼死欲葬要離墓旁者非魏子敬耶子敬何人魏塘忠節公之長子也記余庚午上京師次涿鹿容賣漿家時夜半雪深三尺然蔽秸支土牀割[illegible]臂引濁

醪甚不適也有一黄鬚奴裸身而來余曰寒否摩腹以對此中有三升醖貯於裹袍重疊矣余笑而飲之甫盡觴而仰天大哭不已余愕其恭男子病狂也忽告曰若知一魏公子乎方其父之被逮也公子徒跣至我家父去矣公子忽死死而又生呼曰天乎父乎時安馬往公子又死死之明日又生晝伏夜行十餘日公子乃來來不敢聲息日伺於塗暮有自城上至者傳云已死公子仆於地而又死若知一魏公子乎是奴復仰天大哭不

已嗚呼當時士大夫豈不貴于此黃鬚郎何盡視子敬為瘦鬼而黃鬚乃作魯朱家也嗚呼此黃鬚者豈讀忠孝集知子敬能為文章者耶何與賣漿家事而有此副急波咄咄逼人也子敬有弟曰子一者刺血再上書為父兄請卹天子璽書比之蕃膺而子敬亦配食百世嗚呼子敬真得死所矣吾師元公先生讀子敬之遺稿評曰胷中磈礧形于筆墨之間吾意其人尚在也余受而刻之笑要離無文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于太祖時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孰輩不獨帷幄議論佐神聖文武佑啟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一事亦遂為當代之冠至于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乎流俗茍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餘韻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

事功不專名文章風矩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獘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剿至于今而未已天佑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峰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

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沒且百年為北地之徒者日歸于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遡韓柳氏者必以公為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為文在翰林應酧之作為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篇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

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即起方宋于九泉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爲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却寧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幾似之予既序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元孫粟士之請序其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北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尚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

蓮鬚閣集序

徐世溥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一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之為詩七卷賦二十篇總名之曰蓮鬚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充笈束置不觀往往為僕婢竊去最上

閲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翱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久矣當神祖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歴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歴五十年

無詩濫于王李佻于袁徐纖于鍾譚是固未可與古並論者至如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伎緒餘無可考其文學則固無孝武世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綜核名實遠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屬足以副勵精者即伎巧工匠亦無復顧陸方程之儔逆

鬚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更幾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博依堂文集序　陳弘緒

文章不能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哲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絶也其書絶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歎于西京以還封建宮殿

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史記之書薈蕞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迺能獨絶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于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師郡邑當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

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于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采録也今其傳又豈出于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横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為子長也者迺

其不爲予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予長予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于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間所著鐃歌横吹吟嘆楚詞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歷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爲密之乃今日之予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

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或者推而置于退之子瞻之上是必于鱗子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乃頡頏退之子瞻於子長著作之庭苟能深心讀書者鮮不病其過當然則予之擬密之于子長也遇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予言為阿私也明矣閱密之之文者其幸勿于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而求之也乎

卓珂月蘂淵蟾臺二集序 曾畀 撰

余與卓子珂月皆為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為時義則

時義耳為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為易售之時義耳嘐嘐然而詩歌而古文辭奚為且夫今天下之人才帖括養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撑持之國家也吾觀三歲取士名為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閲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為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為髫秀當時之彦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為况嘐嘐然而詩歌而古文

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幾為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欝欝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于飲醇酒近婦人者矣珂月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為詩歌為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為而相戒為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為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為之而愴然自喻于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為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

之士大夫以為是得志而不可不為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鄰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湎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者之

所為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戲戲無所之者也苦而樂者也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翺翔而無所不之者也苦而苦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于捐相位之虞卿予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于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于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据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

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于窮而行樂于窂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為離騷不為說難不為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于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于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為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

而但見古人之若然則令人事事為古人欺讀是集者

勿為卓子所欺焉可矣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四

白巖山人詩稿序　王宗沐

嘉靖庚申余廉訪江西時江陽白巖柴山人適遊匡廬

旅寓城南屢獲促席譚坐山人縞服癯形與之語大奇

若決水東注風振落鋸木屑下紛紛蕃腴于中而薄于

世者因索其詩讀之雅淡平和掉洗埃壒幾風人之趣余惟山人以才不售而所抱有以自樂游公卿間獨發其談悰泊然無所求稱其爲高爲之刻其詩未幾會兵事又移官去不及爲山人序比甲子余乞歸卧龍陽山中而山人復來訪索余終序其詩太末去余家七百里險絶盤桓山人不走權勢有力足重山人者而問余寂寞喜且訝亟沽酒燒燭得悉叩山人所蓄業焉山人曰始吾爲詩見有爲之者物峙其外而吾揣于中時非無

獲而不得者當十五也今余之于物也逐之於隤然之交矣而不見其際也吾之動于感也至彼幽然之源矣而不見其昧也不覆于嗜欲而獨遺吾眞凡襍然紛吾前者皆吾所欲道也筆之於書而不知有言刻工拙耶吾如是而已余曰茲獨言詩哉進於道矣曩者余奇山人謂能外升沈富貴不介急急也而獨工其詩而今而後盡山人昔韓退之送高閑上人云其音近禪於物泊然無所好則情事刋落無以發其不平而其技不工是

亦迹其膚狗于方云云者烏乎然夫詩何為者擷天地萬物激於耳目而以語道其精彼不平者之所起衡然與物為擊以己之情而逆物之狀則有對鼓吹而泣者又安有得于天入于微而傳于後也古者才人逸士或寄傲于山川或耽情于飲博幽人離婦羈臣孤客亦以其怨憤雖為未幾于道皆能執此以拒塵垢而薄世味其詞亦時造于微夫深一情者拒衆情拒衆情者露天真則其為詩也猶之寄焉而言乃微況如山人者乃

忘衆情而反天真刋落身世與造化游則其為言深於道矣又安在其淡薄頽寂無以工其詩疑為也余誠不足重山人而多病養拙山人以其迹登退似知化者不辭遠道索余終序其詩故余道山人所以工於詩者山人且期入山忘言嘿存倘他日再見示余虛而委蛇焉則余且反走矣山人名惟道字元中白巖其别號云

梧岡詩集序　王宗沐

心與物寓於天地之間也其皆有至乎風行于天方其

怒號突吱被于山林萬竅無不遭而聲焉而受者亦必以高下為量剽疾輕緩小和大和各自成律而卒莫相一也方是時謂木與風本有聲也而皆不能無所得謂木與風本無聲也而相遭則鳴常而不拘變而不測非所謂至者乎詩聲也而待于觸自田夫野叟與夫遷人戍卒嫠婦羈臣以及學士大夫其情之釀于中者溢咽抵嗌而不能不待于觸以發無待則至者不出卒亦撓剝皮膚而不足感人心以傳於後世故雄者見戲造化

芻狗萬物而一不足當其心氣完量大叫號擗踴以遂其不平雅者容濡脩飭爲方嚴其和平委蛇當于中聲道奇者不稱焉而卒亦莫能廢要不盡然而皆得其至則傳此其大都也自聲華繁艷士人沈於其中沒脛及腰不能自振凡夫世之可悲可慕者舉得入于中而搖之則心之至者不出無以鈎深物之至者不合無以取奇其于雄者不啻不能而於所謂平和者亦以排比聲偶挑于外而引其中卒非鄙猥者之所能道也唐人以

詩律名家而一二尤桀者始必有得于禪取其寂莫枯槁之趣以洗其䁾腐憧冗之衷猶之濯垢以沃而解結以鑴而後徐窺于詩之際嗟夫何其有限而難也物遇其至者適得則矢口濺沫不失其玅而苦者往往白首閉闗而卒莫能窺也此非所謂難言者耶余嘗以是求詩而卒莫余爽也乃吾師梧岡先生少負才特性復雅淡不與時競往嘉靖癸卯間嘗守台白日事罷輙把卷自哦余為諸生嘗以業請見先生左右圖史無吏煩先

生今官階誠崇然閱歷已深遷延不速有積薪之嘆而先生泊然益自喜吟不輟也不詭于世不借于禪抱其至者以待觸於物愜意則瀋汗冊籍流囊篋以為富異以有聞於後自郎署積至貴陽若干卷讀之詞藻雄渾而意趣温平鏗然金石之音當必有好而傳之者而先生曰必予為我序之往某入仕先生嘗出以相示間亦倣和為之而終以出于勉強而不工邇來稍有見于心與物之至者流行于兩間未嘗息涵而畜之當必有遇

者方將收召精魄爲舍筏之計而奔走於宦未能也十年流轉寓先生于長蘆再聯官于廣右每見輒知先生之得于至者日深而不止而非余亦莫之知也故以是復先生云

重刻徐廸功集序 歐大任

昌穀先生吳人也官廸功郎國子博士所著詩文六卷并談藝錄稱廸功集故刋于豫章歲久漶漫不可讀崐山陳君敬甫之守光州也爲之翻刻夫吳人之好文學

自古記之矣季札歷聘諸侯交叔孫穆子晏平仲公孫僑韓宣子蘧伯玉之徒而達於禮樂偃也北學中國與顏閔冉卜端木顓孫伍翩然引孔氏詩書之旨以修飭其俗風氣鬱勃開先倡始功孰可誣漢魏至唐才盛江左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詎不然乎明興高楊詞人一時領袖宣德以來海內和豫廬陵長沙鏗鳴館閣三吳作者張節之劉欽謨吳原博王濟之張亨甫趙栗夫文宗儒部國賢數君子同聲齊響翕然並與大都吳語

為工轉徙流易揆之昔人蓋不能無朱紱疏越太羹玄酒之思矣昌穀擣詞稱甚束髮登朝北地信陽關中歷下儀封寶應建業亳州七八大家雅見推重益共磋切標界懸旌匠心師古于是窮與研深搜奇獵秘潄羣籍之方潤擷百氏之英擬每有屬綴肆其定力以就千秋之業今考集中樂府古詩已窺漢魏歌行雜體準則盛唐騷賦頌贊書記碑誄駸駸乎潘陸江鮑之撰著矣嗟夫延陵之業以齊魯大夫言氏之業以孔門三子迪功

之業不以獻吉諸君哉且昌穀許事廷尉府中厭棄糾纏起家進士位不過國學掌故爵祿不入其心卒成空言以自表見此病癯所以用志凝神熊渠所以射石飲羽也大任不揆淺陋于昌穀謬謂能私其指喜敬甫加意斯集因語之曰中原馮軾之士間奏雅于闤闠之墟所不以曩昔吳歙相詭者其無忌徐先生哉

黃淳甫詩序　歐大任

太史公紀載賢士大夫之業多稱家學賈誼之孫嘉能

言尚書韋賢之子玄成明于論語城固鄧公賢良起家章也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閒張廷尉子摯不能取容當世馮唐子遂爲奇士田叔子仁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萬石君舊有建慶以質行醇謹著嗟乎衣冠禮樂盡在是矣後之史家往往叙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王逸少之累葉能書劉孝綽之羣從競藻是雖詞藝亦爲難焉彼貂蟬聯襲金紫輝映何足道哉余往來燕趙齊魯梁楚之墟從薦紳先生游好覽當世名家所論者斐然盛矣而

文雅儒業克稟家風者一何尠也浮淮至廣陵吳人黃君淳甫與余通書淳甫父勉之習于北地李獻吉海內莫不知有五嶽先生江左好文學恒推轂黃氏具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中今年客自姑蘇來訪以所刻淳甫詩示余曰淳甫願足下有言也余亟讀亟嘆曰名父之子業在箕裘不當如是耶夫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馬粵之軸轤豈土性之良哉幼而枕席之衣食之不遷于異物雖欲不良不可得已淳甫覃思六籍抗志浮雲藜藿

不克秪裼不完一室蕭然有先人書二萬卷古圖畫數百函三代秦漢鐘磬鼎彝頗具日與同志翫遊其中謳号嘯吟呫囁咄嗟而神情悠然于三江五湖之外蓋其詩殆南華暢扶摇之懷寶鴻挾風霜之氣矣余竊聞之北燕綿祚名公之烈也趙武復立成季之勲也然三郤之後降爲皁隸伯陽之政不能保叔鐸之祀是又遵何說耶蓋爵位常隆于盈滿金玉每亡于多藏惟明德是秉爰克永世素業勿替可以紹乃前聞也昔范宣子談

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御龍豕韋不與焉夫豹之所謂不朽者斯淳甫所以世其家為五嶽先生之子也歟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詩自序　朱長春

不佞嗇嘗論詩至難自為詩十年未嘗敢自嫥志也嘗皇皇恐一言之無比於古嘗畸於人不敢為溺音習移

又未嘗敢叫囂自壯與世諸君子善鳴堅白者亢故十年不求名人亦不我名然以名如諸君子雖煜然傾一世不佞亦不敢願也歲己丑冬過吳門訪李叔玄於虎闕叔玄少年希古甚盛自為詩美秀有唐人之聲則索予詩讀之爽然大喜相結以不佞者能不為今之詩也叔玄若持去刻之業不得止叔玄顧叔玄獨好謂我能不為今已謂今將目我為不祥僞物哉我故不愛名如譽人者不自為地乃不辭自為解以序曰詩之用尚矣

不佞何敢與焉其義則竊聞之詩者施也施之章曲道其志詩者持也持之禮義善其情而者備而後音節生焉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三百九歌無議矣古體絶於正始近體絶於大歴非其比詠聲華之絶施不諧而持不正也要以古人言志理情則為無詩故詩有本有末充者庚者深茂者清沖者竒者典者華鮮者吟焉各得其性之所近總歸於和諧無不合則有本之故如百昌生而有根末有離情而得為詩今世之言詩者家宗

漢魏人擬開寶以為絜宋元則斌斌盛哉然名耳其實亡以過夸大之士鞭叱風雲睥睨天地自為高矣然而洸洋無當遠不相次則傷體也博比之士稽按成言鉤引故實自為富然而補綴離跂而詰屈不可韻則掩於情也都華之士采鮮美揚聲調爛然鏗然自為工然而塗飾遂外往往偽而去其真則無質也樸古之士損約文物酌施情理以要於雅而其希蹤太過高而辭乾而無聲則又質而不成方也清貴之士恬簡自好沖情諧

曲以要於和而其易而薄拘而不能變致澁而骨曼則又不成格也故貌之或佳神之不善句之或工章之不合調之或諧理之不中篇之或成體之不適其本未嘗不似而末稍陵夷也夫使天下之物若薰蕕雖盡無薰不累有薰外而蕕中且令天下不知薰故孔子曰惡似而非此微寧無過宋元殆又甚哉不佞心塞而目能辨真性孤不能同波於時而有古癖自少居平憤憤以為詩雖小技然大雅闢天地元音萬古不可磨滅故時猶

往往與淫哇迭進退而定自中唐以來沿到今垂千年響絶寥矣雖曰世喪道則人心亦使然夫好名迹成護拙欺人賢豪才子往往有之故始不得不借色以餖飣旣則流遁而錮情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巳之非以旦夕虛名薰心號曰陵古而無前要古人巳陳無口莫舌爭矣百年之後吾等亦無口而使後人寘我同古又委定其短長失措足何地乎唐十才子以來今聲稱得無如前揭一生聰明嘔肝之用竟令聲與名沒不佞義不

可出此自弱冠鄉舉後與里鄭允升遊得知誦所為古人詩三年而求之意倪知有端矣未得其骨又三年而求之體局知有會矣未得其機尋仕為令膠膠日夜簿書徵會之不給廢墮故業為詩亦耘耘支離似不可進於技已乃艱歸杜門五年重得閒泛濫於諸家初深求之一年而卒二年而出又微求之一年而澤二年而揚今乃求之罔象於古人神境有無離合妙解旦暮之指稍稍涉涯而望中似津津焉然又瞠後之界過此未知

而力已竭矣不知所進故不佞獨論詩至難奈何今為詩易之也易者從外難者從内穀種於土發為苗穎而禾苗穎不可生穀故内求之其勢必出而外不可復入故曰傳神全在阿堵中四體何闗哉雖然不佞大言矣行之維艱能不為今不能為古幾莊周言寄蹢者之造怨耶若夫不悦遠而高不詰屈而博華而實雅而韻清中而王則古之人古之人哉庶幾千秋雅道之屬乎國家運至隆作人至久天下至大必有卓絶一代之豪起而

任之長春將執業低首而事焉詩與意在茲乎意在茲乎

鄭允升詩序 朱長春

蓋予與鄭子為詩十五年而鄭子與王時立先予為詩十年當是時五子之聲盈天下天下風騷之客游其門或借其名廩廩稟約束惟謹非是者擯叓之而鄭子奮然義不可謂是溺變古亂天下也自發憤沈酣求古人於篇什之中名好去惡離象討真究其歸於子美嘗自

言曰音生心詩言志三百篇以貢情陳事衆飾文質而要其和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不循其本而尚聲是採春華而忘其實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笑與盼爲美也而豈其所以美哉漢魏以下靡靡者皆忘其所以美也唐約之近體音始節子美歸之性情而音始真吾其從是乎所爲詩一以刊華去剿力務振大歷以降之濫而感興會心自陶其天機要於真蓋是時與王子兩人獨唱獨和無有應者閒亦救弊太甚

哉而本體具是嗣得予相揚榷斟酌會於風調骨理本委質文之間固子多資鄭子而鄭子業日以深予猶參差上下獵於諸體不能定而鄭子獨得於子美其專工焉五言詩至者幾於肖物乃所為正聲雅音不絕於天地其在茲乎非夫拔俗篤意嗜古何以幾焉或曰詩者樂出也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各自節音華德成方播曲合一代之章比於節適於時時之人蒐和而習其音是曰詩矣必其初音則土鼓之節加咸池而麗於韶

武乎當世為文急名余拂世而抑古古亡用之又有曰聲之濫也如水之波每流愈下杜甫之於詩蓋九河碣石之會哉驚其望洋不知且弱水入之尾閭也誠鄭子好古奚不窮其源而揚其波習杜者又曰吾子美豪伉而鄭曼清子美博依而鄭沖夷子美無方物無不有而鄭子亡巳精乎自巳偏得老聃之道而奈何詬人偏之極痼痼之極巳甚今其行鳴缶集則真其奚曷云實不俚焉濫觴而滔天君子不防其流乎予曰不然鵂鶹不可

以語日蜉蝣不可以語夕染俗者不可以道古鑑貌者不可以窺神詩自江左三變性情轉離巧以浮溺以淫浸入宮體極矣唐再變再進至子美而渢渢始大雅也根於周楚強以漢魏潤以六朝體既博比力復縱横如山有嶽水有海天下走望朝宗而怪石惡濤亦往往以是總之不離性情得之鄭子會其本擷其華而避其怪亦其才可精不可大其爲人清真沖夷與子美派憤豪慷不同科治亂不同時言爲心聲學焉得其性如是耳

夫伶官疇人之比曲也唱而難和而易獨進難旅而易古而難鄭衛而易何則隨附者易匿而抗俗難為工也鄭子起書生衡樓谷處之中位卑名隱寡與多讐毅然采真探本任五百年湮絶不明之緒以與諸君子抗而爭道今四方之士詆毀新聲不少身死名良言易耳叅半又出於數人豈與鄭子卓立遠攬獨諧絡古越一世儕等哉而俗又隨少訾之夫曩者豪賢夸訏之士事不師古高旦夕之譽暴虛以籠世世既荂然置弗敢論而

追雅掞文斌斌如鄭子業已身矯丘里倡天下以進古始而天下希所顧化又何不謦之有也救與去甚辨才取長令一世搞詞家劃然揭雲霧而覩中天吾吳興遂斐斐號多人誰為鑿空而功至此而奈何不見推而多口夫石無瑕玉有瑕數圍之楩中液扶寸猶勝於河干之楊不閱其質而求多於華天下豈少榮華之言哉昔者杜子苦唫無名逾壯而北海太守稱之及其晚錢劉大歷才子煜然高唱中朝而流客老死不得並馳爭一

日之聲李供奉大言亦然要以大雅不喪知音不絶鄭子固已一世甘瞑不驁名能無旦暮哉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杜律選序

郭正域

今律詩奉子美為規萬矣中晚學子美猶然中晚也宋元學子美猶然宋元也昭代詩道昌明上揜前哲或肖其貌或依其聲或得一體或具而微夫皆學子美未學

子美之學也流俗小眼但曉聲貌不以聲貌而以神情不合而合罕知其合矣吾謂善論文者無如孔氏善論詩者無如孔氏其論文曰辭達而已達難言哉心所欲言口能出之口所難言筆能寫之才即從心學不竭才如畫如話文至達而止矣其論詩曰可以興情到感生理舉心動聽者神搖是詩之致而風人之旨也曰可以觀朝家規為政俗熾惡得失備矣是詩之事而雅頌之弘也曰可怨可怒遭變遘難寄慨永懷如泣如訴是詩

之情而騷人之微也又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連類比物充實光輝格物致知是詩之學而爾雅之能也又曰事父事君夫不本倫常理道焉資不正心術風敎何補焉用詩爲是詩之理而易書禮樂之敎也有唐諸家或以婉約或以鉅麗或以勁直或以宕蕩或淫靡而令人喪守或欝結而令人離憂或閒曠而無所重輕或感嘆而不出榮遇原本吾夫子之言則合者鮮矣子美其選也子美自言熟精選理夫不祖三百篇不漁獵漢魏六

朝而求子美於子美吾未見子美也吾嘗約略子美之詩槩有數種有直抒衷臆粉澤盡謝愈真愈澹愈澹愈真者實至所思旻公劍外諸什是也有包羅景物沉酣濃郁如錯綺繡如奏管絃者秋興諸什是也有和平閒雅輕重有倫如鳴和鸞如被冠冕者登高閣夜露下諸什是也有危側反聲崎嶔險健轉石轟雷改絃捩柱者城尖霜黃諸什是也有直寫世變兼之論言如傳如記世謂詩史者諸將恨別諸什是也總其奧妙不越數端

而於孔氏之言亦可以弗畔矣其有一二名篇流俗共傳原屬吠聲本非心賞遂成户誦落帽正冠有何佳境歲暮鄉愁有何實際宗匠相沿習而不察莫敢平反往往有之約而言之其匠心竭力處上薄騷選彷彿風雅而其率意懈怠處亦濫觴宋人比于學究愚不揣薄劣謬為拈出予義有靈不以佞為賢矣夫詩之為教温柔敦厚近代詞人好自夸毗視高足揚不温不柔矣儇薄輕佻以為要渺骨不附肉不敦不厚矣温則情深柔則

與遠款則分量重重厚則意念正徵子美吾誰與歸

選子美獻吉于鱗詩叙言三首　沈懋孝

北地希少陵者也況至蓄藏有之似之其濃淡細鉅輕重之變似小不及耳然去之不遠可謂善鑄矣歷下希青蓮者也亟稱其七言絶唐三百年一人融而昌之為七言律往往登峰造極自命以古所未覩由此今視之亦飄飄而淩雲焉何其拔也二君各有師北地顯用其摹歷下密會其巧兩能兩信故當不同何信陽為余言

其大父之商詩於北地也至欲無一句不當古人寧抑已才惟古之詰余同館于東阿歷下里人稱李先生說詩必極已才情之所詣出古人言句外數十武不肯休反之適工合之若反異入異調又句不同皆同豈能入妙若不同何以合卷古之人人之才不同見不同所染所致抑又不同折衷古作者品隲互異棄捨殊指乃其宜爾于麟宣唐律不盈三百人所亟賞多佚其七王敬美以謂即使與于鱗同時才識不相上下别選一帙必

自天淵蒼素知言之貫哉要以至至之家胷中千古眉前筆下機接神承自有勝襟靈境難為諸人道也古來詩首浮建浩大直行都無奇正自揮自洒海界天寬故自以為難康樂玲瓏鮮芝玉樹干雲霄而直上何可以世諦求者長庚飛仙也信手拈來頭頭皆妙朱函綠字不由匠斧而然乃若沉至蒼鬱渾涵無倪俄而咸韶俄而鍾呂汪洋愈有率直愈佳不軌一道吾終伏膺於杜陵所恨欲奢願大對屠門不能鼓刀向空大嚼意不在

肉糜吾終以爲綜不成慕古刪述者執御執射有所成名久矣其能之何久低徊白首也三十年前李元甫規曰君終博學無所成名吾顛毛短矣猶然媿其言

二京集序　王穉登

安子茂卿刻二京集成走不佞而請序不佞謝曰安用羔而袖哉安子請愈殷而後反覆終篇而不覺席之前也抑何玄秀清融綿麗靚深惠風發而明泉寫乎使錢郎在者不得固其金湯哉又何其卓然而不新聲之溺

耶益明興而吳之詩三變變於洪武間者高太史最雖
用雅而猶鄭其聲乎變於弘治正德間徐迪功最迪功
之作論者謂其金盤玉露飲之欲仙而不知毛骨之蛻
也犄與無間然哉而當世穆二廟於今日郎又甚變而
不知其最者誰與必也甚於裂眥痛哭也者衆羣然左
袒而稱工不者反袂却走不顧曰是聲嘽氣靡已當哉
而不佞取裁於唐世則又不皆絕紘促柱為也嗟嗟於
義安解乎茂卿去遊燕燕故慷慨悲歌有擊筑之餘焉

水寒而風蕭蕭兮若夫金陵不遺風乎六朝與吳宮晉代之膏馥猶在乎二三大夫曷以命子哉抑安子之所遭誠宜浴嗟涕洟蘊結沈綿而不能禁也疑其詩有拊膺扼腕而髮指冠乎堅城隳而繁霜飛乎而虹貫日乎而太白蝕昴乎有之無足皆者乃不虞其飲宮含羽紆徐乎有味其言之也何故夫安子詩則美矣而惜哉其疎於詭遇之術也不新聲之習而朱絃疏越於齊門奈何欲免黑貂之蒙背哉不然二京之公卿大夫交臂於

安子匪少豈其無一狗監也者陛下沖年聖明好文如飢渴曷不奏安子一篇而令上快然稱思之凌雲哉而後知安子之困於南北乎非不善吹竽故耶而不倖顧從其舍人請數十編鑰之青箱曰守旃吾立見其紙之貴也太原王穉登序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古之為詩者以才以學以實際今之為詩者以調以句以鑿空襲調則不必才摸句則不必學鑿空則不必實

際而世之寒膚噍腹目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拳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第淒清其調柔曼其舌以為得詩之聲瑰偉則為傷調奇崛則為損致譬之悅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黄鍾大吕霆聲海濤莫非元聲也即有喙三尺能與耳食者道乎今人之言曰三百篇皆里巷謳謡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學為是不知喓喓趯趯觼軜鋈錞蔓草中唐參差樸遬博古之士見之而心悸焉夫易用

韻言而封羊承笸鬼車豕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
騷寫忠憤而胡繩若木豈隆虙妃則言心者何嘗不閎
肆也漢人樂府秦媼景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
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乎傷致乎由今人之言
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玷于王孟高岑之間矣舍是
數者而暨以鑿空當之自命于唐人見謂得聲得致吾
不知其可也今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為不可加一物
不知大復無雄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覩其全也吾友

吳瑞穀氏所為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稟于六朝初唐而所蒐奇剔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發唐人之覆是何異歴巔控頤以抉珠于陳人之口而王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實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陶鑄羣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矣瑞穀博學而信古所著文集九十卷行于世則元美先生序之以為于鱗之徒云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

南游草序　焦竑

孔子删十五國風而為詩大抵以微言道諷諭一以温柔敦厚為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録于太師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為離騷由其忠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輙名之楚詞而為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鬻聲釣世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甞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

里汩然浩然耳至于巇㠊崩岃與波撞衝惟于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藉令衙左徒之餘聲失黄鐘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為利涉者病哉余友趙君安甫以楚之畟才彯纓華省時翕然以為得人未幾以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于言面作為詩歌絶去忿悁寓之雅淡藹和平窈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襃非江潭汨

羅之産而自托于楚聲君生荆江鄂渚之間乃不遂于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太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固不足以目君矣

題謝康樂集後 焦竑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黄勉之增若干首吾師沈太初先

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之裒虬龍之片甲集栴檀之寸枝總為奇香異采不可棄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委余余讀之嘆曰詩至于此又黄初正始之一大變也棄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音而競宫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朴易解即謝客有不能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摹畫于步驟者神躓雕刻于體句者氣局組綴于藻麗者情涸康樂雕刻組綴並擅工奇而不蹈三獘者

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為數敘點綴之詞則數敘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排章偶句之用則排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扶蕖初日惠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為之卻步非此故歟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塵矣遽使之規迹古風配陶謝其可乎余觀弘正二三作者類遺其情而摹古之詞句迨其下也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顧而第繁其枝欲其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為詩不知其所

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為尤甚故予校
讐既竣而為發明先生之志如此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起元

詩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焉古人之為詩也無
亦惟是取真情與真境緣飾之而已矣晉宋齊梁最稱
浮靡然其一時人物之風華情態之艷冶可按而求則
神理猶未盡離也自摹擬剽敓之道勝稱詩者往往以
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涉之境傅而成之其音

響膚澤豈不自謂為漢魏為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夫所謂神理者固亦不出乎音響膚澤之間然是音響膚澤者神理之變化也吾才不如古人學不如古人思不如古人工力不如古人所謂神理者固已寂寥而不韞秘抑而不發夫乃欲以音響膚澤間襲取之以為工豈有神理而可偽為者哉予葢觀闗西成齋劉先生之詩而有味乎其言也先生之詩以真情緣真境而以真語出之其音響膚澤不摹古人而時寄焉以寫其

心之所欲吐故今讀其詩而先生孝友婣睦之行蹇産悱惻之思穆然而如覿其人則以其為神理之所寄也視彼摹擬剽竊者情與心反境與情反其眞僞何如嗟乎戛石彈絲舞干揚戚不足以感人蟲鳥之嚶鳴草木之變哀人有為之驚心動魄者彼其無作而然乃天地之神理有待而與則人情之流通也昔王符誚賦頌之徒茍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由此觀之宜先生之詩在此

而不在彼矣余故因邑父母劉存吾先生之命而序之存吾先生於先生爲同年友精於詩法而拳拳與先生之第司成君裒其遺文如此有古者常棣代木之道焉詩可以觀其此也夫

陳堯勳詩序 爾起元

凡有韻之文皆號曰詩自修辭之士與談學之士不相爲用而文識于是猶之爲詩也梜其實始分道而馳矣辭者曰夫夫而以學爲詩是宋人之濫觴也辭不勝奈

何跳而匿諸理學者曰夫夫而以詩爲詩是唐人之餘
閣也意不勝奈何靡而飾諸詞而世之論者且建鼓而
衷曰詩有别材非關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白戰者
求其說而不得則臚傳而誦之以是爲篤論夫世亦安
有渺學而可言材睽理而可言趣者哉學者才之府庫
而材之精學所不能至也理者趣之淵源而趣之深理
所不能盡也然則士欲寄情于風雅而遠追乎温柔敦
厚之遺自非博學以聚之窮理以昌之務以牢籠天地

經緯古今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徒步虛而炫采矜弌獲以自雄不已遠矣堯勲陳君甫中之高士也蚤負雋才兼善名理揮麈而談非關閩濂洛之宗不出諸口倚樹而吟非高岑王孟之調不麗于思于是游泳理源者墮其雲霧鞭笞藝苑者辟其旗鼓十餘年來余兩見君于南都其學日益精其詩日益古有與年俱進者焉今脩辭之士與講學之士各負其所有餘而詆其所不足此之神奇彼之臭腐門非徑達遞主遞奴非一朝夕矣

堯勲獨寘悟于分岐之始而融象于大道之塗此豈步
驟所能區其量哉斯言出而工辭者意不能毋心譁之
而然疑作以爲吾第比物連類傳事而稱詩耳渠能坐
進此道爲嘗試以三百篇求之嘤嘤趯趯莫莫萋萋其
物近矣而大繹神格即何嘗不要眇也筐筥錡釜觵軜
剝蚤其類粗矣而於穆緝熙即何嘗不微妙也天保采
微車攻吉日其事辨矣而道岸之登德隅之戒即何嘗
不昆侖而旁魄也兩者安在其不相爲用而交讓乎庖

丁有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堯勲洞絶學于千載之上時出而操風雅之權文成纂組聲中金石使在聖門所謂相如升堂陳思入室者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昔揚雄晩著太玄悔其詞賦以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夫方州部家玄之文與長楊河東機實宙合乃大言以欺人豈意千載而下爲白戰者口實乎吾將爵堯勲瑩此瑩矣

寒松館游覽詩序　顧起元

余生平山水之興最所鍾情且蕭條散誕頗自謂有寢處丘澤閒儀而恒不能與山水相日夕中年體羸善病之玄度濟勝之具閒有登頓往往望崖而返一也性懶耽卧居恒手一編自哦短簷下頹然而廢裹糧蠟屐撰策載酒之紛紛意亦厭之二也每遇興到招致友人數為風雨所妬若有尼之者且門無好事興弗盡矣能鮮從容為之更駕三也故屈指十年以來兩居京師前後可四載而足未嘗一至西山兩以憂病居里中前後可

七載而斗首棲霞往日攀陟之跡猶在夢寐間也余之於山水情寄雖深而緣亦淺矣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于時飛雨作歌涼飈徐動綠蕉翳天青桐礙日几席衣袂之上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相與談山水之勝生平所嘗賦詠者憶篋中所存可二百餘首爰命童子錄為一篇以代揮麈閒取而諷之俯仰之間既已為陳迹可為太息矣至當其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在心目間則又為之莞爾而獨笑以為足之所踐未有以

過之夫余既不能千里命駕如昔人所稱岳有五游其四者以快生平之大觀即又不能閉户學古先生作少文鼓琴發聲令衆山皆響之迂計乃獨沾沾雪泥之爪指自咤以為能卧游山林有知安知其不以逋容見誚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藏用與朱門之有支公相去何如哉余嘗謂今人之城居者往往起高樓飛觀以望遥山之寸壁且綴拾剩水殘石如鷲砭

矻亡休時浸假而使若曹終日隱几看山暝雲漱石吾知其必自視以爲岑寂寥戾蹇裳彈冠而思去之矣爭趣其所不足而薄厭其所有餘是恒物之大情也心有天游則朝市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静躁哉既以是語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黄菊山先生序 顧起元

夫詩理淵宏談何容易自浪滄有别才非學之論掉鞅騷壇者或張空拳以角勝矣夫以體之所藴者淺學之所

益者深自匪熏長寧無偏局且極詩之道至于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綜緯三靈陶冶百物孔子之稱詩精而興觀羣怨粗而鳥獸草木其所苞孕抑何廣肆也奈何以吹笳鳴碪之節自詭于里巷之風為原夫嚴氏之論意乃以抑獺祭者固謂餖飣以示學毋若磊落以使才耳譬諸良賈雖有心計必有利源豈其抱計然之空筴遂可嗤猗頓為甕牖哉世之作者代不乏人二者並擁故難俛得魏晉以還子美一人而已觀其博極羣書馳騁

今古周行萬里瀏覽風謡渾涵汪茫千彙百狀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元微之稱古人之才茲總萃焉即所自名亦以萬卷既破下筆有神後人苟無是學空取其聲調摹而肖之衣冠楚相形似華歆方駕並馳不已遠矣近代名法杜者或得其皮或得其骨或得其筋或得其肉第其所至槩乎有聞若綜其學詣以元睹記益無有踰我菊山先生者先生體八斗之雄才負五車之博物心匠靡滯腹笥無方韻而為詩窮工極變曠引陶謝近掇蘇

黄巽曲同工動而合轍內無乏思外無遺格昔人所稱
萬象羅㑹富艷難蹤方之茂如也工部之學上薄風雅
下該沈宋古㫖蘇李氣呑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
之流麗故能英跱一時孤騫百代今先生不沿其末直
探其本堂皇森廣府奥鬱深謂其得杜之學肩前數子
又何讓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他人剽古人
之似以求古人之有先生有古人之有而得古人之似
九原可作工部必以先生爲魯男子矣視彼寒𧄍嘸腹

者裁製雖工邊幅自窘即成擬議之功終掩宏通之度並云尸祝于羨相去奚翅徑庭哉先生爲吾師宗伯毅菴先生之大父元葢嘗從吾師學詩矣窺先生之全而私淑之吾師不謂小子爲墻面也俾論決其意以綴末簡自惟淺才渺學何敢輕語大方姑述所蠡測者質于吾師如此倘作者之指可尋則雖謂元以管窺爲莛扣可也

錦研齋次草序 顧起元

昔士衡文賦有曰詩緣情而綺靡玷斯語者謂為六代之濫觴不知作者内激于志外盪于物志與物泊然相遭于標舉興會之時而旖旎佚麗之形出焉綺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綺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飾情而為綺靡或謂必汰綺靡而致其情皆非工于緣情者矣昔人言情致所託要當以意為主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夫苟不謂芬芳為意之萌芽金石為意之節簇迺于以文傳意之後旁舉而葢之至使雕繢襞績之工掩其真美

矯枉者遂疑雅頌之乎典非陶詠性情者之所庶幾也豈不陋哉盍余讀愚公鄭君之詩恍然更有悟于士衡之旨也愚公蚤歲工辭才名卓爍動天下其所為詩一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有頃工部集與錦研齋草行一時雅人購之緗楮翔貴居無幾何而次草出焉讀者謂君詩風韻秀出潤以丹彩當與徐庚顏謝分路揚鑣邇乃絢素迭施文質互用意若刊落華靡漸近自然者余三復詠之境取直尋理非外獎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使讀

之者神艷而色飛君第虔然求以自暢其情而綺靡之真致乃極于斯矣非夫洞蕩心靈曲昭文體孰能淵源入室臻此潭奥者哉故曰其根固者其枝茂其膏沃者其光煜天下未有情不深而文明者也太上忘情故忘言中下不及情故言而多躓若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惟善言者鳴而暢之于以導宣幽鬱之氣鼓吹休明之化俘中區以玄覽不有繼士衡而興者耶是在愚公矣

竹浪齋詩序　顧起元

余嘗聞人之稱治詩者以為必字字句句盡擬唐人而後可以為詩至其評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非唐詩也非唐猶之乎亡詩也嗟乎茲詩果若是乎哉夫詩首于風而風噓于世世降而風移風移而詩變此天籟之所不容已而至籥之所不能閟也故古亡是物今則有之矣古亡是事今則有之矣古亡是言今則有之矣古何必俯絀乎今今何必仰摹乎古並峙于寥廓之間耳惡乎同其在人也觸境而生情而情每以境奪因情而耦

境而境即以情遷葢今以昨為非而暮以朝為故烟雲動植愉佚憂悲日代乎吾前欲一有以留之甞見其變化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内感于情而外觸于境以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為聲歌當是時也急起而追之如兎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抒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真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耶且使采風者欲論其世而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真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優

孟真面目遁矣欲知古之所謂興觀羣怨多識者杳然不可復得于篇什内矣詩果若是乎哉竹浪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流輩室無塵雜居有餘閒而性獨好吟遇物揆咏奚囊所貯不可勝載君間出其什五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象也近不冥搜以為奇其銓志也真不强傳以為法能使誦者如洞其心所藴之情而際其身所涉之境視世之専摹擬而掩本情飾蹊徑而奪興象殆有夷然不

屑者且君方壯年舉其全力篤意于詩如鶚飛黄茲白而當禺中暘谷之時誠不知其稅駕所至要以得古人微旨于形色皮膚之外而獨出其真境界面目與三唐作者相証于千載之上使君而竟其所詣即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儆君知其不以彼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道久而後稍有悟于霜降水涸之理妄謂作者必超然獨脫而後可法可傳而惜其才志疲薾沓拖不能復振故因讀君詩爲次其所相合者如此顧終與切磋究之

即世不能亡疑余言而因以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為君東封函谷矣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

李叔茂南中集序　黄輝

南中詩叔茂按滇時作也往吾游嵩山南泰京從數為予稱叔茂詩予曰吾向者見之京師温清簡雅天資庶乎道恨交未深未之能悉也誦京所有數詩琅琅韻秀其人因遺書相聞自以得識叔茂晚今年七月有書從

汝南來恵贈我八絶句格渾神王音節壯浪益研于雋觀把玩吟諷松風竹雨翛翛從來來使人忘在伏暑者叔茂新詩也南中詩及雞足山雲津洞二遊記又如騎箕御風偕下朱天金馬碧雞昆明洱海之英靈靚麗充悦各貢所有而恐不得領欣然疾讀意如有得口莫能遽狀但覺灑然在庾鮑間行耳大都南中集如虛塘媚旭芳叢滃風比日益進如雲英洒空鵷雛獨上吾以窺叔茂才經緯世故無所不宜邂逅厄會早託林泉其懷

抱沖遠不驚寵辱一切物象之來牢騷靡入焉而惟幽秀澹漠之與謀天將曰益昌叔茂詩而後乃大授之以政乎覩叔茂詩者必謂從大復公來吾以爲不然叔茂詩叔茂之天也今夫三百篇鳳凰之律呂也而律呂之天何所不在故露霄清唳不假丹山晨林睍睆不沿九皐笥哢與性若盡萬物之吹皆吾耳也夫非其聲之足聽聽其天也仲默能詩能出於仲默之外乎何也詩之天於仲默乎安私吾故曰叔茂詩則叔茂之天也是說

也秦京習聞之京屹屹以少陵為天者也吾欲其返而京京從皇閣筆書來亦無詩俱豈其念離于人而未能遽合其天歟吾故答叔茂詩且為之序而並以簡京

平險詩序　黄輝

萬厯甲辰夏鄷都觀音灘平是名險也孰平諸直指黙南李公也事具予所為碑公以詩勒諸石諸灘上巴人德公平多矣不能偏頌頌以灘亡何成帙何和歌之衆歟詎足當陽春白雪之唱乎葢其情自有不能亡者歟

詩未有無因而作者苟出於情至何聲調高下之足論乎予數道峽中棹歌聲常在予耳大都與灘紓紓與灘急急歌或不暇百呼同懼灘去浪平緩櫂放流号謡悠悠與水演漾矣夫孰迫之然喜懼變于前而人聲隨之嗚呼往復之道性情之化風雅正變之故亦略可覩乎此矣當其在平不知平之為樂也由險之平易懼為喜然後知平之為樂也蜀故號樂土比年凋劫日甚水旱催采固亡論乃木之痡夷之祟盡江漢沱潛而灘之徼

我李公孰與挈諸安流而緩之檝也茲怗也固号謡悠悠與水演漾之音皦古之詩雖出於文質爲一婦人孺子而賢士大夫有所不能易逮其衰也野人徒抱其質而君子空有其文故詩日以離雖然其情在其道固未嘗亡也峽中古歌惟猿啼白勃牛朝暮傳之到今其語質而自文其聲皆悽怛哀厲而歡歌無間焉豈是數者獨感人而易傳乎抑未有易懽爲喜如公之爲平民不能徧頌而頌之以灘如今日者乎夫以婦人孺子之所

踴躍欲言而出於諸士大夫之口其於文質之道蓋庶幾哉有合矣昔寇萊公厄于此灘黃魔神見形拯之公險而濟神明呵護略如萊公予過此灘灘固無恙豈萊公不念平此如公之爲乎將其力固有所不至者然至今誦野水孤舟句使人如見寇巴東頓忘乎此之爲險公以平蜀之餘平及茲灘蜀之人何幸再借平仲而雅什琅琅視孤舟野水句爲比使咏歌巴人得與陽春白雪之唱共茲江山以俟采詩之君子傳誦無窮即平都

之遇且百巴東而況于全蜀乎哉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九

書程孟陽詩後　婁堅

孟陽少喜為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摹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冠即棄去經生之學而一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詣至蘇長公往往或斆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竝驚者

比壯且衰其為七言近體以清切深穩為主蓋得之劉隨州為多若曰杜之雄渾逸宕當今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肖於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或去之遠也家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南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為親疎性又嗜古書畫即非力所及一經于目能為人具言其所以妙顧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為人者要與之俱未嘗不從也然足跡所至僅北踰汴渡河至潞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

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于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為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頌刻誦數十篇無倦色當其在潞也乃肯彚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還寄其所知予得而讀之所師法不必同同歸于自得而已近世之論非拘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苟為新異抉摘句字為悟解如是而已昔予嘗聞長者之論凡為詩若文貴在能識真耳苟真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唐之詩人固多卓然名而尤以李杜並稱一代較

其優劣輒貽譏于不自量以此知昌黎非獨高文雖其詩間或過于豪放亦不當輕議之也彼有所自得焉耳若北宋諸作者通經學古皆可謂言語妙天下至所自得于詩亦豈尋常之琱瑣所可幾及而世乃目之為靡為卑不知其所謂卑且靡者何等也屈原變詩為騷自我作古而或者猶執九歌九章以訾卜居漁父彼不知也曷足恠乎譬之味焉如其衆口同嗜即伯牙之調也譬之藥焉如其百疾俱療即盧扁之劑也假令庸醫處方

族庖挾七而曰我伯牙我盧扁也將嘔噦僵仆日相尋焉尚何望于適口卻疾哉如孟陽之詩叔達論之詳矣而書來亦屬以一言予以為可無贅也則書其自少至今相與共適此道者以塞其請且以示兩家子弟苟有志焉求之于是編有餘師矣

香樹集序 唐時升

婁東李君伊士方習博士之業數過嘐城求其同志者余以為欲相砥礪以進取之事嘗與之語則有烟霞泉

石之氣出其所為詩一編曰香樹集而屬予為之序余讀之終篇清真瀟灑絕無世俗雕繢靡麗之詞夫詩言志志之所發咏歌之嗟嘆之而已雖其杼軸于懷也上出層雲下入重淵遠者在九州之外異者在五經之表自朝廟典章及里巷游談閨房褻語莫不畢精竭慮以取之及其有會于心而出之成文者不過言其志之所在而已至于其得失工拙之不相及則其材為之譬諸草木彼春而華此冬而榮或瀰漫于山谷照耀雲日或

掩映于欄檻斐亹風露則賦性之異受命之不齊也而莫不有天然之致若裁以綺緣飾以丹鉛不可同日語矣今伊土之詩已遵作者之途膏其車秣其馬何所不至而余又有以語伊土者夫唐世之為詩即其士人進趣之路也人主以爵位收之王公大人先達者以名譽扶掖之猶有窮不遇者今世之詩何異刺繡于文身之國執御于舟居之鄉安所用之屹屹從事于此得無非計乎夫封殖草木之根而露潤之土膏壅之而不揚

其華數年之後發為菁藻必當有異于前伊土且降心為訓詁之業取世資以養其親更十年而為詩則其胷中之所藏與耳目之所閱歷者益多皆可咏歌嗟嘆以益發其詩之光燄如高達夫五十為詩名滿天下未為晩也伊土以為然否

唐正叔詩稿序　唐時升

唐正叔有黼黻之性方結髮時所為制義已布遠近君眉目娟好氣宇脩然軒軒霞舉無不屬目相人者云法

當大貴推其生年月日時亦云與相合後自鄉薦至對
大廷當無一人居其先者既連不得志于有司所與游
者猶稱其言當驗之今強壯之年已過矣而翹然自負
之意不衰然其懽愉慘悴感憤無聊之思有非俳偶
訓詁之文所能發舒於是溢而為詩歌舉以示余夫心
之精微出而為言言有工拙則係於其材而言其所欲
言者則一也唯制義之文則非言其所欲言而求彷彿
于古人之所當言與所未言者工者不過優孟之似叔

教拙者則捧心學步而已此真壯夫所不為而正叔沒溺于其間數十年雖為遠近所羨慕而其自負之氣未能發舒其十一於此也夫詩能窮人今之世雖日光玉潔快字凌紙不能取魁介以信術者之言但于此可以自見其黼黻之性而其得失又不取決于有司之好惡士之不遇固宜託焉以娛其暮年者也正叔才氣尚王思如涌泉顧蝦其俳偶訓詁之力勉承千秋之業既以自娛又時時以示余余亦待之以娛老焉于是題其端

壬辰玉紀遊詩序

唐時升

壬辰玉先有紀遊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自浙江北至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麗江湖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而懽愉惻愴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蓋余足跡之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已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

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葢吾之于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静而遇之其感深況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于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景會心輙欲有述懶復自廢今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黙黙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烟野焼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托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言欲以居厚而免于忌滛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遥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淡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

之數者獨具心手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户乃簡棲遥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為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具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牙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踈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

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諛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强友夏以必聽而

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問山亭詩序　鍾惺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為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為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

有窮而必變物有極而為奇石公悉世之羣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為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絶才異骨所為詩有蹈險經奇似温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蘊藉頓挫沉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為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為季木者而以為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常蘇州者也亦烏在為季木哉

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為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為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為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為濟南首難者

種雪園詩選序 鍾惺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于天下之莫己知而姑求知于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

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于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兮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壬子後始能為孟和始能為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為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

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為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舍金石草木而為藥可乎雖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列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質之海内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為富有日新其力必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和寧為此不為彼曰知已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已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人也孟和不答孟和

問予予亦不能答

潘穉恭詩序　鍾惺

予乙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于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未嘗不序人詩也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

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脉情深究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踧踖舌撟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激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警人傳之或遂為口實元長之論是也煩稱恭語元長請為削此

竟陵之名與迹予序予詩以報予稱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稱恭生新安居于真州真州為燕齊吴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于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于酧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吴兩浙八閩之巨麗杖屨無所不到不患于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于聞見之不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于意興之不酣而稱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

抑欝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懐留心邉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穉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顧穉恭富有日新推名匿跡黙遊于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穉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州也横山社則穉恭之横山社不曰新安真州也燕遊草則穉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真州也予以一帙從穉恭後請告兀長為削去竟陵

之名與迹而曰孳孳焉稱恭許諾

徐元歎浪齋新舊詩序　鍾惺

惺論詩人罪其苛于今亦苛於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為不可斯之謂苛夫詩之所不可而吾以為必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恕于已而無損于人惺雖愚不為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為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

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亦何𨿽于元歎而畫之哉去嵗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嘯樹編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為

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亢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寛也其故可思也

詩歸序　鍾惺

選古人詩而曰詩歸非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

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猶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

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為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内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

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為之一易而茫

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我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未得不有所止者也

潘無隱集序　鍾惺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

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乎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為冷為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

背以其身遂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為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

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予
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
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
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
水汩没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嘆曰先生將移我情
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
為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適然
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

以友夏為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為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友夏也非泠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嗷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隹隹之中者也

董崇相詩序　鍾惺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姓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為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為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

為詩者今讀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為名無損益于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為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為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閩有董崇相先生者

其人樸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為詩似其為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于同能而亷長者遜其專謫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銜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為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為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

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為之深省内愧焉於以虚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蔡不瑕詩序　袁中道

詩以三唐為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若維若頎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内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僅僅矜其彀率以為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

格套真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于俚矣僕束髮即知學詩即不喜為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樸鄙處未免遠離于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我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谿刻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盖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

皆過矣近姪子祈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矜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寓而亦有不必寓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如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篔簹谷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清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為詩妍妙春融不瑕年甚少即未窮其變化已自具詩人丰骨山中清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

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

彭興祖閩游詩序 何喬遠

崱嶵崒嵂合襟環紐別丘壑而異泉石者閩之山也驚鞺鞳澎湃洶潟汗漫立洪濤而王谷川者閩之水也蔟然而冬秀煜然而秋華者閩之草木也腥然而風嗷然而

音樸然置阱網罟之下紛紜怪倣不可名狀者閩之魚
錯禽獸也愨然而忠信侗然而不善為嬛娟者閩之人
也質而有條訥然而多情思隱乎其麗於文行者閩之
士君子也核而不靡欝然盤洑迴亙有體致者閩之文
詞也嘗覩夫名邑大都聖賢産孕之域帝闕王居之壯
偉而談者不能髣髴其什一又嘗讀古人之文章奇瓌
幻變竭態極命使人恨不得裹糧一覩其處及偶得至
其處則多寥寥荒潤頹垣廢墟隩山激瀨之所區叢何

則係於人也有可以摸擬形容而言之者不能其什一頹垣廢墟陳山激瀨之所區叢善為文詞者不啻倍蓰什伯其本原而今人有不得裵粮之恨世何以不貴能言之士乎夫閩亦一天地也閩得以游興祖而興祖亦樂游於閩閩與興祖兩相得也今興祖不能言閩何以所至矜履駢錯筆札紛紜有日不暇給之勤勞也覽之者觀其閩游之詩則知興祖所以不暇給於閩士君子者矣

杜注七言律序

何喬遠

嘉靖初年晉邑有趙虛舟名本學者趙宋之後也布衣大隱究極古文讀易書得聖人之指蓋深浩淵博之士而吾邑此時政當拘牽佔畢株守宋儒以求科第之日初不識虛舟為何如人而虛舟亦不屑與世人一吐其胸中久之而虛舟名不殺矣余為鄉舉時讀余都護集見其談兵說劍時時推本於吾師虛舟者第心識之矣宦京師見當道已為刻其韜鈐諸書而嘆曰世亦知有

此人那比者吾友黄懋弢得虚舟所爲注杜聲律出而示予懋弢既好其注益論考虚舟平生而始大驚以服以爲何得斯人泯然吾世吾黨當相與表章之嗚呼余都護公秉心忠孝深謀遠畧有底盪江南之勲而心常在於朝廷身没之後東粤吾閩且憎有口又從何而識其師哉誰能不波耳目狹議論苛刻乃至於是凡虚舟所注杜詩盖依杜公年譜按其出處考究既精闡發復確深嘆其壊於劉須溪之評再壊於虞伯玉之注以爲

杜公危死之一會於近見敖陶孫評謂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無能擬議今觀虛舟所注與敖同千載之下並名杜門知己已藐弘家又言其官鄞下時趙府有趙虛舟名又言其能曉大還之術予不及詳扣於趙之子孫不知彼時曾遊王門與否然政不必問其子孫今世自知有虛舟可也

醉墨樓詩草序　何喬遠

詩之為教也可以風風雅頌不同辭其為可風一也優

婉哉古詩十九首也彌降彌下何其遠乎風哉予居常與傅國毗論詩而難之夫其平直則傷率易委曲則傷雕鑽創言則傷師心祖僖則傷襲套持今之耳目耳目乎古人抑又異矣古之人亦有平直者亦有委曲者亦有創言者亦有祖僖者今之人以為古人弗駁也而駁乎今之人予與國毗何居乎作而斷今世之人好乎作而蘄後世之人好乎予以此上下古今不勝狂誕則謂詩一亡於曹植再亡於杜甫餘子碌碌不足置喙何以

說也詩如曹杜攖撫諸人才情兼收衆妙備極過此以往無或未施所謂殷周之樂盡矣若夫美無儷至中不疊雙與其該焉而未精不若專焉而獨潛此又才之不可得兼焉者也國朏從少言詩豈不能具體彙狀要以獨潛專精又安得兼之國朏之詩學唐而為之也五七言律乃唐人繩趨尺步之作辟以三尺法持平少扞文網慈毋操篳矣國朏於律詩而家焉思必有獨至語必有所出一字未妥千金不易晝以亡晨夜以亡旦誠不

知其心之苦又誠不嫌於見短釋其具體而以偏師求是於古人故其為力也專而於風之道近也嗚呼國毗勉之詩一門耳生死豪傑於其中而不得出焉久遠者累年代而不得出焉是以唐末畢刻縟而宋人窘名理也

治城詩序　何喬遠

自予治軍司空閒無事庚生則挾詩數過予庚生曰吾黨幸以是業附於當代之契烏能曠焉不痛談得失向

背之端於千古之下吾將及子有論著生之言曰凡詩之道非謂摹古人而象之之謂也又非謂離古人而去之之謂也凡結撰之體千百年不變而造物之精華景象用之日新而不可窮夫以日新之至變合不變之體於古人而不越畔吾之守此有日矣子所以益生則謂古之作者非徒取合於古而已皆有以明其意使千載之下如見其為人居亡何庚生將試南都而且別去則出所為舊遊南都詩示予命予序且嘸然若不足者夫

生也取骨於漢魏其旨遠取態於宋齊其詞艷變出於心矣體合於古矣抑予聞之善守善化善聽善廣生誠守其言無易而以吾說兼焉不化且廣者未之聞也

卓光祿北遊詩序　何喬遠

光祿卓徵父以詩名越中壯歲擬初學記白孔六帖作卓氏之林轉轂藝苑比之泉布見王元美倣江淹爲集體詩七十一章欣然效之旦夕成篇蓋欲追先輩下攝時選而與之較絜畢極情態以自發其所嗜徵父之於

詩可謂至篤好矣徵父之交上自嘉隆之間世所稱大
方鉅匠其所及見者自酒下人拘徒能單體小品以下
其耳所極聞者莫不尋聲望景投意委志而與之游從
日益奮當世之采藻合於古人之菁華以自廣其才趣
是以其時謳歗乎都市吟諷乎江湖懸購乎羽士之宮
于是擬觚之流即徵父所未聞者莫不願交徵父而徵
父又得之矣夫為之不已而尤吸呻擷掇以自取盈其
既也則人未必能自擅而已已收其專全此自孤方小

技之家求極一藝以至大人君子欲長德而增聖者也莫不皆然予見徵父之嗜益不衰其詩當益遒以老也予習詞最淺交徵父最後徵父朝交予而夕責予言以序其詩蓋予之所以得交徵父者即如此矣夫徵父之詩今則固以道且老也且待余言為之贊哉故論其所繇名於詩者出於篤好而多求也徵父有詩千餘首已先行茲復數百首則得諸內饔之署故謂之卓光祿詩而次其目曰北游

吳楚游草序

何喬遠

季立陳公以甲辰之歲自三山出遊南都訪兄廣文先生於饒尋白嶽登九華陟匡廬上武當復泛彭蠡還南都又復之饒蓋以三年所戊申之春過余鏡山出詩示余曰此子吳楚游草也而語余曰余游有數樂焉自裹粮寡疾病不怕死不戀家凡世人之游非真游若吾乃真游耳仕宦所至車馬之所淹登陟眺聽矣而仕宦也商旅所經或時有焉則商旅矣江南北人有進香梵宮

禪刹之居則祈福也山人詞客時時至焉要以謁貴人職名耳自吾裏粮而無待求人自吾寡疾病不怕死戀家而何所不可遊吾遊之市鎮市鎮人問公將何之則應曰吾索一人負吾遊之城邑又問公將何之則曰吾將謁一貴人吾友佛宮禪梵之下問吾將何之則曰吾進香焉世人之不無事漫游也久矣吾率率答之而不言所以吾自游自樂耳季立所爲詩本之多識而出之自然有元白之風要以興到爲之若不搆思淺見寡學

者苦心不能至也其構求音韻字學一聲一響一點一畫莫不究根源窮指歸近作毛詩古音攷傳於世金陵焦弱侯最好之季立好談論晝夜申旦不懈時時飲酒徤如之二十備諸生講聖賢之學授徒說經履滿戶下三十餘從燕趙走邊園悉得其險易形勢與故大司馬譚襄敏大將軍俞志輔戚元敬相善慨然有志於功名因之得官為驃騎將軍官七年許忤當路大吏棄去不顧名卿大夫强起不應索之不得隱黙避世營精千秋

之業邇年亦嘗走粤東西其意嘗欲適陝入洛觀於龍門西下巫滇以畢其游之所極其為人也如是余竒季立是以備論與海内同志共知之盖世人托為游而季立乃真游世人强為詩而季立乃真詩季立游若詩未艾也真游真詩余已於是編得之

吴先生詩草序　何喬遠

詩有三宗三百篇尚矣則有漢魏之渾與六朝之綺藻唐人之流麗又有五派則曹子建之俊劉沈謝諸人之

婉美陶元亮之質逸李太白之飄翩杜子美之鉅壯於今之世又有五方則關洛并冀之人踈以勁巴蜀之人肥以直吳越之人清以佻楚之人倔以蕩江閩之人質以方五嶺之人暢以稱於今又有三好則有李獻吉之軒朗李子鱗之峭潔王元美之瓌富然而學子鱗者多矣蘇子瞻之詩出於陶白黃魯直之詩出於杜世之人謂家而不好為甚哉耳食也夫子鱗則善矣而學子鱗者乃至叫號豪舉以為別出聲調而吾求之古人而不

合唐人識以聲折為雄壯勢奔為清逸況夫聲折勢奔而且未必有也觀可吳先生夙起嶺南為之領袖於詩尤工而好之其初計偕則有石龍軒草最後客徐州者久之又復上計則有寓徐草既教閩永復有永署草已令興安左遷吾庠而著作日益富先生之詩不求諸遠而自不見近不待離而自無不合出諸胸中之武庫而實若在豆登几席之間嶺之先輩故有孫仲衍梁公實黎惟敬歐楨伯諸公而先生之詩與相伯仲蓋天與之

以方而先生又得於源流者遠矣今世以求合于鱗之執為奇而先生反是予知先生之詩不古人不已也升降之間可以觀學故予為先生論而欲與先生共勗之如此

鄭道圭詩序 何喬遠

今世稱詩者云唐詩唐詩云爾予恨不宋又烏唐也天地古今景色法象布濩流衍何所可窮千百世上千百世下心思神智何所不極有宋諸公業挺然以文章自

命其有不竭一生力思惟結撰出前人所未嘗有而徒襲其影響跡象以相師者耶且夫既唐矣胡不漢魏也既漢魏矣胡不三百也且夫一唐矣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獨宇宙之間不容有一宋也宋亦一代之人凡前輩今日所以不喜宋詩者目皆未嘗見宋如瞽人隨人而言日月耳子讀丈與可秦少游陳無已戴式之諸公詩莫不鏤心刻意有物外之思子讀唐人全詩上自渾灝下自鄙俚舉凡人情物態可以敷飾風雅者無所不點

染而世人亦未之盡見其所見者楊士弘之正音高廷禮之品彙而已宋人最好唐詩莫如嚴滄浪予取滄浪集讀之如肥酒大臠可供一嚼而不可咀劇飲彼皆為唐詩所限而高廷禮列韓昌黎於正變亦殊失之夫昌黎古詩奇字奇句學三百篇而為之者也宋諸公長句之法皆祖昌黎而王荊公蘇長公尤甚諸公各自得意各不自言而音響臭味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予友鄭道圭子熹具文詞於羈州之日而今讀其詩有唐之氣

有宋之骨有先輩大方之度予喜其有合於予心也夫予也少而稱詩最篤老則廢而反求諸學問而名為知詩則予不敢辭也予也與道主無為唐詩無為宋詩為一代明詩不亦可乎

郭張虛詩稿序　陳懿典

記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夫子論學詩而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而後曰可以怨則聖人惟恐怨之流於悱惻悲憤而遠於温柔敦厚之本旨也然而

風雅之流往往隨氣運而人莫能主三百篇中已開秦風其變也不能不至楚騷之深於怨也漢魏變騷而盛者也六朝變漢魏而衰者也唐初盛而詩律乃稱大全然有初盛不能不漸降于中晚有中晚不能不漸降於宋元雖以歐蘇諸君子而不能一望於唐則氣運為之也然而各出於性情則一也故宋元與唐之中晚未嘗不與初盛六朝漢魏並傳吾朝自何李出而詩無不尊初盛者大歷以後遂退之於閫外而世猶未盡然永

陵中李歷城王婁東六七人執牛耳而號海内海内靡然向風當其時分宜秉重自以為作者所推轂毘陵晉江皆一時名流而竟不能奪王李六七人之氣而拔其幟此豈彼六七人之力遂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則惟成弘以來人文之赫奕昌熾至嘉靖而極王李六七人因而適収其成也三十年間稱詩者未有一人不尊王李者乃其在今之時學士大夫以及山林稱詩者未有一人不謂脫盡王李之習而乃稱美善者此何以故物

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譬巾幘之高卑衫袖之寛窄循環之勢固然耳余嘗謂詩不尊漢魏初盛而反稱宋元是貶周而尊漢也非也若必尊漢魏唐初盛之句字格律而自掩其性情此優孟而蘇黄也尤非也欲為可傳之詩則試取古今之詩所流傳者讀之有不出于性情者乎有寫其性情而學步借面得稱美善者乎余友郭張虚槩察汾源先生之佳公子也先生深於詩而不近詩名所著韻閒而意遠張虚負才豪儁而湛於思少時與

余結社講藝性好稱詩已游南雍游粵游晉遍交海内登壇之彦為詩益工余入詞林每苦吟未就張虛時時詩寄余未嘗不豁然如助我池塘句也後張虛留滯長安余深得其鼓吹詩腸之力然性懶未能竟而張虛聞余性情之説心是之張虛宦蜀益部山川發其菁藻有杜陵客夔之風解官後浮沅湘過洞庭想見靈均以來離憂之派為詩益富發乎情止乎義理未嘗以牢騷不平之氣怨悱發憤於當途其詩清婉而多風柔情而不傷

於媚雄沈跌宕而不亢於貌庶幾尊唐而不局於比櫛矯王李而不至卑宋元者張虛年方盛宦情他好盡捐而專精於詩不獨家傳籍以濬發將大雅推為雄長茲集固不足以盡張虛也

王獻叔詩集序　沈守正

今之言詩者如麻竹萑葦所在有之而其病則一大抵擬議多而性靈少急欲為詩人也急欲為詩人故愈無與於詩古之作者皆非有意於詩者也歡忭愁思勞呻

康吟迫於不得已不知幾許之爛漫而境會偶值竅籟忽鳴後人愛其音美聲亦悠然其不可已因譜之以筆墨被之以管絃而謂之詩唯其不可已也是以傳之至今迨夫學士大夫習而課焉山人墨士貿而走焉寒酸山癯竊而文焉去詩已遠矣況乎轉在倣効蠅集蛙傳閉戶刻陰組句織字甚有篇成而尚無題者彼將以五字七字遂詩也歟哉獻叔工詩所刻金陵草膾炙人口居常善病不多作感觸酬和伸紙疾書無若吟態漢魏

三唐日不釋手絶不刻畫摹肖遺詞使事俱近自然今集俱在一自性靈出之豈與刻鵠畫虎昔人所譏重儓婢作夫人者等乎予嘗觀詩人必有所反不反其詩必不工獻叔精舉子業恥不為家非無錢粟可部署者未嘗持籌無濟勝具好遊不勝酒一勺輒沽酒喜與人共飲無狎邪行而好譚艷情事凡此皆反也書冊所不能載漢魏三唐所不能授者此也予所謂性靈者近之宜乎其詩之工也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二

穆仲裕詩序　趙南星

或謂巢父許由能詩乎曰能龍逢比干能詩乎曰能平原信陵能詩乎曰能見之乎曰未也未也何以知其能曰人之志發而成言言出而成聲志美而言隨之言美而聲隨之二者合而成詩彼夫脫屣萬乘之實也談笑鼎鑊之臣也義高秋天之倫也而豈有界言凡聲乎哉東明有穆敬甫先生者忠孝節信行名白著天下莫不

閒朝家用之銓曹將大任之而為權奸所害終身禁錮以其盛年讀書萬卷為文萬牒以上天下又稱詩人然先生其人即不作一字吾必以為能詩先生有子曰仲裕稱才子有其父風天下莫不聞若仲裕者即終身不作一字吾必以為能詩而仲裕自少而無俗學之障翳脫世榮之羈羈暫為散吏旋以病免盡讀手澤之遺書徧交父行之耆舊其世業詩也其嬉遊詩也其談笑詩也其嘆唱詩也其入于耳觸于目莫非詩也口出而若

神思動而若淵無所不合無所不似無所不徹無所不臻其妙豈非其風骨襟期自有殊絶異等者耶余不識仲裕而知其能詩得其詩讀之語語皆合契恍惚見仲裕也而為之序之如此

三溪先生詩序　趙南星

詩也者興之所為也興生于情人皆有之惟愚人無興俗人無興天下惟俗人多俗人之興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以發之于詩其所為詩率勦襲模擬若優孟之于

孫叔敖也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彼其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吐吟謦欬無不高雅而孰能及之江淹雜擬往往逼真至種苗東皐躡月紡績無乃婦人開逕望三益學究語耳淹浮華之士去陶詩自遠論者每以陶詩不文是以浮華為文者也丹陽有姜三溪先生者王方麓先生之師也王先生稱其居家孝友典州有惠政未老而歸杜門讀書其詩似陶淵明余讀其詩誠然王先生行誼修潔博極羣書學醇而識精故能知先

生之詩先生于淵明無所模擬淵明皆古詩而先生多近體其中情勞故無不可舉以示人其意真故其詞不雕其得趣深故其度閒貧而不懾遠而不放素而不俚誠哉其似淵明也惟其人似之也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嗟嗟天下之人孰有仕宦而貧未老而歸老而好學稱詩者乎是先生之曾孫抱宏天下士也多義氣與余游以其詩示余余受淵明之人之詩自以為

知之故知王先生之言有旨也

花萼堂吟稿序　趙南星

余為諸生時即聞成安有二蔡云長曰孟受次曰仲開皆聰穎夙成博綜典雅趙魏之間為詩者故少而二蔡與東明石拱辰穆敬甫以詩倡和每出遠邇傳稱之二蔡又皆孝友倜儻負意氣立然諾名聲藉甚孟受居官彊項不能自推于權貴屬吏之貪污者即有奥援必奮力擊之而安福劉侍御臺劾江陵時孟受正為僉事遼

海附鷁之徒迹射之竟罷官仲聞慷慨有大略其備兵
岢嵐時中國方與俺答講互市俺答桀黠其妻三娘子
者能制御之至諸邊兵使者皆不敢與相見仲聞名輿
相見諭之以禍福遂聽約束金繒之費嵗省之入鎮省十
九作塞下曲勒石紅門外當此時仲聞望隆中外與同
事者詣制府制府再三揖謝仲聞坐有間再三稱之而
衆皆相顧五色無主竟以歆章中之而仲聞歸矣二蔡
氣節事功犖犖可觀其弟叔達氏最晚出高才多學能

詩如其兩兄試為盂縣宰神明愷悌治行于晉中寡二于是趙魏間稱成安三蔡云余釋褐時識孟受京邸仲開以征反寧夏功起有以宿訕害其功者余在事為爭之未幾仲開以功成退余以罷歸仲開再起遼海過我部上既而叔達持其兩兄書來益向所聞三蔡者余皆識之風流瀟散如所聞而忠赤之心剛挺之氣流俗未之能知也叔達為盂縣則仲開已就世矣孟受春秋高叔達乃刻其三兄弟詩曰花萼堂吟稿者屬余為序蓋

孟受仲聞宦成遂歸而接之以叔達所謂父母具存兄弟無故豈惟無故又聰明材美俶儻不羣波大聖懷不感之悲古賢發皆有之歎惛矣則亦無故是幸而何必皆才故士聞天下有一才則不難陵峥山踰深溪求交也而乃淑秀鍾于同氣瓌朗聚于家庭白雪之調同高流水之絃共賞其人皆等而上于羲皇其詩則臨而亦為大歷既翕且耽倡予和汝於鑠乎盛矣迨乎仲聞云亡叔達出宰孟受老而獨居昔盡同株之歡今軫異林

之痛敘歡之作雖孤起而易成述痛之章雖有和而易廢杯斝興嗟毫楮隨淚睹昔日之所為詩緬焉在目哀也甚矣逝者如斯豈不悲哉茲叔達之所為刻其詩也夫有朝必暮何盛不衰惟夫雅人騷客飛文奮藻攄蓄積之情敷寫其所感觸傳之其人而被之管絃此世代之所不能限也三蔡之詩足當之矣人三為衆而況兄弟三人皆躬儁才此古今之勝事也且其人皆在賢豪間俠者慕其氣決君子欽其孝友文士愛其研詞孟受

之方格仲聞之膽智皆已流聞天下而叔達之事業未艾凡此皆足以不朽草花之榮悴亦何悲之有哉請以此慰孟叔氏而仲聞亦可無恨于泉下矣

李大生吏部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今人皆狎詩而敢為之狎詩者以為其道高之僅連騷賦之情界之已歷花酒之氣而敢為之者以為其景可騷邀而雲亦易召也如此天下之視聲律之學猶俳弄然猶且竊名于經而曰詩豈不悖哉天下皆竊詩則不

可以不正詩天下皆正詩則有不可得正者夫竊之與
正甚難明也竊詩皆以其聰明正詩皆以其法以法正
詩天下之聰明皆能畔法以吾謀之欲以法正詩不如
先以聰明正法也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
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是士不敢言聰明如是為詩亦安
往不得三百篇乎且夫三百篇者情才之大聚也世人
以為三百篇自有其光大和平而以世人所務為纖豔
詭險者三百篇則皆有之故以為其豔莫如曰胡然而

天胡然而帝矣以為其纖莫如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矣以為其險莫如曰游環脅驅陰靷沃續矣以為其詭莫如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矣然以三百篇之為此而皆以為法世人之為此而皆以為聰明世人之為此者要必有法而皆以咨其聰明三百篇之為此者要極聰明而皆不敢以議其法此其道不可與世人言吾友李大生則固知之也大生之為詩有其十五風之華煥二雅之宏茂三頌之肅穆而又有其郊寒島瘦白俗賀鬼

其為十五風二雅三頌者人不得而及其為瘦寒僊鬼者即亦島郊白賀所不能為是故以大生正詩必不沒法以大生之法正詩必不廢聽明此其道即大生不能為世人言吾固知之也大生之詩豪舉縣其早第曠目邈心縣其官大行輶軒四收潛靜致靈縣其入為吏部聲氣通徹其折至幽仄縣其不容于時操深慮遠以為之文心顧以大生居官嚴鯁倔彊天下想其人以為鐵石乃其在田蕭散夷曠天下讀其詩慕其風流大生平

竟聽明耳天下之大昧在于偏使以壽其富貴爽博以莊其貧賤長樂誠癡積平生不喫茶議畫豈非訛漢乎

諸東方年兄詩序　方應祥

王元美論蘇長公若謂其才掩于詩學掩于文以為噴此自其以元美衡也長公蓋以初唐之詩為文而以兩漢六朝之文為詩所顛倒古今以操其勝元美亦在其顛倒中而不覺耳文與詩之可相為也莫如我明舉士之經義故予之治經生家言嘗取于詩以為之當世風

雅之士時有過而臭味焉者顧予不敢自信也夫以我之肄業于詩而未能安在佹合于文者之非實悟乎東方之媚于詩也吾以其文印之已經緯之精變四始六義之要渺寧是肄業及之通理性情之微以磅礴于筆墨之際柳何渢渢乎先正大雅豈弟之音也言成乎心韻以出之詩于何有東方去經生甫為詩未幾何而編纚纚讀者詫其工之捷孰知所博依于文者固已夙哉夫神之于人也無所不泌特患乎有物以渫之文與詩

其一端耳且惡定其孰為學孰為才又縮縮焉分儷而偏衡之此元美之所以無解于太原之目論也東方生不善火食啗果蓏荇芡以為粻徹夜目炯炯不假寐至乎弱冠一日也聰明湛然于其内人間酬對之紛譁若有所不聞而不見疑古服食度世之流歷化而至者其神全矣哉此全神以遊于世規規語言文字之業詎足概之乎曰有而媿一伎之末工且僦其筆研以從東方相尋于混茫惝怳之域矣

李木夫詩序　　官撫辰

人不得其間以游焉之而可得其間以游焉之而不可每讀熟書遇熟事習習然莫得趣味有一日焉忽以爲非常所見非常所思熟者翻然生故者煥然新是果彼有時忽能生以新耶抑我忽有所謂間焉者出焉而後覺其生以新耶當其未間也滿腔子都是學問知見故事新情填塞于中不容有髮所主如是所遇不得不如是因與之相沾相滯而不相脫則所遇者有其熟而不

能有其生矣故以著見于事蹟詩文亦復求得新而仍得故甚且求之意而并失其故大抵皆然吾友李木夫少年裘馬脫落不羈揄枋小趣兩拜為令不家于官僊游有異政即兼攝數邑亦無所事事慶雲有城守切切不求欽量移少府于淮余過焉見淮署中復作何事吾見其手一書教于時取黑白棋着數枰已耳於木官時興致不少損已乃出詩如干篇序焉木夫故非有意為之以之求名于世者也何其選意命詞都與近日名人

不相類與蓋直如映水芙蓉鮮新自得能令剪綵者望而失之有意無意之辨若此又何也有則不得間無則其間乃露間之為言閒也如物之有閒空處也間之為言空也中有空處則能發生于外外有空處則能容吾中之發生焉耳故中無窮外無窮凡物未有無間而生者未有不生而新者故為敘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三

葛子溪中草序

官撫辰

景物無關性情事而吾之天之寄之者景物無非性情也其寄之也若氣乃達而之聲其和之也若天乃游而成句句天然而四時之氣具焉非可強而致也人不循其本而或謂詩之為趣饒于林壑而歉于市朝如是者命之曰窮或又謂宜于窮愁疾苦而少損于豪華樂事如是者命之曰瘦彼中無所得而猥云窮瘦其為性情也矯此復無取于窮瘦而矜容止作豪興掇繁藻其為

景物也暴驕與暴泰交熾皆自塞其竇而焚其和而不能通者也今葛子漢中草葛子詩之第十八集也集至于十八其為候不可强也漢中者何秦淮也葛子生長具區之洞庭寓于秦淮水閣而有此草想葛子胸涵具區而目養秦淮六代人物四時歌舞今古興會烟波明滅于其間者不可勝窮余讀其詩謂其細若氣其蒼若天而不知其入處之何從葛子曰此道不日進將日漬壁進一字須窮力十年所耳初與曹能始與十年而進一

古字繼與鍾伯敬與十年而進一學字今雖老未輟也余歎曰善哉萬子之為詩也其斯以為漢中哉其學也細若氣矣其古也蒼若天矣其進也寧有量耶余訪具區手萬子詩以當同遊山光水色容漾空明渺焉于懷故知其養于萬子之天者雖極耳目繁華之致不能以相奪也非有物焉相持以勿奪而和之以其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廬山詩自序　官撫辰

自余遊廬山後今十年往矣山居有制藝復有詩制藝梓入槖草中詩括囊十年未敢示人也年來吾家仲山居有詩昨歲家大人探奇至匡與同遊者唱和觴其詩以歸遂榜蘆林為古廬山寺正其譌非今人所辨也余觸昔年情事亦搜舊所為詩憶余居匡周伏臘得雨雪晴陰變態差備時出輒窮其幽略述一二以告來者余尋三疊泉必穿古白鹿洞非今之所謂白鹿洞也人不能至洞則所云三疊非吾見也吾所見其天匹練其屏

疊嶂削萬仞其逕有絶有生使樵者前斧闢且行里不
可以計其莎齒齒其下泡泡縱且蹲受趾者如數經其
門有傴僂者有開窗者不可以入走入宮聲其轟萬響
皆廢無停瞬息終古想當然窺其室深深坐其扉黯黯
是時喪我不知身之在天在地在龍宮海島之何處考
其通於人間則朱晦翁已老不能見倩門下士圖畫之
以當親見過此有奇歎守之明人兩得入崆峒子也陽
明子也余乃今而後繼之憶是時與余同快勝事者僅

一芝山于諸同遊者未敢望見谷口矣即山居老翁曰有閒而已矣嗟乎三疊泉之詩於匡山如彼余所得於泉如此然則為詩者雖有杜謝驚人之句將安用之余是以囊其詩十年不敢以示人重詩哉其重山也他如五老蒼然鬚眉可數佛手臨空見者生敬山麓石門懸崖欲墜莫敢仰視柴桑栗里水簾一帶耕鑿想見羲農至今心骨閒恍如有物豈以詩為哉依徊久之余詩終不能以存山存其有詩而十年澀澀不敢示人者以此

見其非負山也訪山在萬歷乙卯季秋朔是時也山鳴有聲如奔車三日三發乃止天啟甲子初夏題

九籥集詩序　宋楙澄

嘗觀游于魚矣觀飛于鳥矣彼都無所為品格學問才情風韻也而盤旋迴翔動成文焉試語以若何而善雖折其翅尾豈能從哉惟人亦然歷三代而周初家自立戶未始借人門牆也借之自嘉隆始至今日而舉世盡新豐矣近且勦為巫辭真語瓶罌之花虎豹之鞟以號

于衆曰是為至文豈非詩文之大厄哉所以溫醕至此者品格學問才情風韻悮之也余以為飢則思食寒則求衣一皆出于自然令捉筆之時而有如思食求衣之不得已焉庶乎亦鳥之飛魚之游矣此吾所以恥吾之詩文而不忍復作也恥之而顧梓之堅吾之不復作也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四

方君節寒蘭館詩草叙　張鼒

三百篇變而十九首陶變矣而有遠心杜變矣而多愁憤乃其變皆極詩人之至何也夫情至而句真不暇擇于口而讀者自相遇于各至之妙豈在聲韻之間間係理哉古之為詩者得于情而寄于雲煙草樹今之為詩者得于雲煙草樹而驅思慮神情以從之夫思慮一逐于聲向而去元初欲言之志已千里矣此詩道之所以敝于變也韓子曰夫和平之音澹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若是豈非人各有詩哉吾年友方君節湛思好古而工

于稱詩讀其集渢渢乎雅而深華而不蕩稽于則而約于旨美矣或曰君節詩類杜余曰杜之前未有杜也夫合辭比義諧韻徵聲而第以貌君節則君節依少陵而有詩矣夫詩之道以養人心厚天倫而移風俗也故少陵之詩不異委巷婦女而其閒忠君孝父之至情雎鳩鶺鴒之深韻人人言而人人不能言者乃以為情之至焉其不依于雲煙草樹以為工至明爾故為律為騷為雅為史無所不有而皆其情之至者自有之君節少與

伯兄直指先生讀書同卧起友愛真至而湛于道德之源觀于性命之故既和且平以養其至而聊以寄之于詩歌故其詩引興高而託類遠超然獨立門戶而不專于聲韻條理以競其工拙若是則君節之詩固有本矣吾讀其寄兄詩曰不聞鶴禁歌鐘鼓但見貂璫上椎錢又曰萬里風沙雙眼淚十年心事幾行書其憂時事懷兄弟不知者以為少陵句知者以為君節句也夫君節以天倫磨澤涵其性情和平之致而施于文章名實之

用又豈直聲韻條理可以觀君節哉夫為逸民之潛為多故之少陵其又孰與為太平潤色之君節也則君節又且擬軼二詩聖矣

張園樞詩序　葉燦

人之有所營之也其有所用之也唐之詩猶今之時義也用之斯營之矣今人之于詩則無所用而營之者也無所用則曷為其營之也用不用不以置吾心焉吾以適吾趣而已嗜好之極至廢寢食殫心力以營之更甚

于有所用甚且不難損其有所用以徇無所用者世所謂迂闊不切于事情人也而畸人韻士之本色往往如是余年友張圓樞秋水為神冰玉為骨望而知其為風塵外物也圓樞之詩也中散之鍛也于獻之竹也元章之石也一也其所嗜者非人之所嗜者也若夫人嗜而嗜則衆人而已矣衆則不能獨而烏乎詩性有獨寄情有獨鍾而不肯與庸庸碌碌之輩同生活是我圓樞之為詩也

李升公詩稿序 文德翼

人必介然有以自信不為時習所移而其行于世者乃可以遠古道衰文章廢而詩亦因以微更千年而未有以救也聖人考古尤敦詩事李唐似師其意者而後之君子往往尤之以聲律之學三代以之採風俗則踐之後王以之取士大夫則尤之豈不感哉抑有說焉利之所在未有善其後者瑟不如箏琴不如鼓何必師曠正之而後審其非也乎今天下不然矣上未嘗以是為令

下未嘗以是爲業而靡然爲之慮無不以弗能爲恥而卒一考其所能未嘗不令知者長太息也嗚呼聲律之學取材必宏所以艶人之說爾其流失鄙穢多不雅馴而沿而習之所中日深近代一二士人思有以救之相扇而爲清玄簡澹之宗一時無學之徒利其巧於自託相與尸祝之朝韻而夕詩謂天下之能事已畢矣知者聞之直委巷歌謠耳並與其師說而攻之無學之徒且曰某固不在某下也何輕詆耶嗚呼余于是而益歎介

然自信者之難也往年讀書山中與升公李氏游每論及此獨以余言為然然余知之余未嘗為之所謂内外之不一未或有至焉者也升公棄舉子業而專其所樂為非有所利而然也若升公者可謂敦古自信之士矣其介然適與余同故稱其所從來而申告之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五

陳孟長集句詩序　黎遂球

吾友有陳孟長者隱君子也居崖門崑崙諸山水間歲一來仙城恒使童子拾溝塗中零斷瓦礫歸因其方圓磨礲湊合為盆盎瓶盂諸器巧妙絶倫雖古定哥諸窯不能及一時巨公豪貴爭寶之顧孟長殊自珍惜不肯輕以贈人以贈人必款識其人姓氏使不得轉相贈苟非其意所深好雖載錢求之或巧伺其因之皆掉頭不為顧以故孟長得全其神不罷于應人而其製益精孟長尤深湛好書工吟詠妙于集古其視唐人句正如零

斷瓦礫出其意匠輒得佳製而孟長所與酬和亦復如其款識姓氏不輕贈人此孟長所為獨絶也人不能得孟長之器者宜得之其詩不能知孟長之詩者宜觀其製器之妙嗟乎予以為雖治天下之道亦猶是矣以之用人則聾瞽僂跛均無枉棄之材以之用物則釘頭木屑皆足以備緩急然才如孟長而使其貧賤以老固吾所深嘆也諸巨公豪貴多思與孟長遊而得其絶伎以為快者吾請以此說告焉于是書為孟長集句詩序

徐無減詩序　黎遂球

遊盡天下名山大川交盡天下奇才博學有心之人收盡天下所有古今人書因隨處相與讀之此于廿年來所發大願也或謂齋糧蠟屐不如濠濮會心以獺祭魚不如食雞取蹠結張耳陳餘之為容不如伯牙子期知音獨賞然不聞天地之大尊岳瀆而廢峨嵋武夷蓬瀛弱水淨教之設貴空生飲光而廢摩登大頭蔡須無厭尼父刪詩以思無邪而廢南箕北斗之巧胡天胡帝之

麗渉漆渉洧之治熊羆虺蛇與魚為豐年之幻是故以
予言詩則亦有然者矣夫陳風為諷旨歸于雅揚雄有
言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廊之上高文典冊用
司馬相如推是而通之然則慷慨詠賞宜用青蓮學士
感事歎物宜用曲江杜老田家尊酒會心獨往宜用五
柳先生衣冠之會宴遊酬報宜用曹氏父子下至陸謝
諸賢上至西漢栢梁少卿子卿秋室春堤梅風柳雨宜
用昌谷香奩玉臺西崑險韻相嬲謔弄為戲有見必書

無窜不抵宜用韓盧元白與夫宋之蘇黄撫顯入纖稱銖較兩則宜用王孟高岑為家十二雖作者代起肯易吾言乎余之言詩有數家大率才放者喜學徐袁思精者鍾譚是好而捉衿露肘者始優孟何李以文其短夫贗何李無救于徐袁鍾譚也而贗徐袁鍾譚又適所以贗其何李也要之徐袁出巧鍾譚入拙皆能以生得新以新得生為詩各有萌芽苟趣足而候至何患不工抑何必强同耶友人徐無城其詩趣始引大足歎矣去秋

與之剪燭吟雨連篇累牘頗怪其易比來云理殘詩閉戶不出乃更能字字圓如荷珠筆筆皺若怪石益服其難夫難斯拙拙斯細細而生變其為巧也乃可言焉客謂徐于許謨定命遠猷辰告雅人深致將自此遠也然余之歎之則在于此徐于年方少才如巓腹有笥正恐蚤以金華殿中摩空聲奪此曲折之味抑又告我其詩向為酸措大滑套所染今暫研刻精苦安得大海波濤洗易琴聲此其人將來拔出可知矣是以依依虎阜白隄

間嚼其幽脆之句謂不減牙期相對抑且慰往願之一端也今且行矣姑蘇多詩人若君家舅氏昆弟王德操徐元嘆朱雲子數君于予皆讀其書交其人今嵗居山水間于其以所言問之不知然否是為序

區啟圖二嶽遊稿序　黎遂球

二嶽遊稿凡二卷為區啟圖先生著啟圖前後所為詩文有燕吳遊稿正續凡七卷遊滁稿三卷瑰石軒證逞堂變源洞澥雲棲碧山草堂瑯玕巢諸稿凡十九卷遊

業共四卷南帆稿二卷官于當陽有玉陽稿八卷嶽遊則啟圖于戊辰南歸因而登泰岱謁孔林還渡江上匡廬所作蓋予粤之詩自南園五先生而後咸推區用孺太史予小時既學語識字先高士即以太史五言律諸詩授而頌之今憶之殆無間然啟圖為太史公子其所作風流蘊藉典麗雄博自十歲倚太史公膝為詩賦名動長安公卿間既而歸里中大集諸詞人結社間而出遊則凡海内有心人皆目攝而深交之於是啟圖于古

今得失海內人物四方利害蓋勃然于中不特以詩文
名而敬服之者則亦以其能為詩賦古文謂當起家詞
林世太史公之業當是時國家敕卜相臣非詞林不得
與而予粤自黃文裕公以來凡詞林之選則鄉先達于
諸進士中必慎擇其平日學行之廉優者應故毋論其
知與不知則必曰啟圖啟圖而啟圖之為詩賦古文則
信能為當時冠雖以吾先高士不輕許可一人於為詩
社則以得啟圖為之色喜遂球小時能見客揖啟圖來

過則必令之出揖也不謂更數十年而啟圖始以諸生
領秩貢于邑校又數年始與予同舉于鄉既而數罷公
車乃選為當陽令當陽流寇往來蹂躪之區自啟圖而
為之乃能如鐵壁立經濟之略見其一斑亡何又以遭
太夫人艱歸論者謂令天子方破格用人不欲以進士
科限又凡詞林之選必以縣令校卜惟賢又不必以詞
林啟圖譽望久著斯其時乎噫嘻固何如數十年前當
其年少起盛名時使出而盡展其所得于古而發以慨

然于今者顧盼馳騁必大有可觀哉頃予與啟圖同年
而舉又同出李灌溪夫子門先高士不爲儒于獲喜以
得附啟圖爲之驚喜而奈何人遊相與罷歸二嶽之游
此其時也是宜悲憤感慨牢騷愴怳乃更能徜徉逍遥
吟嘯自若此所以令人不可軏測其際此啟圖刻諸詩
文集輒以是稿過而目予爲序念予先高士獲與啟圖
交不知凡幾年而遊球始生今棄養已十有二年矣予
獲與啟圖同年又已十有四矣而予亦幾倦于游矣予

從叔有女嫁啟圖之子居遜已寡而亡居遜往試童子與予同受知于邑有司旅見必偕去今亦以廿年矣人事蹉跎存亡不一方且不能無感而啟圖之以詩傳其人抑以人傳其詩方相長而未有已焉今果有能讀其詩知其人而大用之者乎猶可及也予四試罷歸度啟圖又將出而爲令行矣勉哉因于送次誼爲序以報之

敘旃造仲將軍詩　曾異撰

夫詩風雅之事也今世之爲詩而自號正宗專于其業

樹藩插籬而私其壇坫者莫如山人之為詩然而奔走于縉紳之門伺候于棋酒之閒當途為仕宦之媒妁而林下為士大夫之牙儈此極俗之事也然登壇而自號正宗者非此則無以衣食其閒而其業不利此雅事而為之惟恐其不俗者也諸生言詩以飾其訓詁之陋武人拈韻以文其劍槊之粗甚而托鉢之僧倚市之女亦雅附于聲詩以自遠于不韻無文之俗覺凡妓此又其為之而惟恐其不雅者也然而為經生者本業不足以

致身則逌于詩以售于王公大人之門武弁起行間力單援寡亦復依附詞壇不但博雅歌之譽亦以廣其交游連其與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乃至吟僧詩妓亦因以仰衣鉢于冠蓋來門前之卑焉此夫為之惟恐其不雅究與世之登壇而自號正宗者無異猶之乎俗者也異撰者諸生而偶為詩者也然不能為投贈貴人之詩有之則彼倡而我和或選其人而慎與之間有之者所謂未能免俗而不為之者亦非能為不俗蓋自知

其技之不足動人欲執以求售而不敢也造仲者武人
而為詩者也造仲詩什倍于操足以動人之技以顯
昆太史為之兄又無事借聲援于人然而仗劍行間旅
進旅退肘後之印不啻元亮五斗不屑以其詩為致身
護官之物若造仲者乃為自遠于俗非若予之倖以拙
免無所以遠俗之具雖欲不與俗遠而不可得者耳且
夫詩能窮人古之為詩者其窮足以自崇不得已而遯
之醉鄉而縱酒亦足以自樂吾逢麴車則頭目眩瞑徒

負奇窮無能詩之實而適足以攖其患造仲窮差損于
予然于仕宦則亦不可謂之達者也造仲讀騷痛飲座
上長滿尊中不空從軍而種秫塞下家居而棄產酒中
拍浮引滿浩浩然若不知身世有窮達顯晦之事蓋得
全于詩而杯酌足以自漸并非詩之所能窮此則予與
造仲為詩之同異有其同者造仲所以與予友而其異
者則予與造仲俱為詩而工拙不相及其取償亦差别
惟造仲者詩固不得而浴之亦不得而窮之者也

徐叔亨山居次韻詩序　曾異撰

有善自言詩者好為深鉤奇析以難致人之論其言曰今試取昔人一語没其主名吾讀而射之其為漢也魏也六朝也唐初盛也中也晚也宋元也明也可聲應而摸索得也徐子聞而嚬然曰嘻然則自有唐而後上下近千年其間之為詩者數百人以其詩行于世者千百卷遂竟無一字偶合可頡頏三唐間者乎此妄人妄言且而之謂宋與唐奚辨曰宋人率而唐人練宋人淺而

唐人深也吾以是為斷徐子曰如以是為斷則夫寛心須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杜少陵語也子以為深乎淺乎宋人之詩乎唐人之詩乎猶曰此非少陵佳句李白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諸什佳矣試雜之邵康節白玉蟾集中子以為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即如陶元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使出自宋儒口中子能不以為此晦翁諸君子道學之詩乎吾請高岑諸集其淺率平衍者

甚多驅而納之王介甫諸公卷中宋人猶不受也其人無以應則又曰溫厚和平者詩之教不可為剝四之罵人徐子曰若者嘗以三百篇為斷必也詩三百而盡咏緇衣歌鹿鳴則可子試請乎碩鼠碩鼠不罵人乎鴟鴞鴟鴞不罵人乎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罵人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不罵人乎猶曰此託物罵之耳子不見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罵人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罵人也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罵人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罵人也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罵人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罵人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罵人也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罵人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罵人也猶曰此風人之致非大小雅正聲二雅中如惡惡之巷伯無論他如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罵人也為鬼為蜮有靦面目罵人也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爾居徒幾何罵人也廢為殘賊

莫知其尤罵人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罵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民之未戾職盜為寇罵人也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罵人也蟊賊蟊疾昏椓靡共罵人也人有土田女覆奪之此宜有罪汝反脫之罵人也乃若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呼其人而罵之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自呼其人而罵人矣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匡罵君矣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罵夫矣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罵父矣國步蔑資周

宗既滅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罵國矣赫赫宗周襃姒烕之哲婦傾城為鴞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豔妻煽方處罵王后矣昊天不惠昊天疾威罵天矣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朋友相罵矣如蠻如髦兄弟九族相罵矣嗟乎士但無氣矜尤人攻訐怨戾或嗃夫白華小弁凱怨君親借古人萬萬不得已之鳴傷臣子忠孝本心用生于衰末之世而章奏之襃彈無定考課之殿最失平甚而朝廷有忌諱之實録郡縣皆情面

文忠書弁于科場制策本以作天下敢諫直言之氣士人苟一語稍涉時事旁及權奸主文者救頭護官掩耳閉目甚于誹謗妖言之科于斯時也有士焉而事判于目心語其口痛哭流涕之莫聞撫膺灑血之無地噫嘻不寄之孤憤之詩歌而誰寄乎盛唐中如白眼看他世上人下士大笑如蒼蠅聲無關係而罵人者更不可勝舉杜少陵石壕吏諸篇尤極其怒罵者為此言者無論未嘗讀三百篇并未嘗多見唐宋人之詩夫其學問不

足以自信才氣又無以過人姑為巧詆高勝之論以欺
乎鄉里不學之小兒使之尋聲縮舌以為夫夫之為言
如此此此其中非無物者而不知其恫喝矜偽奇譎危詬
齊則聲詩中游譚之巫祝耳曾子謂孫子曰甚矣今之
人其不可與有言也語為詩者不必極其性情之所至
意興之所之但相率為溫厚和平氣息纏綿及半而止
之唐音語應制之經義者懸言人所不能言而但比擬
先民模稜以為正體苟且以為志彀要以略似八股足

以諧視肉之主司塞吹毛之磨勘而已至語為人者更無取于危行危言之士顧相戒抱頭畏尾次且囁嚅袖手處鋒張口以啜庸庸之福而曰此臨谷之恭人薄冰上之君子也嗟乎以此為詩將無詩以此為文將無文繇此道也以為人將無人且夫世之務為苛刻勝人之論者極其刻至于使人拘而多畏為細謹庸常之人而止若者于惡其致人以難而吾甚鄙其導人于易也曾子蓋疑徐子之言詩而因以知徐子之為人與其文山

居次韻者徐子所為詩十之一百之一也

敘李谷史律詩　曾異撰

夫其人而好言文武全才者必其文其武俱無足觀者也其人而好言文章經濟兼通者必其文章經濟俱無足觀者也古之兼而備之者不為少矣然意在于以全見長則吾拜其偏者疑之醫而肯兼卜者必非倉扁之醫匠而肯兼陶者必非公輸之匠古人事事精而不必求全今人事事求全而不必精即以文章一道其在古

之人屈原宋玉司馬長卿但能為騷賦之文左丘明史遷班固但能為敘事之文韓非晁錯蘇秦陳軫但能為辯駁籌畫之文彼固不必求備世亦未嘗以不備訾之自後世人各有集或有詩而無文或有文而無詩謂不成集其文必有序記有誌有狀有傳贊頌誄有策論表啟書疏銘偈書後之屬而後成其為文集而其為詩又必具四五七言古近諸體而後得稱為詩家信斯言也蘇李曷不為三百篇猶曰偶一為之而未嘗有集也陶

淵明何以無七言古即曰七言至唐人而始具體然漢武栢梁晉魏以前先之矣此猶有可言者杜少陵何以不能為四言詩然固不害其為杜也即少陵不為諸體而但以其一體行世淵明之時諸體已備而陶令但為五言古要亦不失其為杜與陶也鹿門輞川使但為五言近體王孟不孤行三唐閒乎哉吾鄉有陳昂者僅以五言律五百首成集而已成其為陳昂之詩或曰昂尚有全集在某所寄某家此鄉里小兒之見但使五言近

體中不可無陳白雲一位而昂之詩已傳矣吾友李谷叟自昔喜負為聲詩乃今而僅出其五七言近體以傳夫詩文之不必具體而遽行之者必自恃其可以單行而無事于求備者為也曾子曰李子其可謂能詩也矣李子曰曾子其可與言詩也矣或曰李子于諸體無不妙賓不任兼槩姑以其體之不遠于人者先之也

張友有詩集序　曾異撰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于唐也曾子曰唐之能為詩

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為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為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幾謂當代無詩而今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為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

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畢畢至明興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吾代之為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明詩之能為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為詞壇之詩閉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于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逡逡囁嚅趄趑戚戚靡騁鄭重其言甚于唐人之應制而遊宮顯者之衆彈進退遂為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為

詞林之詩雖具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末天遂有館閣二字横其胷中而不得出强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紲則搖手相戒以為叛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于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含二者而外惟具人之能為則為之不能為則止能為之矣惟其意之欲為則為之不欲為則止此如剡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明詩之所以超然無累蓋前代之

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而吾友張友有氏所為掉臂游行揚眉吐氣于退之長吉之間者也友有少年名家于自垂髮為文所投無不如意殆與窮愁著書者異昔人云詩以窮而工予謂詩工于窮非自然而能為詩者也幸而窮耳使不幸而不窮不工矣且詩必以窮工則是邶鄘而下有風而二南無風也板蕩而下呂旻而上有雅而魚麗文王無雅也吾故曰詩之窮而工焉者中士也古之愁時感事而慷慨悲歌者是也詩之不待窮而

自工者上士也殆友有氏其人乎若夫愈窮而愈不能
工斯曾子弗人之詩所以為下之下譬灼艾者之痛不
可忍無可如何而叫號呻吟以止其痛今以所向無不
如意之友有而獨喜與我談詩得無與愁人言樂事無
論其工拙之不相如而亦近于逆耳之歡曾子顧樂而
序之者無乃舍其痛而搔友有氏之癢乎夫曾子痛而
為詩者也友有癢而為詩者也于瞻云忍痛易忍癢難
痛與癢有苦樂之殊而其中各有不可忍者吾二人政

復相闗此友有喜與予論詩而予亦喜論友有之詩也

敘霞嶼述游 曾異撰

夫詩者其人之史也吾觀元亮杜甫諸什無俟讀其傳而伊人之懷抱身世歷歷宛在目中故曰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某人為某詩游某山水為某詩以某事與某人唱和聚集為某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于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

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嬰鄭之僑衛之遽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游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為或不得已而强為之詩夫相見以為脩鷙之贄餽遺以佐筐篚之實燕飲以償酒肉之債于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鑽核者揮金如土矣河糜徼僮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贓污狼藉皆羊不入厩粟不入懷矣雖重賦民流醉人為瑞皆

陽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
之董宣破柱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網
泣罪民自以為不冤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而于當事
之顯人為甚彼則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禮也吾且姑
舍是而言詩則吾未聞夫魏之號碩鼠者為唐人之風
曹之刺赤芾者出于檜人之口也且夫在禮不非則不
非之耳不非之又從為之辭而掊克在位者投贈引瓊
琚之報豺虎不食者曲筆獻緇衣之頌此又何禮也今

昌箕游清漳清漳為海邦都會其山水浩蕩而雄深其人士豪上而有文其士大夫重經術而下士而一時之官其地者又皆于昌箕為文章聲氣之交昌箕游斯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人選其事而為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故其言皆慷慨磊砢悠然自得非為人而為之是以有吟咏之適而無得已而姑為不得已而强為之累昌箕蓋賦詩而樂而述其樂以示曾于曾于亦樂昌箕之有是游也于是執筆而序之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

應草序　徐世溥

余年十四賦塞下諸曲當時和之是時邊兵新破當時與余長兄讀書上藍寺相過輒揺捥居二歲別去中間離合多故矣乙亥春自外歸示余詩所過梁鄭吳越間懷古獻欷一何悲且壯也憶往時兩家父母俱存中國事少獨憂邊防然風雨朋從往來酒食不廢抵掌談文章尚熙然有趨功名之樂今十五年間水西白蓮相繼

以逆殄惡閹流賊又騷耗之江南民家容至自中人不能倉卒具雞黍方内蕭然當時久喪妣余亦倏忽除先君于服乃相顧仍為諸生俛仰身世能無感慨乎哉當時永溪葉先生孫也近隨族改復龔氏其詩名曰應草悲歌之概見于望泗州浮圖大梁如姬陳旻昭諸篇其苦懷則余知之最深故敘諸首以見當時詩之所以工非一端而已也

鬢綠亭詩序 徐世溥

予適楚得從東海張公遊至則坐山亭論詩往往窮日達夕公固不以遷謫為感予亦逌然忘其羇旅也歐陽子稱詩非能窮人殆必窮者而後工蓋嘗求之而得其說矣古者賢路開闢文章之士或在朝廷或表揚功德升歌清廟指切時政勸為規箴世衰乃有遺佚失志發憤悲憫之辭卷阿采菽北門泌水窮達雖異其于感遇言志均也三代以下人多忌才容直者鮮而文人常有危言諫態以取尤及乎遭讒被斥無所抒其忠告發

幽憤攄遐情則盡託之乎文辭苟非其人而以他端放逐因逆泯滅無聞者亦復何可勝道由此言之詩固非能窮人窮者亦不必盡工詩抑才士生乎末世自必至于窮而工詩耳或曰後世氣薄事繁故富貴者多不暇而能以富貴兼享聲名者亦少是以天之成就文人既賦其才與功名亦必將中途遷謫使之得以多暇肆力于文章而傳後世是耶非耶柳子厚劉夢得之徒不達斯意至于頓足拊心嗚咽涕泗抑何隘也張公有古人

之才與其不遇而無近代詩人怨激不平之態蓋其志曠遠超然窮達之外詩歌又足以蕩滌其情區區遇不遇何足累之哉公善琴工書琴書之暇又為詩餘最精謫居搆亭于署後依山歗雲倚樹坐石皆公之詩境也予從公受琴數操公詩餘亦屬予序山亭自有記後之讀斯編者即公與予往來之跡可知矣

歗園詩集序　徐世溥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

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為興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為為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為性情之物無感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彝翠敦無復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為之乎曰時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

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顧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
絶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
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
望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為
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
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
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
人之詩有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

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為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子惟隱逸者孤行充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則番禺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變天縱不竭蓮鬚閣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卭劉長倩東堂儕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測其所詣人

華齋東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空固窮幽而不傷其為人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醫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校屢賠不厭名滿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為詩人耳世有若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溉園集至田居園居諸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

他日刻集旁當署予名曰某共著予刻集亦當署我曰某同譔其相與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與論溉園之詩矣

食研堂集序 徐世溥

詩之道經緯萬端情體不一以為難乎古匠夫匹婦其言能娩于雅頌以為易乎後世士大夫有白首腐心幾一語之傳而不得者矣豈氣運有厚薄人才有盛衰抑世殊體異故難易不等與孔子謂深于詩者溫柔敦厚

而不愚書稱詩言志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志也聖人于作詩者至可以許其好色許其怨誹矣而于學詩者獨不許其愚則嵓非以悲喜憂樂人各自有而無事乎他襲以為溫柔敦厚也哉自黄初建安有時代之異曹劉陶謝有諸家之别于是人師所好傚傚聲辭尺趨寸步以求必肖夫意調發于性情取材存乎所遇江文通雜體三十首世恒歎其各似夫惟田居故似陶惟從軍故似李都尉耳假令擬陳思以詠懷斆步兵以公

譏即文通無乃亦將難之故夫襲辭體者多以他人之景物為景物步聲意者并以他人性情之曲折為性情方且栩栩然自謂幾似不知其得彼亡我政孔子之所謂愿也求其似人者以為傳耳即工且肖于言志之義何居同郡有學董華亭書者稍得形似衆頗譽之吾友曾堯臣獨謂其無力或指其用筆之合法者以告堯臣曰是所用皆元宰之力非某力也若堯臣者始可與言詩矣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近得江州丁彥大

氣體元秀姿韻洽然讀其近體如入松巖蔭幽芳而飲甘洌之泉其傳無疑也或以為大似譚友夏豈不善哉然友夏大自有友夏之性情殆非有所受之而然雖與譚並驅可也食研堂集出請更質之當世知詩者

望湖亭詩集序 陳弘緒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廟有碑刻宋御製戒蛟文建中靖國改元蘇子瞻艤舟此地得石弩于江工藏之廟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觀玩異物至必低徊不

去廟後為彭蠡之瀦建望湖亭以快憑眺蓋予邑之勝境也予每過輒觴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理棹金陵復再過之寺僧持一帙索序則茲亭之篇什悉在自蘇子瞻以下得百數十人吁盛矣夫篇什生于感慨感慨緣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之其南則宸濠濺血之渚而烈焰彌空之岸也其又南則海昏侯昌邑之故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之出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樂之墟而其北則晉周續之劉遺民與夫釋慧遠棲真遁

迹之峯巒也遠者相去千載近者亦復百年其人既已同于逝波之淼茫飄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來也廢堞荒涼寒濤悲咽此壘昔之王宮禁殿也殘陽寂歷樵唱悠揚此壘昔之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橫斜此壘昔之名衲所徘徊諸賢所窟宅也愚如賀逆如豫功業如伯安高風如績之遺民慧遠曾幾何時遂漠然而同歸于盡夫人安能忘于懷抱已于吟嘆也哉然而志士觸之動經營之想達人觀之起肐離之思則彼伯安甚

遠諸君固將與鄭湖俱不磨于茲土而劉賀宸濠輩徒以其姓名貽笑後世俯蕩蕩之流水而竟不能為之洗滌也詩可以興過茲亭者諷誦遺編而因以自鑒焉庶不虛此登臨矣乎

桐餘集序　傅占衡

桐餘集者楚人瞿君天門之詩也何以鐫于臨吾臨處士丁翁游于與遇于湖湘鄂嶽間相得歡甚然皆癖于詩故其交因詩而益固賡訓贄日至歷死生之涘勿輟

也了翁既歸嘗為所知者道瞿君曰天門才士也詩人也楚全盛時所為社黃鶴樓者也顧謂洪才士徒詩人則否其為人可與經患難生死而不可釣以富貴僕嘗痕于賊為僕視藥封創如己值困阨時通有無以活予如己僕跳身獨歸托之一女子至今撫字之如己也前年第明經其明年領鄉書既略定其地有司索之幾不免也乃名而欲官之以計謝絕堅餓山中不復出此其人何必詩即有詩何可使君不一請乎予受而卒讀之

其風期眉笑皆見于行墨中矣大抵如望飛將軍幕府劒拔弩張旗獵獵俯而過也如水人泅于淵所見奪目畏睡龍頷貪而不得攫也如風雨雷電其中有鬼神焉正衣冠窺牖不敢迫而視也然後知了翁之篤于瞿君者其詩體亦酷類矣唐人以詩相類者元白其交膠漆不以升沈遠近變者亦無如元白世推為元和體者然牛童馬走無不通婦人孺子無不誦而郵館市肆至于假竊傀竄以自售者未免為二公累何者其體流靡輕

艷故易僞若天門了翁之體庶幾乎騷經天問者自卜
居漁父以下尚不屑放也篇什既少人亦無能亂者寡
元白之累而有元白之交詩庸得無傳乎了翁固嘗曰
吾詩格律得瞿而深亦微之之差肩于樂天也時時念
瞿君不置迺刻其笥中詩於臨以自慰且歎曰安知天
門不亦鑴吾句武陵石上乎嗟夫其人如此其詩如此
其兩人朋友之際可以並古人又如此是故不當與黃
鶴共頹燼者也

孟浪吟序　傅占衡

癡山于古文惟作詩最後衡嘗激之身豈效殷仲文佞耶而予以是解故不啻也君家同甫言特不解今世詩何等耳詩何可闕古文不盡者詩盡之又以不盡盡之游笑曰易爾亡何古今體徧為之大矛寸匕大軒細膾極鼓枋鞉靡不絶者乃自引孟浪吟謂傅子牽臂碁之誰哉先是僕數有小古文癡山題其上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至是亦報游曰慕容超宗更當從問兵法耳調

謔無間如此既則稍次前後諸詩使癡山痛刈之又戲為盟曰我無汝詐汝無我虞然吾兩人詩歌往往如酒人筑相和燕市中矣嗟乎蓋其時云

游愈上上詩序 傅占衡

愈上少而令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略窺其樸而歎諸游才情殆不易測也愈上韶姿秀筆穎發韻流具有風人之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輒愧也曰是何物是何物苟頗合

者亦有止乎禮義而無發乎情怨誹而不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概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二雅尚屬安排惟風直脫胸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余何敢言詩如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于風使誦之者搖蕩而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為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實非宗臣而惜往日屈乎屈乎擁重背而詠貧士陶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

家聲色之致玉臺香奩于三百篇庶合耳且閑情一賦賴以見賢者不可測而眭目妄識如覩乎蔽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即風人之妙幾乎其絕又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知而悔之已晚故願急為愈上標一幟庶國風之指不墜毋使雅降為風之迂說蕪沒詩逕也試質諸生父子廓治兄弟閒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亦騷篇序

傅占衡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皆學為詩儀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苟亡作作必闗世變覽風教國殤厲鬼章三致意焉至其飾山川之容修閒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梓數百章為篇題曰亦騷予既讀而悲美之或以為君非若乎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泌中飲食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為然何為然顧其人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以樂又不可以憂則

有以樂憂者憂一也騷何嘗之有夫人憂則感感則菀菀則嗞嗞則唫唫斯歌歌斯舞甚且醉狂激蕩謼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聞其節奏者乃或為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惡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外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矣其言曰與富貴而詘于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于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鄙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

汎汎若水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其松柏之事則蹈海之言驗矣何必汨羅矣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二焉非特以屈攜賈以魯挈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焉原恥一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醢也其居時勢不同要以放邁浮游陸湛齊中極其樂之致乃極其憂之可與原横千載一心爭日月光者微獨連子謂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辨亦騷也獨張儀不爾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

輩不爾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予相期不敢高庶幾作為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諌之指卒降而為騷何不遇也然世異變益不可曼憂則無以全哉于是自放于山巔水涯觴酒賦詩以餔糟歠醨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懟恨于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騷之又變尤牢落不過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必且傳傳之其人有能熟請于睥文者亦可為名士矣

自娛草堂詩序 傅占衡

金谿友人貽仙黄子手一卷視予曰吾詩也吾春耕乎
雲而飡乎秋圃日乎曝泉乎濯倚樹而唫歸休乎草堂
友今之古人者暇則丘游水釣而石弈也或倡或和或
獨而詩積焉以什數之得若干篇然是放言者之言乎
徃可以自娱而不足以娱人也故名予曰子謙乎倨也
吾聞古高士著書凡自娱耳不人娱也請其書亦然置
井丹高潔而黄長卿慢世自娱也刹詩之靈而人是娱
逍遥漆園詠懷步兵劉頌酒德陶記武陵東臯睡鄉嚴

易向莊應幾乎以自娛謙吾末之聞也黄子曰然則請更之何如曰毋若之詩當其名矣而何更焉且夫挾拍抱弦引吭感唇不敢告勞嘈嘈雜雜盈市喧堂而人衡賤之者是娛人歌也詩類此者絣其字儷其聲其哭不悲賀則諛也倡和則牽合裸程而形神不親里耳時目悅其周用而便事是娛人詩也今子詩一切反之自娛名固當而又何更焉黄子曰若子言吾不堪也雖然吾聞九韶奏百獸舞二十五弦鳴六馬聽至樂作而上下

和不足以娛人者詩之至耶予曰非也吾語子自娛之至曰天匝地沓夙晁神雲變化霞興沒日月之出入大木百圍爲風笙簧水琴于澗鼓于潭籥于瀑玉佩于灘瀨而鐘磬于洞壑之空石立而松偃絲裊而草眠露清蓮香谷深菊黄徑絶蘭芳鳥交交而嚶嚶若此類者豈娛人乎哉而今古者娛之不已可以悟詩已于是貽仙子作而笑曰知我者子也

悲歌集序　傅占衡

蔡介甫先生前捐館之三日以書呼予為訣既至坐小榻上雖瘠而神不衰語予曰吾自卜宅大華山在盱汝間葬後君强至其處遊而觀焉文以記之又有易注卒審定付鍥因略道其出入京焦太玄諸家之指最後出悲歌集且歎曰是勿作詩觀後有君子知我志者謂吾年譜可耳墓志銘狀傳亦可耳先生既葬衡奔走衣食之務宿草屢青而太華一記至今缺焉其易簡策多家藏以竢獨悲歌繕寫定有戒勿出者今年先生子允恭

持其副本來則登小惟易少游三君序戚具子安得無言蓋先生故相弟以文行名天下憂憤痛悼以其身代其兄為部平之事本無足怪而不知者顧訾先生好名高殆類顔延年畏見要人耳嗚呼何其不學之甚也蓋

予嘗讀宋學士所為東陽北麓二處士銘及王忠文表金華俞先生墓而歎之夫此三處士皆元至正間人幾百年矣猶各製古衣冠揖讓步趨而不奪于方竝宊移之俗自謂故國之人義當然也而宋于是時方仕于元

者猶津津敬愛書之以美談今鄉里宗族之間憎疾賢者如仇讎至其論詩亦復如之予嘗見妄評者其詩蓋悲歌之類也諷詠爲情激號叫無三百篇敦厚盛唐和平之音矣曰公知人有七情乎乃欲以己之喜樂而廢他人怒哀耶固哉高叟使其讀介甫先生詩當又有甚于此者雖然古之人有言巢許遇稷契當不相非予又見近人明詩選冠以元末隱居不出指斥孝陵之詩多矣然則戒勿出是集者亦未必非過計也

和陶飲酒詩序　傅占衡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為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迴旋兩制游更大郡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詩固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不似也酒之腹饒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蘗盡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

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茍同于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惠而無夷即有馬隊之續之而無栗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為所得而門生藍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輩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粱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顏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

陶公猶為好事之訛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歷久而更其法容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于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懼非對證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為能知之天壤之内一彭澤爵躍而遊不為孤何以引雁門以足三隱之數吾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慎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野園詩稿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以予論之當周之盛刑賞明于上而公道昭治化休明士生其世雖有怨誹無所用之詩三百篇非皆變風變雅如詩人所謂怨也蓋有在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際而吾獨于君臣之義隱約其意焉以為詩人之旨庶幾冀其一悟非自取于怨已耳上之賞罰不明而後下之人乃有以怨行其私如檀弓所載居父母兄弟之讎及周禮調人之篇者雖傳記所不廢然使有明王在上公道昭

而賞罰行何待使其人避之海外千里之遠又何至使為人子者有終不能報而至不與共戴天哉無怪先儒以禮傳出漢儒之手不足深信而詆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也乙丑丙寅間縉紳之禍極矣正人君子駢死詔獄而餘姚白安黄公與焉當是時逆璫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也公有子太沖博學能古文詞尤工為詩讀所為老狐行若未嘗怨誹其上而一時受禍之深所以致禍之由讀者如見其人蓋深于詩人之意者人知

太冲之微文深遠而不知今上之誅賞為能大慰忠臣孝子之心是以怨誹而不亂也吾所謂刑賞明于上而公道昭今非其時與蓋于是歎檀弓周禮之記果未必非聖人之書矣先時芝產于昭獄而諸君子之禍與天禍君子于獄而瑞先之然非聖人中興諸君子得褒顯贈謚庇及泉壤芝雖瑞與凡草等耳吾於是而愈誦上之英明神武潛消大變為合德于天地也嵇紹王裒一仕而致身蕩陰之役一終身不仕而門人為之廢蓼莪

彼其主化家為國君臣之分有可議者非今日比也吾

願太沖勉之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

序秦汝翼詩　尹民興

秦子汝翼以同鄉出守徽郡當是時徽學啟汝翼重璞

其琦先匿空山中固深心遠用之夫也逮今十五年孤

憤騰驤則取古民怨目以宣洩之如朱鷺芳樹諸什者

而汝巽穡卷愴懟又若怨重乎古人天下事不怨不疑不疑不憂不憂不得昔者舜嘗怨慕矣至于號泣疑之至憂之盡也瞽叟敖弟朗然心開至以玄德格下上怨之用洋洋充滿哉文王一怒拔翦三分暴諸侯匪從羑里中怨艾疊積何能動同春震決比宣房即以魯三命之爵蹴蹸一聖人猶能明發懼心裨輔王鐵何六我儕居蒼墨之下受蘇併之幾佗佗遺遺而曰莫能大為啟折者脆然姚遠古人矣高者天下者地飛者雲蕩者海

苟致其心一夫雖微天可清也地可成也雲可翔而海可晏也惟其弛而之乎其他即耳目鼻口已失其官何況六聯之内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哉此言心官外徹不足與有為也予知秦子之能大造也知其諸詩賤擊悅而貴精氣斥優孟而進叔敖光胞胎而後肱肢是專求諸心者也心之正非淡淡無營者苟其正而已雖悽號欝蒸居賁飄驟崩隅裂地斷水流星豈有戾其斆和之孤府者哉予與秦子交勉之勉諸

哀悽而不可哀頹也勉諸倜壯而不可橋泄也勉諸深慮長謨而不桎其靈臺也合絡天地裕如矣詩之云乎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贈青崖胡先生序　王宗沐

凡爵於朝自一命而上莫非仕也而有曰師三代之隆由國都以達里塾設不一方而倚之均重其職自心性道德孝友婣睦之行以及於帚篲儐贊拜起趨走之節

其具自綴兆壼矢椌楬緌絰之文而達於稽穛鄉膳烹飫卷欝之細奇衺逃離之為禁而倢揵屏移之為刑無不得執焉而其所在則雖天子之尊世子公卿之貴相與拜伏乞言袒割酳爵以望其尊諭當是時師重故道尊道尊故德貴而才全而天下淳流朴浹禮樂之興迨于比屋何其盛也自先王之規阻變乖闋所謂制科詞訓之學始殺於其閒自漢比宋英誼相背然非是則無以羅天下之才雖其終有愧於古而亦莫能革至其列

於學官與夫冠婚射饗彛象所以輯純斯民之心志耳目之具又以盡靡然不知是時之為師者其亦何所循以為教也有其具假令非人可緣以守無其具非其人則無所恃以為地然則後之師也其不亦難於古與使天下之士自童而白首弊精神工為制舉以應有司齊繩引墨推其得舉比其立朝策政視其舊之所學若芻狗然而為之師者亦惟其言之求其有脫然不羈於法制獨申其職然頗亦不數而其專於道德心性者往往

出於私承而非朝廷之所置而甚或目為偽而禁之者矣於此時則盡去其隆重拜伏乞言之禮公卿不下士郡守不迎師其誰謂非嗟夫三代之治其亦莫可得而復也已我朝建學立師度越前代英廟慨然視古更省設提督官以文學行義之臣充之而隷其銜於按察既已貴之為師而中以璽書固惟其滌濯凡近陳常于時明經飭行以推明天子教化之意而於所謂制科之文亦不得而廢然士習於其中得喪聲病交蝕並耗生人

之所急者有所偏重而不暇稍為振飭將舉先王之所謂徽文要節舞象燕射揖遜周旋之容大都以為迂濶而無當輒用諱然不安全省之廣僅歲得至一揖而進講固不能使其遽而諭所謂學職教官者間多衰暮率用茍且之意以格于其間而不得盡行所謂有道成人之旨純雜輕重勢使之然而師之職亦容有非國家所以責成之初矣天下胥才自館閣以達縣令無他途得厠於其間而養育之道缺而不圖非素蓄而預儲之卒

至而求宜其不娩于古而有不辨也甚之不肖頑嚚濫等於粵雖可憑據如制舉之文莫之能捄而況所謂心性道德者闇嘗記憶經史推其一二曉曉其聲以號於多士然士亦以其徒騰口說而莫予信以其相與稍親不駭若以為可姑塞其責而令反思之則爽然自失聲短響微光沉照狹不可得而強也嘉靖甲寅移官東粵時綿州青崖胡先生方正師席見其篤論深信士習煥然幾於大洽余竊喜同志之道行而未幾先生又晉等

移視江右先生自翰林為給事中淹歷内外二十年誠余所謂文學行義灼然於時而施之於嶺表效又明著如是江右多才號稱理學名區而又得如先生為之師則余平昔之有志於古者將且復見故獨道師道之重以望於先生而且以致余之愧焉夫賢者不拘時不恃法江右之士自今有勃然而興者其有以報余矣

贈康長公序　王宗沐

惠安康長公由江西按察遷浙江右布政使其三司僚

長貳錢之江淛執爵悵別戀德語離而副使王某次酌而起曰別則諸君語備矣其請道公行之大者國家置吏在外有監司長貳府州縣有守令棊布星羅上下相維守令責以彊幹敏實而監司則責以端廉儀刑二者才不患其不兼而其地不侔監司率不能為親民者之為故各得其職則治而欲於兼則顧為病今天子求理莫急於平寇而地莫大於淛其為奉德意則莫重於監司守令而余於此猶有感也幸於公請道其大都國家

享太平二百年而壬子海上作難倭人挾海賈入寇始驚浙之東偏黃巖是時其事頗微而倉卒失備遂至蔓延根芽迄今八歲于玆則北山東南閩廣皆往往被兵調遣征輸羽檄交馳民不堪命東南西度迄無寧期而經時者始有莫知攸止之憂矣其嘗家居覩所謂備禦之策為撫心而歎寇亦以此窺中國之短長宜其益自肆不復知創民安得枕而卧也今為民病者莫甚征輸夫養兵所以禦寇即去妻子市田廬盆盎以供軍亦其

宜焉者然今征輸而不免於寇與征輸之費而不為寇也則令其去妻子市田廬盆盎以供上也豈其怗然無詞哉練兵之令下所以省調遣名曰練兵又取其妻子田廬盆盎之資以給之而徒抱空名埒藏之出謑曰給兵則如水入海不可窮詰然且以為禦寇也而賊警繞報則鳥鼠分散向之黃頭韝縢插弓而仰食者殊不可恃而其勢不得不出於調遣調遣之病民方甚於寇然則民征輸以奉兵不足又令其掠民以食而寇固自若

也其庸者既不辨而其有彊幹敏實者又或覬望隨時而監司亦頗以急為解不復繩察於此時民之望於上者又豈獨不能無詞而已哉自起事時迄今稍增監司常員以補守令之不及將以督其無成而察其不才者以時黜陟之也而其事之瑣細與行之緩急者即監司坐而蒞焉彼為虛文以免一時無所不敢而其最號彊幹敏實者為虛文益工故名實頗失而事不足賴適以為寇不可去何其論之不審也故監司之端廉儀刑者

所以成有司有司非監司之端厲儀刑無所師以為善則民之病愈甚而寇之平不可冀此固今之通患也公涉世憂時且閔中國有寇余語豈不然哉朝廷憫元元擢公令官公往為部郎有聲出於浙僉憲久之轉廣西十年而始調公於仕進屹立山峙不以一字通權貴其持身不以一毫自瀆而秉持端方韜其彊幹敏實之才而表儀標幟人望之不敢以苟且事公而浙又舊游其行事規條尚有在者布政司於監司又最尊以公之

端廉儀刑其有不惕然易轍者而督府得又如公亦可以相成其忠公爲國之心則冠且不日平令天下談寇者率言更將增兵而後守令言守令而不知其由於監司故余因公行而指其大者焉公他日以儀表四海非他道也僚長貳咸曰王君言知公而切良其遂書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贈姑孰臧月樵序　丱九思

以余視文選爾誠不知何如余獨見千載以来最信嚮梁昭明於昭明所彔文輙名之曰文選於昭明所彔詩顧一守輙名之曰選詩愛其辭爭慕效其體裁設近似輙名之曰選體彼其意若將奉此為大將軍旗鼓非是即無以壹耳目齊充生以故昭明統與太史公遷蘭臺令固遂中分宇宙嗟嗟何至是哉余豈敢謂上下數千載間獨昭明所選擇當是然朝代以來業以最心嚮之即是非非是令不可如是矣昭明何許人蓋我里中人

今茂山昨太子驛地猶存即昭明所産地也自一統誌載昭明産吾里而方今又獨最好愛文選以故吾黨斐然成章士居常典文章率斌斌有先秦兩漢風格而反以昭明故欲與世相詭遇冀得一售遂其適反徙其舊業降而爲六朝頃來吾病甚且亟矣聞姑孰有殷九峯者其人殆不減秦越人有盛名大江以南意頗欲與疾往從之一日二三子過我曰吾屬業爲先生得姑孰棊方來矣余聞大喜過望亟起檢視之則歲月樵文章詩

草也月樵草何所從有來余謂之冷然攸然爲一唱而三嘆幾霍然病已居頃之月樵復投我以詩嘉惠我以文余視之如水月鏡花泠然有可知而不可言之致夫爲文至可知而不可言此爲上乘即吾黨士負吾國有梁昭明絕奈單意激昂將不肯相下久之亦嘖嘖嘆賞不時日持一樽酒與公角且逡巡欲引去三舍矣曩余過采石會月好從江上漁家取一巵酒烹鮮與李供奉夜話酒間戲謂供奉即足下猶不無微見麗家常以語

吾友仝椒楊道行道行甚然之以月樵所為文沉雄豪爽朗焉此當在天祿乃今猶僅僅一逢掖博士弟子豈可知而不可言之致世固尚未知或知耶余每謂六朝陶謝詩皆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故其後工部獨心賞之如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如云解道晴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蓋別有以深識陶謝者顧此意恐供奉尚未及深知耳公茲去矣顧公自信毋它改途轍天壤大勿謂乾坤終落落無知己也弟吾茲

病革旦暮不可知不能為公稱道幸公所投贈不佞文若詩具在余旦暮且從昭明地下當持以視昭明度昭明復當采入文選今天壤間復覩見廣文選公歸過敬亭山下采石磯頭幸以吾黨士所遺月椹文試一令兩公讀兩公必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賀中丞卯澤萬公征倭功成叙　于慎行

自歲壬辰以來島倭秀吉憑怙其險偺為封豕雄虺薦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吏盛徵

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款陰濟厥師整居海壖驟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守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蕞爾蠢賊不亟殄遏予何以予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泪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敦熊羆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有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戍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卒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

川使將軍貴䟦其酋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綎踦其酋行長踣之粟林使將軍璘忓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躪之海上殲焉樂浪玄菟之間廓然平清復為完國其王若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為告廟薦熏御明堂受祉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容有乘軺而過以告于予予于予曰偉哉中丞之伐則信雷燿鴻龐丕赫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伏在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寬樞之

佐所爲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躊躕擁旄建旆之臣所爲鞅掌騷屑併白羽而四薦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毫穎而陳遊談喜事之倚所爲漱舌吻而議皆是物也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遴于有衆得公而任之遂使烽屯蛇引之徒靡于嵎倭之阻鼉作鰐吞之衆燼於海若之都懸梟獍于藁街築鯨鯢于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砰砎爛朗繡青鏤玉之簡不能鋪鍚邕銘鐘之酬無以概矣客曰唯唯予慕公功未覩其大也郭之

披鋭而來豈為濊貊髙句驪獩凡土哉朝鮮既食必軼而入遼海遼海既踞必衝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為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為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絶域利歸都輦此其為宗社之福與于倪而惟曰容言似矣雖然徒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非慮而施也大覩之咻濡嬰痾癢必應非利而仁也王者之覆中外除其疾苦遏其寇虐非有為而為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

之盛借宥函于瑣尾之墟以太上之恩推使居于臣僕之國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征代不絕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包之計惡有增已墟之社城既擭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海爲池與魚腊之民共之僂從俘廓登陸如出寶穴詎

則為熊而卒就殲滅靡有遺育即遠在盧龍之塞一垸垣爾多延泰寧福餘三衛環包其外又誰藩之而密邇京師至今無羌也奈何山海無間之險丸泥可塞而必以屬國為熊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弘字小子宜亦安得不借聲屏蔽以厲士心其實未必然也聖上為中外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亦內諸侯蠢茲島倭敢為蠆尾以螫我求服傷濕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挺之尚沸之中宜有較計哉大忠切同

舟則泰越明其一體關闔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也向骨而月之此涿鹿之征讓其煌熖而有苗之格謝其鏗訇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勳庸益大于何算其渺小而猶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惘然告退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謝賀之辭内次所與客語以寓使命

贈崔二郎遠遊序 袁中道

崔戸部元白宦甚清貧蚤世今予二人皆善予二郎與予同歲少復同學相狎也二郎少孤而慧衣冠語言有名家子風性落拓不任治生間之遊治不數年饘粥之田漸廢予友王伊甫秀才大度士少有俊朗之目失意至荆偶逢二郎訊予二朗曰君友小修耶則君即小修也予時東遊未還二郎遂視如予王少俊喜狹斜遊資盡憔悴江上二郎亦已四壁為轉貸資之以歸歸數月王卒二郎罄其家以償遂亦貧予歸謂二郎曰怨乎曰

其人往士若存者必不我負何怨有人曰其家可償二郎趣火其券後遊于蘄至其家哭之絕痛二郎熱腸多此類然家日益貧讀書不成力耕無田去而遊人曰非策乎曰夫夫也才豈能老牖下夫人不期而負之必有不期而辱之者况我元白素心人也茫茫宇宙必有故人無鬼論可憑絕交書亦可怖羊舌郈成何世無之四方可食立槁胡為嗟乎憶余與二郎二十四五時視錢如糞土與酒人四五輩市駿馬數十蹄校射城南平原

醉則渡江走沙市卧妖姬壚旁數日不醒賓酒長江飛蓋出沒波中歌聲滂湃每一至酒市轟轟然若有數千百人之聲去則市肆為之數日冷落予是時易言天下事謂富貴可唾手致嘗語二郎若無憂貧即赤貧我猶能為樓君卿之給吕公今四五年来予以文章不見收於有司南北奔走僅存皮骨妻子自不能給近又以家難北走長安風雪中忽見二郎于燕市寒色可掬予時巳深厭繁華趣空寂罷綺語觀貝葉持戒寳自不飲酒

又無酒可飲二郎復不喜談世間事惟一見向香光室中啞然枯坐寒灰槁木古廟香鑪以去偶譚及往事予于定中亦為之張目不能無沈休文之懺而二郎已覺涔涔然為之泣下天下事之不可知盛衰欣戚之變繁華軒盼之空無為寂靜之樂予與二郎於此蓋若恍然有所悟焉

贈唐仲言序　鍾惺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

五歲而皆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從至今閒人誦憶又能觧又能以其所記且觧者自出而為詩文又注古之為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觧者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為詩文乃注古之為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斯既多其體既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為主既已剖析疑義攷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問其形不識

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為烟之句予悽然為誦其全什察其審聽哀悶之狀為惘然心酸久之何者凡仲言所為終其身寄于所不可必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于其耳以其耳聽命于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于其耳則其耳無聰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人之喜人詩文而自為誦者為己也特以誦

於人者為人也人之為已而自為誦者難矣刻為人誦予故曰仲言終其身寄于所不可必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能使人之為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為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為也夫其審聽而衣問者誠也吁為仲言者亦極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

贈王先生試禮部序　婁堅

華亭王先生來教嘉定三年矣歲十月當偕計上南宮與諸生別酒半有執爵而言者曰惟先生績學纘言著美名而負屈稱以淹於茲土惟吾黨從先生游由所聞知自勸勵無怠然至有司考文章凡先生之所知售者十而一豈果不合於時之程度歟夫為有司者懼士之以奇衺進也寧失才務謹守其師說是則然矣竊以為士為不學不患其好為異也誠學矣即有所異同要不

詭於聖賢人之猶則何以拘拘謭謭為主司患不知言
不必張一目以為羅也苟唯拘拘謭謭焉不務得士
而若出於繩士以求自為解此亦非知言者之所出也
蓋士嘗進而妥號為奇矣或誤以為才而收焉已而漸
厭薄之士又將退而妥託于平若又誤而收焉是士終
謬為形以應而主司直虛為名以自解也等謬與虛耳
豈可謂能得我先生行矣將卒守其學唯在我者之信
焉不虞失時乎將亦少貶而詭為之形歟夫非獨奇者

詭也雖平亦詭也是猶鄉愿之託于中庸詭遇而獲學道者不以爲惡乎先生慨然曰吾平日相與語者謂何其棄之也懲於往而不必諂于今告於人而不必持於已不知命何以爲君子且吾不幸不忝遇于時猶幸與二三子優游以從事於斯文也夫亦中有樂焉非猶以人之見收爲已榮也且向之妄爲奇者寧能盡有合乎吾終不敢以欺有司矣或有笑而應者曰先生愼之哉今之文章以襞績故實爲有學以雕繢語句爲清新此

昔人之所嗤也世吏相與纂效之而尚莫克以為况於守吾之學而又安所之邪則又有楚冠枳袴而前者曰請觴之夫上之人謂士無實學易下之人謂上無知言難且予之言以為世卒無有能知者激也先生之言以為自信其是而始有待焉正也先生今將遐矣謂世果無良有司能知言者焉吾不敢誣也於是先生起執爵而釂之曰敬受賜衆咸謂某宜敘次其言以竊比於古人之贈處遂不辭而書之

贈主考燕及姜公序　涂燦

今上御極之三年天下當大比士是為龍飛之首科也而南畿為豐鎬舊都其地尤重人文之盛甲于海內故事當遣詞林資深望重者往大宗伯以請上命豫章姜公主其事公道德文章重天下遴擇而使蓋其慎也事旣竣例有贈言以寵其行大京兆以屬不佞燦不佞即不辱在館下其何以辭蓋嘗覽觀今日之時勢而重有慨于人才之際也昔人云文章者賢才之心氣也故觀

其文可以知其人矣日者疆場孔棘時事多艱主上宵旰而思才諝幹略之士以應幾于一當而不可得或者以制科一途不足以盡收天下之英雄豪傑而使之無遺然國家二百餘年以來名公鉅卿鴻勲偉烈銘鐘鼎而照耀天壤者不少大率盡出于此中不聞從他途以進何耶此非文之不足以盡人而人之不足以盡文也蓋士子之事功士子之學問為之也是故為聖賢之學者則有聖賢之事功為豪傑之學者則有豪傑之事功

若為庸人之學則庸人之事功而已矣聖賢之學如六經四子粹然一出于正是也詩書所稱勛猷爛然遐哉尚矣豪傑之學如管晏之書鼂賈之策是也本諸中有畫然一定之見措之事有鑿鑿可見之績國家之所急者止此一流人若夫庸人之學則記誦詞章是也中藏既爾空疎臨境自然茍且適足以敗天下之事而已矣自制舉之途興而學問之陋特甚無論聖賢即豪傑之學亦寥寥不多見焉士子居恒剽剝陳言蒐拾殘編以

冀倖一日之售而遑問其他間有潜心静氣沈酣于道理之淵而錯綜于世事之變者犖起而詬之以為迂闊不解事之腐儒且也格不入時韻雖諧俗知已未過終老牖下往往而有而儼然秉上儕者半出于已誦腐爛時文之糟彼其胸中原無所窺見又安望其試之有成效乎其百衆而百不當何怪焉乃不咎其學術之不精而謂經生學士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務亦可謂大惑矣且夫今之秉鑑而衡者即昔之據梧而作者也善作

者善衡鏡之必照權之必平也亦有善作不必善衡者矣毋亦其所作者或姿性之偶合聰穎之適中而非本于胸懷之所獨彼其學之不深見之不定則五色目迷之際又安望其自出手眼而得士于牝牡驪黃之外哉此學術之所以益陋人才之所以日衰事功之所以不逮其獘正坐乎此蓋士子與主者兩有責焉大江以西為道德文章之淵藪所從來也公孕靈毓秀姿穎絕出涵濡醞釀已久學問元元本本深矣其懸書國門學士

大夫蚤已傳誦而效法之不啻若天球珙璧之重故南中人士一聞公之來緼竒抱異者皆有翹然自見之意臭味相召聲氣相取賞識之下悉皆竒士品題所及絶少凡流掛珊瑚于鐵網採楩梓于鄧林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者其公今日之謂也方公出使朝鮮屬國君臣所為隆禮備物以寵天使之辱臨者甚厚公屛却一無所受彼中之人相顧驚訝嘆服以為許文穆公以後僅見此一人而已而文星至止索詩若文

者日數百爲犀公隨叩隨應人人各厭其意以去即蕃使誦眉山之文而鑾布織都官之句不過如是蓋公胸中浩浩無所不有出之裕如而憐才好士一念又出自天性固宜其弘獎風流許與氣類得人極一時之盛也

贈李蹦所序　顧大韶

予不習李顒所予友陸孟凫習之孟凫之言曰顒所者同里之掾于崇邑者也其人愿愨長者雖習刑名家學而好儒雅其司府藏也必庶必謹其任護堤之役也勤

而辨蓋孟晃時時爲予稱說蹴所若此而予固不習蹴所也夫人之情恒信於其所習而疑於其所不習信於其所習故其思之了然於心而言之暢然於口疑于其所不習故思之也茫然不解其何狀也言之也惘然不解其何語也執途之人厚褁其衣而蒙其面於時進善相者而相之雖姑布唐舉不能得其骨法進善貌者而貌之雖愷之道子不能定其形象而況其凡乎今之賣文爲活者大抵寄目於吾之耳非筆於人之舌以美德

為公祇以訣詞為羈靮千里贈言一面未卜雖讚歎之語滿堂祝頌之章充棟衆其事而賓之主人主人不受掩其姓名以示隣里鄉里亦不知為何許人也予雲所以峻却夫千金退之所以見唯于訣墓予雖不肖其不能為此違心之言明矣夫既不習蹞所也而又何以贈蹞所雖然予不習蹞所而習孟晁久矣予習孟晁孟晁習蹞所孟晁之所習孟晁之所信也孟晁之所信余之所不疑也孟晁言愿慤余知其不為深文孟晁言儒雅

余知其不為凡俗孟晁言龐謹余知其不為惏冒孟晁言勤辦余知其不為闒茸余亦既了然于心即暢然于口矣余之習嫺所以此而贈嫺所亦以此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于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秋每對客撫絃慨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内昇平豫章諸王子侯暨賢士大夫多於論文作賦之餘六時蹋踘吹笙弄笛挾元亮茗椀酒尊之間聽其搏拊悠揚

人人為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已已春元亮別吾豫章他往足跡不入濩城者七載矣而予自建武來予視其意況蕭瑟殊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谿漤頻浮江漢達於淮泗皆冠蓋蹀躪劍槊摩壘之鄉閭冀其從游則自漆張諸君而外寥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訪舊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墓木亦已拱矣相對唏噓蓋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

情情深而音益至使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逈異於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座上元亮亦不願一彈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過郊原黯淡隴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螢泣試取漢宮秋稽譜寫其聲於旅館郵次較昭陽秋月桐雨之孰至焉不至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擬綠綺以從可柰何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六

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 鍾惺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於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語孟六經而為言者也蓋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為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段善本琵琶

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不知文何以為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款令其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為正故步既失而前塗復無所泊乃姑為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然收之以為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為正而但求免於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

督學之事也夫督學之視事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嫻而取必於往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奢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永啟為之母矣吾願永啟之所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閨中校文

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啟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清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卒文學其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啟之必不出於此也

送鍾伯敬督學閩中序　方應祥

余竊見近世文章之士與衡文之吏交相刺譏下之人謂上實無目上之人謂士實無奇殆如方今財用官民皆竭竟不知宇宙英靈銷沉何處昔禹皐商語知人之事則曰惟帝其難之而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以帝王求人遠寄間察近徵岳牧非若文辭之悠忽即如仲尼倚重知言既與其人相對而為語必有載言以出之容氣又有先言以逗之眉目種種所交皆相覺發至

如對往世之言雖其人已往而有其人之生平與前人之論列互而參之比而擬之皆非若近世制舉之業合智愚賢不肖之流童而習為一律之語倉卒之間非有左右之可詢平生之可素與前人之論列可以參互而比擬又或者襲他人之面目為自己之面目主者又安得日取四方之行卷搜而讀之以為發奸之地也哉因想見典謨之際彼時所尚者非文辭而在廷之語雖聖賢以亞莫不簡厚即如史筆亦總非後世司馬遷左丘

明之所敢望論語一書固由聖賢義理精奥然其問答語意之際亦如人間師弟之常豈能言下而簡妙如此哉文中子自擬論語而拙僕之狀麄對記者可見暗中轉移之妙風動神喻非人之所能識者闇之文巇伯仲吳楚赫然宇内者非一日然日者未免趨功令之心太重而求性命之意少疎以故一時茍簡之習間有沿襲他寶以眩主司者槩且甚於吳越主者亦但能據其見在之文章以施優劣茍非具他心之通未易以懸合也

今天子慨然以閫之士畀公公當年文章之盛既立海內之鵠而其幽深凝遠之趣得之性成者又往往紙墨外鑒入鬚眉無論舉子之牘程士之文懸諸日月一時都士功令稟之其灼然一家之言或胸懷本趣借發往襄片語隻字出入風雅諳嚮今故性情之渺忽義理之纎機千古成敗之林是非之致有豪傑疎掛之處而公示之而英雄未剖之眼而公揭之二十年來海內治經生家言不得鍾先生一言之品藻案頭不度鍾先生一

編曹相非笑非爲不足以比于士公操當世文章之命如此闈之諸士寤寐師服之久旦夕儼然臨之風動神喩暗相轉移其弘文博學之彦固將彈冠而慶知遇之遭而夙以帖括爲學者亦將灑然洗心易慮以無佚維新之造闈之一變至道也固不待公涖其地而駸駸乎動矣今天下皆謂文章升降之運司于棘園予固謂學使者之權當在其上假令學使者能翕然丕變一方之風氣而聽考官去取于其中譬如人入寶山其寶之大

小存乎其目而所收亦約畧皆寶矣然則異日者榜發而文采甲於天下其必閩也哉文章之士與衡文之吏相與交成一振宇宙英靈銷沉之氣者其必閩也哉余與公為諸生時楚越相望聲既相藉比官于南郡而臭味之雅尤不敢後于他人公且行矣為閩之諸士慶而不暇自惜其畏友之疏也司農馮君士英為公門下士與余同情者又與同籍因其情而義無所辭為次斯語敬質于公

送金思玄公之漢川序　趙南星

昔司馬子長為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即子長之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為之仲堅決不能為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于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為不可訓故令其泯沒于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則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平居杯酒交懽者不乏人一有緩急悵悵憧憧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污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為

罷駑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者金侍御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着大學自少而喜為俠結客好施家無餘貲仕為欒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辦乃事事悉以屬之邑為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宮客館澤渠道塗無不整齊以至於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一新鑿渠穿池灌田蓄魚暇日則飛蓋携賓集亭榭蒲緑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

幼男女窮陬蔀屋之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奸黠椎埋
武斷之豪無不縮頸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
藥皆取其諸奉入全活甚多不難瘠已肥人其庶可不
問也余每謂金公無官不可爲從政者罕有其比而人
莫之信但以爲有才有守耳人無俠節雖有吏胥之才
婦女之守奚貴夫與人處緩急無所賴即國家無所賴
可知矣金公僅僅轉丞漢川盎背格泥之也金公家居
時與廖陶邊公相友善年過七十隱民間邑人皆知金公與邊

公舊好邊公少時有膂力善走馬擊劍盜賊皆畏之耳不知其為人也正猶人之知金公以才守也夫居官者有知其才守亦足矣金公將行余與邊公送之泲水上故歌大醉金公騎馬去

送雷鷺洲歸里序　趙南星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於古聖人而相沿用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廢之則若昌披故不可以已是曰飾迹考績之法起于虞舜舜大聖

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化故後世率由至于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八元陟四凶以大亂天下則法止於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為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焉猶龍之

清直也而黙二子固皆有名然管以忤宰相馬以傷直指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黙沈司馬一言之激至於逮繫由此言之考績之在于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劾時有未嘗不黙貸者猶可仰首至於考而黙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由比部為臬司無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為一日提舉也而黙當事者口呿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馮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黙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

服然論者以為孝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馬君不為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鷺洲為聞喜黜余聞而駭之鷺洲與余游以仁義名簡相切劘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既而知其以隣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故鷺洲入覲還過余曰復豫主臣典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以酷則不敢當其言當時所指鄧邦禹等之瘐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絶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

年前縱博其文愁撻之而雅經者也今遂以坐令君余曰是何待精說不閒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平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小司徒劾以贓如干而口代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不貪酷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下不服余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告人鷺洲大笑將別余歌以送之曰

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蓋疎吾黨蓋親軒者冕者其鳶其鸇毀之以譽屈之則伸登華山巔觀滄海瀉飛仙為侶何悲我辰

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　曾棨撰

今世之所謂游者我知之矣其畢畢曳裾者無論高者挾一策一卷往而師一先生謂當世大人數輩投刺名下士數輩歸而索贈言十數通病文滿紙嘐嘐然揭揭然建鼓而號於人曰某吾師也某吾友也今世之所謂

游者如斯而已矣吾友李子者奇士也嘗雪棹泛西湖半月不見一人而歸異撰者碌碌不能奇拙而善病者也客歲游南州亦不見一人而歸守一無李子之奇無予之拙而差有其病自髫丱而吳楚滇貴竹粵東西無不游其目中不見有一人而其氣量可以盡支天下之士今且再游吳越吾知守一之無不可也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

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个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氣決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偲偲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駡者又勿論矣且夫古之著述者前乎子長則有丘明後乎子長則有孟堅今觀史遷記載不必盡徇左氏班掾之於腐史陰用陽棄義

例若炭與氷夫使子長而有如丘明孟堅者以爲之友亦可謂得其朋矣猶不能無牴牾若是吾故曰使子長與子長交亦不能成史記夫史遷者取聲氣於泰山之高禹穴之深以自廣其尚論之心目益以游爲交非以交游者也使其目中尚有一士必不曰藏之名山以俟其人矣守一行乎哉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俟如守一之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游且以游援交雖欲不交一人而不可得也守一行矣

送林逸菴之鐃山序　徐芳

往予避兵入綏安愛其山川風物之勝將終老焉變來驅人不克也經今十載許足僅能兩過而至于心與目乃不能得其等每登高南望見天際有微影焉若鉤之斜挂輙指向人曰此綏安之金鐃山人多感之亦有不能辨者綏安居南界諸山之脊其邑趾乃出吾盱項背上金鐃又綏諸山之最高者故凡所至莫得蔽之然而有不能辨者彼直以山求之則其不與天爲類者固無

幾也即有能辨之者亦僅以爲天際微影耳而吾見之則凡山中之所有崖石溪谷之層折皆能意悉之與其間之高人逸士環錯而處者莫不歷歷然若相遇于青空渺忽之中也此予所謂足僅再過而心與目乃至于不可數者也三山林生逸菴酉戌間嘗從事於延津戌子過予盱困留泊焉自以家室破壞遂盡髠其髮而倡今七八年矣一旦浪游入緱得饒山寺樂之來别予予怪林生之遠我去而決也雖然林生之從予不爲不久

矣顧常視其狀貌邑邑然如有物隱于其胸而不可茹吐所居若傳舍慼慼焉意不能終日竊意其年齒尚盛丘廬俎豆之感不無縈焉如此將曳去而終不能僧即勉而僧而亟愁扃欝不自解釋積之既久將有匿爲沉癖發爲狂疾而不可救藥者此尤吾所慮也故常欲進而廣之處之峭寂曠漠之鄉以淡豁其牢騷結抑之氣如此山者庶幾其地乎綏安多竒逸爽儁之士林生居之宜必有合焉而以予之十年于是而弗克者林生一

旦乃能擇而有之不可謂不知所止也行矣林生去此寺之嶺十里許有崖曰若燕泉縈甚奇予所熟歷也更上十里許曰黃楊棟其中更有溪浸蕩漾杳不測其際林生過是更為我尋之而予于登臨之間亦時跂而矚焉此如鶴者靜然吾目也予與林生日相遇于青空渺忽中無患其遠去矣

明文海卷三百一

山門林氏族譜序　陶望齡

姓也者所以別生也姓久屬繁而無以為別故古受之氏後繫之望徐秦也韓何也劉之為金也沈之為尤也姓異而系同李之屬十有一張之屬十有四王之屬二十有一劉之屬二十有五姓同而其系反異三代而降姓氏業混而為一異與同不可勝辨故為譜於今其繫望不可以不謹大江而南多諸林至於閩半林氏也而源派各異以其地望相耀在甲乙之列者不可勝數姓

之繫視王劉異甚而予同年志宸氏之族獨以義行興號為山門林氏山門之先惟浩公為宋故臣厓山既敗乃去而逃之海海中孤山曰海壇居當其闔故命族曰山門焉洪武丁卯有詔徙島民內地林氏在徙中遂居福清龍江棄海壇地不耕而有司猶用故賦徵責遷人遷人苦之莫敢言布衣楊持疏走伏闕理之繫獄中待勘勘不時上宣德改元乃用楊言除浙廣福遷民虛稅赦楊出繫十八年矣布衣功德被賴三方人祠祀之而

龍江之林遂大貴顯累葉以至志宸氏世世以為陰德之報也當海外始徙時倉遽棄産布衣徒手挾舊譜登舶踰險以故播遷之餘而宗緒昭然可攷覽而見其後桃洋三宜公踵就之又集成於志宸氏而譜乃大備於是林氏居龍江二百餘歲列緋樹戟蔚為巨家每煙消日出登高而遠望想其故墟若三神山之蕩潏蔽虧於溟漲之外而不可復即至修世本書地望含曰龍江而稱山門若是者以志往也所以志往者惟浩公避地之義

布衣公始遷之勤忠繄故君義隆疇祉不可泯也當勝
國之時沉淵破艦之臣惟海是殉宋之遺民知運數之
有盡天命之有歸不能以一木支大厦而自抱首陽食
薇之心潯陽採菊之節銷聲遁跡甘老於滄波孤嶼之
間與黿鼉為鄰蛟蜃為伍以自終其世此其志抑亦足
悲及乎被詔内遷義命兼遂矣布衣復傍閔倫類後計
無窮被褐持筐自洸岸獄名施乎三隅澤暨乎雲耳由
玆以觀林氏之先蓋未嘗不始乎屯否而終乎豐豫也

志宸氏再仕吾越方於事上而敏於守民短於取名而優於集事曩所科指此爲永頼繼以疾還閩越人懐而慕之不能舍夫志宸有浩公之忠貞與布衣之義惠吾知其必以屯亨也山門之苗裔其大昌乎其去也屬以譜序爲著其遷徙之槩名節之大者而歸之以明閩諸林雖多閥閲未有以義行與宗若山門者也

書吳學士傳後　鄒元標

復菴先生再起未一年歸竊聞之人曰是不可令之踞

人上踞人上必亂政予哂曰客未登席遽迸其罵坐耶令政固在耶亂不在吳先生矣予俛仰今昔邪之害正如水火黑白立見惟陽浮慕而陰肆排擠譬之幽谷深穽一墜足鮮有能躡首者然士君子患心行不真耳心行果照映千古而穽而錮皆斂德凝祥之基無論其他吾里羅文毅隱金牛與世無營人謂其以鄉約立置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止然耶否耶劉忠愍枉死獄鄉里謂其止一棺歸葬予近覩其政葬一簪梳

骸片骨泠泠白也二先生遭時坎坷鄉里必欲黜之而
其子與孫相繼登仕版不絶葢其磅礴深厚之氣不鬱
不發不極不光彼一切秘計皆鬼神所使而為君子用
者不足較也吳先生官品與羅劉二公同而諸子森森
玉立視二先生後裔猶似未艾吳先生有知乎必笑曰
我畸人與人畸我者吾樂受之矣再書於末俾讀者知
凡論天下事與人非屬親聞見都屬烏有而野史與鄉
里小兒語當併行磨勘無輕搖筆端為鬼神所使貽口

業殃悔無及也

明文海卷三百二

題祝京兆書杜舍人二賦後　歐大任

此卷祝希哲氏書杜紫薇阿房宫晩晴二賦贈翟誠父者今歸於崑山陳敬甫其書蓋神品云昔牧之賦阿房意遠辭麗吴武陵以王佐譽之余謂唐人之賦實論宗也然反覆秦事尚多訛謬秦記云秦每破諸侯寫放其

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賦所言宮室嬪嬙之盛皆渭北蘭池林光之事非阿房也阿房在渭南始皇終未訖役復土驪山再興工役而章邯百萬之軍已至戲水則其歌舞帷帳未嘗在此安得妝鏡熒星脂水膩渭哉并六國在二十六年使國子女始可輦來又豈有望幸者三十六年也自渭抵南山僅百里自鄠杜至滻水不百里而近何云覆壓三百餘里耶三輔

皇圖曰宮為惠文王所造二世則云先帝營阿房空堂未成何以曰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其曰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撫固如此安知其磁石象門獨就阿城而止哉牧之似未深考耳晚晴賦則寫樊川之風物猶愚隱居所以與世踈濶也此其與分司御史踈放之態逈異矣敬甫為光州之二年署中與余課諸生於使院啜茗觀此神爽霍然因憶往聞於秦人者戲跡於左敬甫能不以予為畫蛇添足哉

尋常事序　趙南星

西韓生泛涉羣書得中山狼傳及公伯寮告季孫語雙雙傳見天逸子而告之曰異哉宇宙內誠無所不有天逸子曰此皆尋常事耳惟中山狼較異彼公伯寮之愬子路固欲横分於市何所不可言古今之毀人者大都信心而造隨口而言縣亡是之所傳指子虛以為證惟恐詞鋒之不銛公伯寮未足為憯也修髯君愚弄一老媪令之盡呈其醜以資嗢噱彼婦人也故疵賤無恥何

足愚弄世之貴人恣意狂行羣小迎合其意以餘氣為異香使貴人之意興愈軼而無所不為以至一敗塗地為天下觀笑皆僂僂之類也故三事中惟中山狼較異然亦無甚異者惟東郭先生可異耳夫狼以人為甘餌中山狼所食人當不少矣一旦為趙簡子所驅將得之而寢其皮僅足以償一人而東郭先生乃命處囊以活之此逆天之律其人可殺也狼固食人其出囊時餒矣舍東郭將誰食乎杖藜老子為之殺狼而救之意者東

郭有他陰德可不死其救狼之事則悖甚矣且東郭先生以救狼而欲其不食已耶昔越王勾踐為吳所俘棲於會稽身養馬妻洒掃寄命虎口之中文種與范蠡百計令之得脫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可謂有德於越王而越王竟殺文種非范蠡乘扁舟去則亦剸刃其腹矣夫越王再為越王則越王也忘其為吳囚也彼在吳不得脫至為吳王嘗糞口不勝臭命羣臣皆食戢以亂其氣此不復記憶矣所謂大恩難報不如殺之且驅狼之趙

簡子徼時嘗賴竇鳴犢舜華而後從政及其得志遂殺之然則越王狼也趙簡子亦狼也天下之人大半皆狼也故中山狼之事亦尋常事耳於是西韓生刻之挹霞閣即以尋常事為名而書予言於簡端

史太常三疏　趙南星

余己丑為選部員外史際明為給事中未相識也余有所不平於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為李泰霖給事所糾參際明疏救之而其僚王公繼光萬公自約比

部吳公正志皆有跡其時吳江申公為首相余幸見容遂稱病歸際明亦去比其抵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為考功際明亦入省垣乃相覩而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己也條陳紀綱國是其所謂紀綱縣寧夏叛卒而及於六部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懲之其所謂國是則言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余覆其跡駁之以為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敭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

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明亦上疏曰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自上裁旨由閣票內託上意外誘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建益怒謂余指授為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橐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領京察之役又不當於三公之意際明戒其僚曰自今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嚴譴矣而劉啓南公偶涉

之三公遂擬旨以專權結黨太宰餘姚孫公罰俸三月去余以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考功為結黨則臣即其黨不得獨留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愚戇憫臣多病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即放歸久之陞太常少卿以守制歸十七年而後起以疏救劉貞一侍御降兩浙運判際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行私言路之阻塞皆國家之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國體

至太倉建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為問答援據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於社稷綱常甚大豈不可謂誠臣碩彥哉余之淺劣不知際明何所謀聽取之未識之先再為棄官以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人之一生知己甚難余衰賤無能為報也已矣聊刻其蹟附以余二蹟見事之顚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髙義云爾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别號玉池宜興人癸未進士

趙仲一先生政事錄序　趙南星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為事隨牒汝南往往鉏鋙於時多慷慨不平之氣既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為不平益甚丙辰冬心火為病冥冥晦晦載坐載卧如此者一年有三月猛氣雄心都盡神明來居稍稍有悟乃知數即道也人即天也執道而遺數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者數也古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甚衆有識者詘於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罹禍殺患或以鼎伊餙結夭其天年於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子之名殊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盡忠甚易得宜實難此萇劉之所以不沒也揚子雲自謂知易而仕於亂朝摯諂求容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則不若其不知也知知之者其惟遯乎地變爲山上侵於天陰柔浸長

陽剛畏避故名為遯初六以遯尾取厲九四以好遯為君子吉好遯有可不可非聖人也然寧過而遯猶為不失其正耳好進則為小人矣余所謂遯尾厲者也不往何災今而後庶其免矣於是感慨之氣漸平病亦尋愈遂閉門獨坐不復為文而真寧趙仲一先生使人以其所為滕縣政事録來屬余為序余未見仲一而仲一剛方廉介滕縣之治行於天下寡二天下莫不聞其在銓署時有友人言仲一亦齒及余余曷能無一言且余罣

耄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視名節重於性命而視天下若同室視蒼生為赤子其為滕縣至即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其所興除皆先其至艱至大人之所縮朒不敢任者而毅然當之如均田懇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哅哅譊譊焉而不為沮也強禦惡其害己或歆歆謷謷焉而不為怵也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興方來無窮之利至其救荒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鬻妻子女招救流移以億萬數

在滕六年而手錄其政事凡十又七册此其間有一息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為具文則何能久而不忘有一事之骪骳狥私則何可筆之於書令天下之賢士大夫見也余於是乃知仲一非徒剛方廉介已也葢真能以天下為已任而力足以勝之者也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民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為極貪極惡甚於四凶當此時吳公仁度為考功極力為仲一振理而不能得遂與之

俱去盖爲邑不過小民之事即有貴人害之小民多而
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職在進賢退不肖
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賢者少而庇不肖者多
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之才品胆力何不耦俗從凡
透迤以行其志而乃皎皎明汚自令不容然則將毁廉
隅趨權倖而可乎否則必無䏻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
乎不早避耳孔子温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輩猶欲殺
之其他讒毁之者甚衆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

易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存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未極必不能反諸正也孔子猶然而况他人乎夫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仲一去滕滕之人且世世俎豆之入朝而士大夫共奪其官而子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之間於後世也豈待余言哉

明文海卷三百三

花雪賦引　袁中道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

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李周之詩變於屈子三唐之詩變於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於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余余嘆曰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若樗蒱此騷才所從出也其中孕靈毓秀宜有慧人出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新機者有首為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

而褰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輙自慚恧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拾法毋從法爲奇毋徒嘲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書唐醫册　袁中道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余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晴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為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舍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梅客生開府雲中予往客置酒

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余馬上飛鳴鏑箭如𨔛鴟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畫閣朱欄綠窓繡榻皆綈錦香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為除冠服幘已敝内着木棉大布襦行縢如㨂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夫此地非治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闌

入若樵夫之遇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遊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余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為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輞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鬚鱗鱗見一人持

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託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余前年至此問兩尉及公之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尉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為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

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册雨溜烟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余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决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公瘦骨稜稜圓目銳喙通身皆毛大類猿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堂公明歲必來當為公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為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

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来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謔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卧遊清福編序　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龢絃歌之下手纂卧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劒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武腰鏃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

足兩無憾而後止若夫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節與一兩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猿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

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紏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化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

中野草夕陽寞寞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不及臨幸者皆得與槃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擧烟為信韓昌黎慟哭絶書詎為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劒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皆當出此以授之

書弇園八記後　張燮

古今述作之富未有如王司冠者非惟篇什宏多世間

有二字粘帶都被弇州用盡天下才共一石公可謂得其八斗矣年少諸作體大思深備極雕摩字無虛發然微費矜嚴晚去機漸調而氣漸充若探囊倒出在有意無意之間然微流率易究竟終是大家並時諸俊雖稱比肩其間相隔容可數人而公兄事濟南弟畜宗徐數子存沒無間壯老不渝至於倒屣後彥借羽長裾苟自載一藝自通一語悉歸含弘嘉與剪拂此其氣誼又不獨以文章著矣爾日人士扳依轉相效慕如林宗巾角

謝傳鼻音曾未幾何墓木甫拱異同蜂至夫人各有體必欲自含其面目以効西子之顰此如龜茲王學車騎服色稱漢外孫馬非馬而驢非驢也抑才不逮作而甘為季緒之詆訶不幾夜郎王問漢何如我大哉嗟乎濬發巧心受嗤拙目亦陸士衡之同慨矣弇山園是此公一生受用得力之地弇園八記亦此公受用得意之文每一披閱恍對三十車書主人談建章之千門萬戶殊歷歷可指然堂構未改而陵谷已更數十畝宮僅同市

門之酒肆豈不寃耶公曾以所蓄書畫彝鼎及所著集名為九友而又自言曰筆墨天之所縱我者滚滚不竭酒天之所以酬筆墨者飛白不醒亦足以老矣一旦悉舍之而事空王一瓢一褐一團焦束身九友之去為何人主不復問也公固達者不至如李贊皇之拘拘然或滋悔失笑為愚公非一事矣

敘謔菴悔謔抄　倪元璐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於人忽醴忽酖醉其諧而飲

其毒獄獄者折角氣墮期期者彎弓計窮於是笑撒為嗔嗔積為釁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耳雖然謔菴既悔謔禍將定須莊語乞福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摛範敲韻要是謔菴所謂莊語者矣而其中於人不變其顏則透其汗莫不家顛影國人號倚官南榮棄書君苗焚硯署賦不出靈光罷吟在余尹邢尤嗟瑜亮蜂蠆之怨着體即知遂有性火上騰妬河四決德祖可殺譚峭宜沉岌乎危哉亦謔菴之禍機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則

何也且夫致有詠而非譏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嚴史而造語尖寒有如盜竊公孫天王狩毛伯来求之類研文練字已極針錐正以春秋一書使宣尼滕乎輔頰豈容後世復有淳于隱語東方雄辨者乎史遷序贊滑稽其發言乃曰昜以神化春秋道義是其意欲使滑稽諸人宗祀孔子耳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義神化與義惟詭譎之譎皆有之譎譎史才其心豈不

曰世多錯事春秋亡而史記作吾謔也乎哉如此即宜公稱竊取正告吾徒而書既國門逢人道悔是則謔菴謔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言也謔也

西湖觀序　陳仁錫

十六年不到西湖相對惘然如何下一語聞諸杭有西湖如人有眉目余曰不然金吾之鑰捷逕鳴榔辭孤山雲曉鬟零亂謝若耶鏡晚妝落寞湖上之意往往從他郡客旁湖濱聊得之是此邦人眉目也以他郡眉目代

之又不然參寥六一斷橋孤嶼昔賢所陳尊土苴升芻狗扵蠹簡殘編斷碑荒塚之餘欣然跡古人而摹其句以此一副真眉目留西湖雖然思武肅而悲宋宮慟忠武而泣忠肅郡史為政遊客何知夫夫夢寐之中亦可作氣而吊其故宮以相慨慷固哉遠於遊矣吾尊一人以領湖山曰林處士白與蘇吏於杭而營西湖自其職西湖不借二公重若以留連堤畔觧俗吏嘲二公又不借西湖重以令古兩不相借之景中之人強置風雨

晦明之間且吏治稀鄴侯文正忠定無少讓宜往來湖上稱伯否就以詩論西子比西湖雨可晴可西子可西湖可使其可雨之可可晴之可無異指西湖而比之曰西子也其不村殺西湖者幾希雖然不許處士以一丘一壑占又不許後之為處士者占處士之一丘一壑也何也山歸然而峙水淵然而流則神郤立不視崖缺石斷雨驟風来悄然而思非其故也孰知造物者顯此幻相等於棄燼若人了是則處士諸公皆殘雲剩霞點綴

眉目者耳兹来也無相逆無相笑毋以月白風清笑湖濵寂寞且笑十六年何事不一到西湖相笑已乎哉夫以相笑爲相得也所得者亂雲孤燈漠漠平湖而已矣此西湖之糟粕也夫

明文海卷三百四

題手書陶詩册子後　婁堅

陶詩所以妙絶古今正在胸中超然非聞道者决不能

為此語也區區以文字求之抑末矣如唐世詩人最多獨推李杜豈止才力豪健凌跨一代而已蓋二公之所自負讀其詩可以想見焉唐以詩取士其較量工拙直在字句之間不復見其人之性情失詩之本來矣世人以詞格論詩正如以形模論書若然則王著當在蘇米之上耶龔石巖方伯致素册索書為録陶詩因題數語以質之

記蘇長公二别號　婁堅

東坡此書古淡遒勁雖知好公書者未必能識也予嘗見別本及士大夫家模入石者要當以此本為真正又紙尾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蓋公自黄還朝既衰而思其卯墓去作此書不遠兩別號殆相繼於元豊元祐之間也當時如宗室令畤從公為潁州倅亦札記及此而南渡後雖馬端臨之博猶以老泉為明允別號至本朝楊升菴其該洽為一代所推亦仍其誤故并識之使覽者有考焉

書平淮西雅及碑文後題　婁堅

予昔未更名前不記何年為叔美寫柳州平淮西雅筆稚不足存叔美乃裝為卷綴繭紙其前再以乞書因為作小草錄韓碑文此文典重簡核得大體雖旋仆於元和然李義山詩云公之碑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若流沫右手胝而蘇長公亦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公碑之毀不毀固不足為公文重輕也先友張二丈茂仁每言入蔡

擒元濟皆李愬之功而碑不詳非紀功之體俾後於何考且失師武臣心非公文之至者予以謂文繁簡皆有體裁公叙愬功一則曰擇賊將用其策戰有功又曰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夜半到蔡破其門何嘗不歸重於愬若加詳則公之序不曰一二臣同乎又不曰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乎詩又不云唯天子明唯斷乃成乎且愬之勲名國史有傳家廟有碑何虞不詳詳之此碑非體也昔太史公作史記以屈賈合傳

至班固漢書始具載治安諸疏蓋子長以為不書不虞其言之無傳也況此碑本為天子平蔡作寧不重專斷而顧戰功之詳乎若曰師臣之功由天子之斷也是宜詳不詳則當時之所以平蔡者不著以是論公斯文吾又奚暇與之辨哉

題草書杜詩後 婁堅

自唐殷姚選唐詩宋嚴氏以禪為喻至高氏之品彙出而世漸不識詩之有真皆皮相耳以故于子美之詩且

有優劣之論蓋律體之自創絶句之奇怪其入選者希矣如此非獨不知杜且不知漢魏況三百篇哉此猶均屈氏騷也而不無置論於卜居漁父者耳予以為苟出於傑然超然則雖宋與漢唐作者何異若苟以形似而已吾未見其果有合也元微之詩云杜甫天材頗絶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可謂真知之矣而韓昌黎猶有蚍蜉之誚則尤高出於其上矣雨窓為李為輿司農作草書因借以此質之不

知亦有合焉否也

跋蘇長公秋陽松醪二賦　婁堅

信筆作草書素盡又及於楮覺筆墨氣韻便爾有分非楮不逮素也聞之郡中善裝潢一老人自嘉靖中倭夷入犯後絕無佳紙其言殆不妄今吴俗雖趨於靡工巧或有加於前而絕無注意於紙者可見俗之所騖於文字筆札獨草草不能精諦矣東坡諸賦世人知有赤壁皮相者猶或訾之能言秋陽者有幾刻於松醪耶記公

小簡有手書此賦寄人子弟云以發少年妙思又有書賦後云予與吳傳正為世外之遊將赴中山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始予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一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而傳正尚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鬚筆及其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其甥歐陽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云公之遺跡或尚留人間或已化為塵土所不可知而斯文之傳固無窮期也予好公詩文

前後所書甚多雖字畫不足珍或託於公文而自永然意尤在世人能得之於語言蹊徑之外何必區區求之字畫哉

手書蘓長公問養生後題 婁堅

竊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擅二書之勝無如蘓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為怪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陽學韓而益暢之并去

雕刻而務出於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横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予既節錄諸家之書又錄公此文以見公之所謂辭達葢如此也

書諸家論文簡牘後　婁堅

予自中年後頗知好古讀古人之文知其所自得皆高雅不同於流俗又證以所聞於長者乃知近世所號為古文詞直以應俗而已未可言文也凡為此者夫不能

識真故耳比因靜之兄致繭紙索書為節略唐宋諸君子所以論及於文字者分真行草大小錯出雜錄數條以應之知靜之必愛其所論不復計予書之工拙耳

為人寫赤壁賦題後　婁堅

東坡此賦予嘗見雙鈎郭填本淳古無咎拖筆蓋得意書也恨不獲覩真跡耳未幾或以勒石亦自可喜不逮摹本遠矣頃有以素卷索書念真者在前欲肖彌遠不若自為書應之間有似摹倣者記憶在心手適與俱也

此文與世俗異者二字自注者一滄海作浮信是句中有眼共適作食蓋用釋氏書聲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味長不可與適等也又更字下注平不注則讀者必且謂意同復字矣以長公雄文意到筆隨何嘗作如此推敲識此即於讀古文詞庶不草草然非獨此也有好為高論者其失與此異而其妄尤不可不拈出為狂率之戒公之謫居豈能無動於中傷之徒賦此篇末借水月發端以暢所欲言固驗人之重意也其誤以赤鼻為赤

壁或亦故為錯謬以避譏歟不然以公博洽未應於平生數過及久羈之地猶未識曾公喪師逃竄處也又賦乃驗類往往寓近於遠借淺為深此賦卒章正其本指首援曹困於周終以一毫莫取人生有盡長江無窮首尾相應而近有好為高論者訾末段為蛇足立論為迂腐若然則此賦雖不作可也未知結撰安論文章後生誤信將墮渺茫誠不可以不辨

書泉州淳化帖後跋 宋 林澄

此所為舊泉州也當宋航海石與二王俱沉國初泉州守見海中每夕浮光募崑崙探出之得石若干関中好事復為續貂遂足十卷今聞已入貴人宅中了不可得而嗣後有起者雲仍更數十輩矣余嘗疑宣和搆虁晉唐真蹟暨三代金石之文委之外邦不可勝數而何有於數石豈當時金人視為滯貨未暇輦之燕中而建康議和以還宋嘗置留守於汴此石遂得復還禁中耶若夫航海為計已窮而載與俱浮波浪彼其一旦君臣盡

沒非惟颶風作祟良由所載不呰故也嗟乎當太宗時既招致膚敏作元龜御覽廣記文苑諸書矣而復令王著摸勒閣帖使英賢耗歲月於筆札而忘其羈縻不特一時恬然陰致二百年承平子墨力也其為計奇矣然宋以文墨籠天下豪傑而造物亦以文墨愚其子孫自汴而杭自杭而閩自閩而海骨肉睽違山河失據而獨與數石周旋傅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其有宋之謂乎余往得之外氏經十餘年每往來長安輒携之俱已已

秋有僧乞修釋迦前殿顧探容囊如洗低回久之遂出
怗作施此中玉石法眼具有定鑒余言烏足為重輕第
将携去時不能割愛漫題數語於後若歸賢主人急為
删去可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

枕戈集序　沈懋孝

昔在譚司馬集上見一幕客韓生者挾混元毬如斗大

自言每於風沙晦冥之夕能帶神符騰風以去至敵中穹廬毳帳上從半空發毬而下則敵衆驚擾辟易相蹂踐故司馬在鎮者六年神砲將有名邊境晏然幾於灌燧而不用葢塞外不生硝黃硝黃出塞外禁甚肅即有叛人如中行說之屬或教為之然終不能發機豈非中國長技惟日本之佛機火箭頗利然洋中船次銅鐵器發機殊難余見俞盱江總戎曾言倭舟將入口爭隘之際不如使竹毬為提毬若小升豆以楮葉封之數重如

歲時之響砲焉遇倭舟至巨艦圍其外火箭射其檣手投竹毬無數繼以小磁盛裹膏油亦雜投佐之膏火相熾倭舟不須㬰立盡也言以此法累獲奇捷余喜而記之未明其効今觀李將軍所創竹火器數十種言其用於外洋舶次易舉易發甚易辦所著枕戈集者名於時蓋與俞大將軍之言若合符然洵哉其不我欺也昔田單以千火牛狀復七十餘城周瑜以荻舟百餘破曹瞞八十萬於赤壁下今者竹將軍動於上竹龍竹虎之屬

佐攻於下倘於諸葛木牛流馬巧製同功將今日所以制敵破倭者必有全算焉孫子之書特著火攻一書倘此書可以獻樞府之府亦京營神樞之一籌云

摩崖抄序　瞿九思

豊城隆守熊公為吾旁近邑令既三年公所以令松滋狀異甚松滋人所德愛令公狀亦異甚聞平居計無所出則相與聚族謀謀欲中國而置令公利必周廣可數里許約可容數千人可東西南北四面至用歲時祝釐

公而其後公稍稍聞大怒駡謂有令甲在若等何得為爾已又有欲為治行録粗記載令一二大事識者曰設如此是康誥别播敷造民大譽褆屬有罪今天下此道屬濫觴矣有司一不戒慮有他則以己風旨敺一國人殆如醉如狂妄造作而為此比令去即不令溝壑有取以覆醬瓿耳吾令賢吾等即茫昧甚奈何以此舉相累則相與咄嗟太息若計畫無復之矣久之則有創為議而大號於國中者曰令公治行天下第一如公治行度

必得龍門公蘭臺令載筆乃足以垂萬世顧龍門蘭臺遠在千載上吾安可猝得吾又蠢愚吾不能辯文辭且吾又安可文吾令公絕真誠愛我無文章吾念吾安忍以浮華報吾令吾國多大山崛穴間多懸崖大石壁我自為計吾不如人入大山中人索一片石各以己意繆紀載公偉績其上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其字吾亦不必往造請程孟孺詹叔正李如真戴揚水吾即用吾儕小人字此兩者愈朴魯愈無文則事愈信意愈

篤傳愈久今千秋百世後朗月青天中顧見崖所紀載即顧見公顧見公即顧見吾心腹腎腸字在此即吾儕心腹腎腸亦在此吾不過從語言文字點畫形象間即吾幸與令相隨屈爲一體顧不美哉於是國老父幼子童孫顧視令治狀有事在國東隅幸蒙被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東某山某山紀載有事在國西隅幸蒙被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西某山某山紀載有事在國南隅幸蒙被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南某山某山紀載有事

在國北隅幸蒙被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北某山某山紀載至今令公德澤在一國不可以東西南北名者即選取國名山大石壁倣宛委岣嶁摩崖法用蝌蚪或三十六蟲魚篆籀體髙鐫勒懸崖峭壁間滇大理點蒼山其山頭小卷石即僅僅徑寸許如豆亦必具點蒼山洱海全形體隱顯明白吾輩謳思吟咏設有小詩歌則請取山頭徑寸許小卷石分紀之且松滋地宜松多大松其鬱青葱長數十丈大數十圍者所在多有之吾欲令

松在是即公偉績亦在是故後雕更萬古不毀折是吾與吾今與大石壁與長松更萬古得長相傍相守此豈與霞飆者可什一比量哉居久之則又有謳吟噓欷潛然泣下者慮風雨氷雪百歲後此摩崖碑或石剥落或字磨滅不可讀則又攀蘿捫葛上㝡高峰頂從石壁間手自抄授梓人為摹本為木刻欲以傳天下今既幸成帙矣蔡子汝濳高子如斗張子鶱翼俱松滋名藝苑家乃因緣余門人帥生正李生在門倪生之經余族子年

偕國父老詹人遜夏人來聘王人用賔王人大賔輩以通國鄉長老先生若茂才異等書惠遺我請一言會余病痺葉伏在牀簀久庭户間蒼蘚碧不宜有貴人車向吾適不幸疾且革松滋侍御金公凡兩過從余謂必欲索余一晤不去吾強令兩童子扶掖見而金公亦竟無他語言第言吾邑令貞介絶俗通敏若神愷悌如父母我國家二百年來始幸一覩見之先生素愛國願先生留意遂去其後公公子余門人星耀者復三四顧使以

余前序請門人張生崇蕃邢生偉李生光宇書來又謂
桐城侍御沖寰方公魯岳方公潛山賓岳徐公皆有序
意在必欲得不佞一語夫金公頤巡察貴州時有某官
某者故通苗相表裏為慝意方叵測西南半壁地第知
有此豪逆業不復知有明天子前臺省諸使者心憚之
莫敢發公至輙首先按劾不旬朔某子父已捕得令狀
繫牢戶趣上書北闕請生論如法其人睥睨俯仰專養
藏材官劒客亡命大使如古所謂高漸離荆卿軹深井

里人之屬欲以有為此豪逆啣公甚欲得而甘心焉公自貴州來行萬里日未嘗一再親匕箸就榻比入楚乃然後加一飡也其風裁威望毫不可干以私乃如此故事侍御史擁豸繡行天下所過得用風聞劾舉所在郡國大吏金公既信愛公即手自削牘旦上書推轂令即旦且報可暮上書推轂令即暮且報可須天子所行事日益神聖殊異即或用侍御言一日輒大奇拜令使與卓太傅齊等何不可者乃安所復用不佞且方公徐公

皆方今貴官名世又安在用不佞爲以余揆之松滋人或見謂金公産同邑於松滋則鄉人方公徐公産同郡於松滋則國人猶余不佞産楚於松滋則號稱異邦人鄉國人親異邦人蹤渠必欲得不佞語豈果謂余言無毀譽差足可信後世毋亦謂得一鄉言不如得一國言得一國言不如得異邦言然余又謂此殊不必然松滋人既前謂文不必出龍門蘭臺字不必出孟孺㺯正第獨取悃愊無文章與公千百世相傍相守則此摩崖碑

即已若韓昌黎所謂蝌蚪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虎螭余猶病其近華又安在其必過都越國而必欲造請我昌蓀公易簣之一言為哉

劉忠烈祠序　董應舉

嗚呼宋至厓山航海之時其亡決矣其時忠臣義士奮死於萬不可為之秋與國俱盡者蓋亦可指數如吾郡福清之劉招撫林空齋之夫婦兄妹尤其特者當招撫與空齋首義時元已盡取天下又取閩食其七獨汀未

下耳文丞相自汀奔龍巖招撫以汀慕歸時豈有一成一旅足自奮者哉興化雖復福州淮兵之謀不克僅一福清遺子遯開義局雖三尺童子知其無成而招撫空齋計必為之以一彈丸地當天下之全以敗魂累息迎風欲仆之殘喘鼓而與如雷如霆之鐵騎敵雖明知其無成猶願與國俱盡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矣議者以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為譏嗚呼此其所以為難與夫即墨存齊猶云以邑敵國祿山河北之師不能半於唆都而

張許睢陽視招撫空齋當日所處何如者睢陽不能不敗而欲責招撫乎傳稱招撫兵敗於瓜山虎匿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而死招撫夫人林氏猶抗詞以張其兄不憚赤族獨招撫輾轉走匿欲道海不得乃自經死嗚呼此其志豈但已耶夫國亡而起義君辱而圖死雖少知忠義者能之然必勢有可為力有可施智有可效不然時或有可乘在百之一千之一萬之一而猶有可冀者未有萬萬無可冀而為之也萬萬無可冀而

猶為之所謂不戴天不履地瞋萬世而不顧者也人臣所難正在此耳若度勢審力而後舉事事不敗而後為或敗而猶有萬一冀姑嘗試焉斯亦無難者矣予觀招撫空齋所成就不能如即墨存齊如睢陽之遮唐半壁而氣則蕉之直不知田武安張睢陽諸公當招撫時更何作用耳然使同時督府參佐如吳尚書浚陳大著俞謝秘書杞等人人如招撫雖不能成功而在在起義轉相犄角或可緩崖山旦夕之命亦未可知也嗚呼此其

所以為招撫歟論者不究其心而輒責其敗退之所謂自比於亂賊設淫詞而助之攻者何其悖哉

何仁仲奉使篇序　何喬遠

文詞之難莫難乎所在而得其情山林之詞宜幽行役之詞宜感邊關之詞宜壯廊廟之詞宜麗歲在癸巳天子以西夏之功奏郊廟頒天下宣示九邊仁仲用東宮僚屬與奉詔故其詞麗以莊仁仲所宣邊在薊遼二鎮鎧甲士馬肘腋神臯天下要害處也故其詞壯以道由

二鎮歸楚迺其家循魏徑鄴涉淇浮漳入於雲夢耳目之所經見故其詞感以悉家本安陸公子歲𥘉藻翰好丘壑之致行則軫輪不廢於觀止則衡泌得偃於游故其詞幽以冲嗚呼仁仲茲行其所得諸詩與其行記何諧情而協於理也當仁仲奉詔將行之時受事大宗伯過余署中其時玄冥凌陰雪霜在天予與仁仲對爐炭數大酺色不能赭予憮憮不能出國門送别亂之起也幾及一載天子賜劍繫帥卒憑赫斯振御皇極門輦上

午門樓見羣臣受賀獻俘耀武面縛賊付西市磔斧鑕
功在夏甘周徐間臣爲郎綬衣博帶安坐私家無能出
一言附於凱歌鐃鼓仁仲挾二著頭穿風霜宣威塞上
車塵馬足數千里撚氷髭呵凍頴隨其所嚮莫不適夫
情好之所宜古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專對四方則貴
在誦詩仁仲於茲行也使乎使乎

孤憤集序　吳伯與

蓋楚氛之惡烈矣觸之無不斃也又自簡於槷而防其

口一時奮起而爭者恚中以法余姪德望有激乎其言之即無論於其位不可謂非綱常之訓節俠之氣也無何黨楚者承望其間遂紿德望於庭刑考之因嗾黠諸生波以偽疏而陰嘗以可貸者蓋指太史沈君典也君典固有所不平於江陵江陵欲得而甘心之耳姪不以可易已也轉而相染曰必行吾志有死無二考訊者不能服乃下之獄置之窟室而絕其外內聲息於是食絕且齧衣衣盡不得死且飲之溺又不得死則以沙囊壓

其口殺之嗚呼誰無死哉死如此慘矣夫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功名之奮人也不難以人之生命博而有之友誼之關心也不難以己之生命挈而與之衆人焚和而獨隤然道盡余所以有公憾於楚也其在今也二憾釋而國士之寃雪善無近名惡無近刑是耶非耶然當江陵時薦紳以口遇禍者不必當言位也南冠者逝而幽有贈明有恤各食其報矣嗟嗟德望獨不得此於朝生無爵耳則在丘里可不宜有大揚㩁乎故在禮以死勤

事則祀之事豈必襄國定功必襄國定功夫尸居環堵而竊竊焉欲俎而豆之非畏壘之民邪而況死生不入其心者邪故凡作事可法者皆在祀典姪抗言綱常說者同聲少陽是矣以視於朋友之交當其廹而殺之也浸假小有蟁蟀生火實多波及者殆哉姪一死而所存者衆姪之亡不足以喪吾存也不足以喪吾存是為常存得其常存而存之是在丘里之俎豆之矣蓋先是撫臺趙邑侯尹捐仁者之粟而以襄窀事儻亦以采輿論

而佐朝議之所未及乎顧我親友共廣此意而樹之祠一以表幽魂一以風節義云

書淮陰侯列傳後　陳弘緒

楚有張君燧讀書好奇之士也云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寃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粤趙陀遂作

書遺容匿兒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為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間有都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器陳子曰炎漢之初何多義俠哉淮陰侯客較魯朱家之匿季布抑又有難焉者夫子房之博浪沙中誠俠士之尤也其後劇孟郭解繼之百年之間流風餘習未泯甚矣其多義俠與夫忠烈之死與功高不賞之臣死而非其罪者遺物每巧為之庇其後如有明方正學喋血殿庭族

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而一綫之脉卒存於海寧典史魏澤之手非獨人力也蓋亦有鬼神之助焉予嘗怪趙陀以魋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粤中無足與語遇陸生洒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竊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明文海卷三百七

湯君制義引　陶望齡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葢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為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難甚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卒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真淺易者揚子雲是也

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為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為舉業而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寘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為奇博為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刻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為淺易與以為艱深與世有蘇子當自能辨

顧九疇選義引 方應祥

制義之文像題命勝譬之貌相百千萬億之人亦百千萬億其貌其中蓋有依稀肖似疑不可辨者矣天下之良工政于此用其心夫貌人之像而有一筆非其所貌者無論神不可使附非其質子不可使事非其親即欲從百千萬億之中覔一人以當吾貌吾知其雖畢世而無所得何者人固不可俛而肖也六經四子之言莫不就依稀疑似之間微懸其是與非是之辨世儒作者自命挾其偏至之才情與顢頇之名理一意駕行以為快

汜涉其文似少所不似覈之實無一筆是者胥天下為溺喪之子坐令千古聖賢斲而受若敖氏之餒亦可哀已九疇之共佘攻若此道也其已行之帙舉世所為鼓歌而舞之者幾乎子墨之不勝誂是于是與非是之間抉良工所用其心之微者兩人未嘗不相視而慨予懷之渺也夫天下事各有常而不可易劃然東西南北之各為位而不相濫此夫人而知之也試指一毫之端以為其中間四邊之差池可使東西南北易而不可遽能

了然於心而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此其人必非常之人也由是以觀乃知才情必禀仰其權輿名理必有司其槖籥彼一切逆駕以為快者窮于魑魅魍魎之無所施其伎不得不反而精其辨于似是非是之依稀然則九崎之於斯帙也所為德于天下孝子慈孫春秋霜露肹蠁之感誠不鮮其居所共余所忼慨指畫天下之事端夫亦顯見於此矣

莊尚之北遊草引　方應祥

文章之道節度淺深之所至莫不各馮其光與澤以爲候澤者精之所茹也光者神之所迸也人之生也四肢百體總之灌輸于一氣之津潤以能和柔其骨節而通理於動息其悬蔦悽愴發揚昭著于空與形之互相爲摩盪執途之子而問之至於聖人無以異也乃其中節度淺深之懸別極于霄壤而不可算數所攝受於天地萬物之精神有至有不至焉耳故曰文有可爲而不可爲此即世之工於文者未必辨也尚之挾所爲經生言

介吾友饒德成逵過我讀其文欣歎希有相與微言再日夜矄然沁眣心目間已出一冊視予曰志恃篋此為燕之遊先生其何以命之夫世之稱工于文者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謂是執苑之金科已進之性命闕名法之旨鴻濛以來大府所庋名山所藏闕廓沉蔚雅澹之致一驅其上駟紕萃以俟吾寸穎之擅挽尚之于此道也可謂維其有之矣豈猶斯之未能信借吾言以靳乎世乎夫尚之志固不在遊其所挾為

遊者又匪直經生言之已也吾迺直與尚之言文而已矣淮南子曰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不出掌握之中而引類太極之上陰陽同氣相動也又曰中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至德天地之精也文章之道司契于吾精神之至與不至亦若是爾矣厚聚天地萬物之精神以醖培其德之至寸頴之擅捥焉陽燧方諸引類陰陽之氣于吾之掌握日月照而江河流天下古今之能事固已畢于經生尺幅之業矣蘄水

而木之繳出火而石之擊鶩之乎光與澤而失之于精神求工于其文也日甚不知其去吾之道日以遠嗟乎吾能無望于尚之乎哉

黄石齋史公官稿序 倪元璐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為之舉業使膏粉之容化為鼎氣自祖宗二百餘年未有能之者而石齋始為之自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於是跂然搴裳以為其道之亦可以富貴也顧其始天下以其學不能為六經苟求六經

即求之石齋既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為石齋苟求石齋即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聽决猶秋隼也俄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又不敢石齋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小者肘見大者蹈絶此周石齋所當閔痛爾韓子曰既為我置之而不為祀之烏可故即使石齋自稱老婦厭離柘枝吾猶將力勸使必終善於此今石齋忽自意至為文二十五篇未嘗示人而先示吾吾苟攫去襲之帳中世固不得知然吾

不敢也夫即以石齋之文為樽設之五父之衢度天下之能斟而享之者可用指數即使天下羣斟之五父而吾又自以為未發其枕帳夫苟石齋之文五父之衢之衆盡享之而倪子即無以為其枕帳者即石齋有文又豈昔以示倪子乎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愜契會少所擊難雖然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治天下故矯爭而上自宋而唐至于漢秦猶未已而吾慮天下之間間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石齋

儻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遂而下也夫漢人特不貴子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于子瞻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爲其漢以上而今人之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何也

楊伯祥太史稿序　倪元璐

當十年前僕俛首爲文即意至才起回視棚架復疑不可自以半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墨

桑繩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為作古一字如繫石鳥羽坐取不升既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坊子適洄取難自僕視之斯亦熈景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而今之論文者焦然引為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為道理非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積漸為後之不可知則不憂以其凌宋蹙唐意且壓然不屑漢魏者何為獨憂之且今之用憂如此者僕聞其語殆有二端其一謂古言變今制則菑害隨之為此

語者其人夢魘夫高皇帝之教吏使之學于一代聖人之言其教士則使之代為二千年前聖人之説高皇帝以為仁義道德非一代之事而二千年聖人之情非一代之衣冠聲笑可影息摸呼出之也國家本以律令繩吏以文章恣士未有王鈇鞭禁寅越令無端發斷豈非夢魘乎其一謂文心旁騖是為兵端召兵戈之禍為此語者其人心覆夫謂韓柳之軼歐曾以鄒枚而盡燕許此明宋不如唐唐之讓漢也然外蕃當漢而惜唐則已

張宋乃大横即以漢一代言之馬遷在庭渾邪入侍班固奮筆白槃獻詩及其後衰寢尊荀蔡斯徵文心兆兵繇於單襧令倒云然豈非心覆乎故曰災害兵端者今之人皆樂以是二說起文章之獄皆敢以是二獄坑學問之儒麗覆不救至于顛喪故使今之論文者夢不絶胸心不朝肺則文章之一事未可得為也且今文之可譏者有四而今之人則皆不能察之戴髏為頭帽通八寸傀升食店鷂争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亏玉之大

竊也其與今之真能經子者分胎別體有如馬墓而論者必云沆瀣之通本諸一氣又可嗤已天下之病皆在於不審真偽不審真偽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不辨子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刃子于鬼相戰政刑無章使世眷然不得平治非是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以為天下真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肘跨及者不過數人當壁壓紐一士而已尊此一士以台天下使共學之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串羣

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胸貫腕強頭脊俱起決銳致功形為能事天下之亂庶其豸乎於是刻楊伯祥稿

吳澹人庶常別言序　倪元璐

今之為人者不稟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奉新貴資粮扉屨皆於是乎取之劄席帽進賢冠為之疆界有如鴻滿如是者文嘗為容擔裝俟時風利帆舉翔然而別是其常也若澹人之於此則有不能澹人之為文章

法必禀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則既千年文人之性則亦千年而極澹人之身不過百年耳如是者文嘗為主故使澹人焚筆硯則已不焚筆硯則自始學為文數十年以來之丈心棲其胸指與俱寢興雖以管寧割其敝席温嶠絶其忍裾李陵蘇武連袂而哦五言王維孟郊比喉而唱三疊猶不能以享之輒左激其遠遊也是故澹人曰别者虛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令間滛人當處雜怱探策揣摩期於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

作惡如刀割傷此二念者澹人之有乎如其有之則在今日可以別矣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苟進賢著頭而縶之維之逍遥永夕則使其人氣不守身骨不扶肉皮離其面心棄其胸浸假入於非人是豈可不與長訣乎澹人曰生來墮地於此二者自不曾逢亦不必別雖然以神明逸之幽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寧為澹人防不速客若夫澹人之為人清至孤引吾之畏友也鵠遊燕宇誠心愧之復何言哉澹人初名天屑臨入試乃更楨

當闈中牘具覆發主者心異知名如卜聽人懷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及濇人名揭衆寂然余色頗愧食已忽年友方書田從西座隅離席諗衆曰吳楨者華亭吳天胥也衆乃讙譟向主者舉手賀得人此大似高適等旗亭貰酒時固亦當傳耶

吳來之進士近藝序　倪元璐

今文之高者根柢仁義綜絡經制體用沛然抗裁古昔循此不已日變而上精則已粗亦不陋也然而求者之

心不厭論者不以為正天下之意以為是以仁義經制就文章文章以就科舉科舉所謀是為富貴則豈有其誠然者乎若使吾平處而論才士窮能造思揮常選特凡枯蕗涸走甕擊壺當此之時殺割俱聽豈必有富貴之心哉凡天下之務為高文者其心不甚醜貧賤既自孤引以為調高和希又矜負必得富貴雖悖愚不然要其求畢文章之分使名立可傳則已耳而天下以為如此即亦以仁義經制為黄葉不可恃也雖然今士所從受

仁義之談經制之論不於墳象則在典謨奇文與章古之聖人先為之矣必此可疑則彼亦難信中世以來卒有二歸歸理廣川歸才敬仲二子之文辭其燦然者矣令不知二子所操筆覃精者為嵩治其仁義經制不治文章適得佳乎抑故治之乃佳乎使二子而為其正誼明道出而為其竹林玉杯出而為其尊王大畧出而為其山高乘馬則是二子亦非嵩狡獪秘戲營不急也或是三者道如蛈蛇子母首尾往來擊應不可離劈耶神

仙之業或在爐鼎爐鼎所求一以為精炁一以為王白一以為服食及其日至皆熟也夫以為黄白服食者神仙所不争則何不减竈毀器閉目而存其黄芽息吾姹女以為黄白服食者是其至粗亦何以如相要耶循侯齊出乎令使世人而為神仙之事為其黄白則必貿為其服食則必死無其精炁則亦不能有其黄白服食則是三者不可離譬亦若蚨蛇然也吾友吳來之之為人體立骨隨義起氣出自其楗闢足不窺園别天下邪正

如察燭黝皓時每靜居爪晝穴被吻聲鳴出皆天下大計君相所憂其文孤岸色舉與樓董帷羨敷管錦體用之言斯已至矣然其文即至亦豈能有加其為人乎來之為吾言吾或念作退思自立進思致功以此臨文即得精微當吾臨文意得回視性光湛然亦益洞世務由此觀之辟名之變為科舉科舉之定以文章非後世之聖者則亦不能為之也今多設防欲使德行制裹治行制表不知是二者文章之力皆能取之有不能取抑其

所為文章不必如來之者也苟文章不必如來之者吾疑其文章之不暇而暇疑其仁義經制乎哉

劉諲溟解元近藁序　倪元璐

應舉臨文欲不作第二人此無他法為今人則求見我為古人則求見今敵今人則務制氣敵古人則務使智而已為今人不見我無為貴萬人之特矣為古人不見今無為貴一王之制矣敵今人不制氣無以爭其上流矣敵古人不使智無以用吾中駟矣何以明其然也漢

人命騷互通繩貫枚叔神奇以發觀濤夫當家結艱危人攢膏艷忽開良界救竭排同今日綜九七則明原秉手捫雲波即章枚馬此為為今人見我也子瞻歎古而凜宋法檀弓戴記鯖合歐曾表忠觀碑壁藏月表譬中秉仙骨外披世衣故雖羣慽歸獄其文而惟谷譏時不災反古此為為古人見今也桓君山云新進羣麗極才竭情顧見劉楊一時變色原夫劉楊之製亦猶漢耳非嘗竄身汲冢借面般盤而默禁時才使自豁筆猶馬齊

驟氣失飛黃此為敵今人制氣也吕黎起衰幾廢八代觀夫魏晉而下陳梁以上鈐情鍊義道亦千年顧尊偶駢為愧秦漢吕黎畏心鈐鍊則脱偶駢詎非狡機畏攻愧此為敵古人使智也文章之情綜是四者則非偏師而握全筭故必得第一也安城劉子于丁巳二卯兩舉俱衰文區雷歎然以今遇焉公神識宜必第一往余朦者遇之則亦第一雖其才力得不有其計數者乎當先十稔世尚董荀劉子亦董荀而御以遐心則生與曾近此

數年人矜江庾劉子亦江庾而主以威骨則出神鋒興會非餔啗之所能治神鋒非衣冠之所得擁也是故以今相之不失劉子以古相之不失時文不必變今人今人不能為不必古人古人不能為能變古人使天下神識不得不明眼亦使天下矇者不得冬烘是則劉子所為計數者已夫文辨元魁猶人分聖傑魁之愧元傑故不如聖文之聖者則亦有聖人之道焉亦不可階升亦不為已甚亦疾無稱亦懷刑焉爾

簡臣周侯未焚草序　倪元璐

論文以尊名曰澹庸人尤好為此言其言是也顧宜獨天下之奇人學廣力多窮致才際于是恍然悟而稱之耳庸人何繇得知乎顔光禄授筆成詩謝永嘉淹思累日鮑明遠品之曰光禄鋪錦列繡雕繢滿眼永嘉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夫雕繢致費自然不勞而費乃更神不勞反鈍以此而觀才士游思即得雕繢思士竭才纔及自然顔力追半謝馳過之譬諸造塗五十百里近遠速

遲此易曉也且古之聖人皆教人雕續不教人自然苟使聖人擇味取澹自然為功茹毛飲血則已矣何更雕續為之羙酒後世之庸才不敢議聖人之制羙酒為雕續而曲譽其澹曰太玄即不知聖人之好奇鍥心鉥志於是乃使肉火相謀水穀互鍊力致醲羙以媚羣饕而其時食飲驟新舌腹知變必且驚喜喧甘駭珍遁及後世歸澹於此是聖人之所不料也其後世歸澹於此以為可尊其先代即必歸濃於此以為宜賤矣是故遡此

而前之始飲一斷而有太羹玄酒即復冲簡已非自然之功究此而後之羹酒一出而有三鬻五齊即復旨多亦無雕繢之咎雕繢之與自然皆非庸人之所得而明也聚天下之庸人與之讀六經之書度必皆蹙頞而苦般盤側首而疑義象其心甚咎其艱深而特不敢不加之最尊之稱曰其為味也太羹玄酒也今不知聖人之制為六經者是不經心探手得之乎抑亦有其鑽摩鈐鍵者乎即以皮相僻辭怪章聱佶軋茁皆有也庸人何

見而以為是澹比諸太羮玄酒今世之無太羮玄酒也非不能也不為也今世之無六經也非不為也不能也二者之形則亦不可以相譬矣即使六經之味之澹竟同太玄自庸人言之吾則不信夫澹者天下之奇人所明學廣力多窮致才際者之所求也武侯夭才而貴寧澹神女環豔則曰澹憎才絶色殊自與澹會侗愚雖無物㓝屑雖静居顧其頑體魁顔豈載澹之器而澹來會之乎盛明之文萃奇七子新安韶令近世說有澹之態

則不如瑯琊宏恣近左國有澹之才則又不如歷下典凝近西漢有澹之骨則又不如北地高灝近先秦有澹之體顧此數豪猶不如今之漳江黃子也黃子之文特奥清近六經有澹之神性然黃子言必稱金沙以為近世文章當歸周氏自簡臣介生仲馭為今古之言埏埴天下垂二十年天下皆倚其呵噓以為氣候今簡臣受命治吾始寧號曰周父其先所論著酧酢幾十萬言吾門人范子日謙見而悅之奔告倪子倪子曰文不在茲乎倪

子讀之四十餘日初見其態既徵其才已又得其骨體神性所在自晉而上以至六經無不有者此則其所為包諸子者矣無可謚之遂取庸人所謚六經者曰太羹玄酒可不可乎且夫倪子不信庸人天下豈信倪子然以吾范子之才幾及光祿立乎光祿以覲永嘉不至萬里其頌周父曰妙近自然於是則知周父之文之奇矣嗟乎文章所最尊豈不在澹哉

敘范褱生近業　倪元璐

以今人之嗜古使其器化鼎彝文化秦漢則必為之然吾度以今人之才無不辨此者以今人之情為之則必敗何也夫古之制為鼎彝者下取千年今之制為鼎彝者上取千年下取千年者必欲自見其時正告後千年以其姓名歲月上取千年者必欲自沒其時托為前千年之姓名歲月以稽其世古之力為奇文者以需後世子雲今之學為子雲者即期當世桓譚後世子雲或更百年千年歷千人萬人而得一當世桓譚以三年之近

適遭一人而即求得之此兩情者黝皓闒稜豈得相似乎且夫今之為文皆以求富貴也其安為異凡者以為苟取富貴足矣其高者心疑今文之不足以富貴也故思矯上之其文愈上而取富貴之策愈下其或得之又且名禍天下之志士無不三年生悔者是則天下之情摇摇然如雛試風臨其文惴惴其慄復安得以驅召其才使之小謀董戴大量典墳哉是故今日之治文章為無策也無已不如遂行今人之議罷科舉而興辟召辟

召既興科舉既罷天下必以文章為枝事士必不以文章救饑士不以文章救饑天下亦不得以文章殺士縶籍無所立其聖王鈇無所立其威臨文者之心蕩蕩然取其上千年一人為之教師取其下千年一人為之舉主視其當世之人如野馬醯雞雖使斜墨執官鉗羅執獄山飛海立無能亂吾三寸不律之謀如是而其情盡注於其才其才又悉聽其情文章之事或猶可為然而深識之士以為是將移其患於德行則又不可也始吾未

交范子從宗氏飲所見其文大驚時已醉眊眼光忽出杯上呌曰吾國安得此人其後十年又見之變又益上則又呌曰吾世安得此人蓋其法聚西京以前至於六經三十車書烹熬取液命以鸎組致其羮玄所以窮幽致深要歸髙灝然自范子為之十餘年僅搶揄枋令又三年不得消息為其文之不可以謀富貴如此吾見范子孤神澹然非求富貴者是則為其人之可以謀其文為其人之可以謀其文則是為其情之可以謀其才也

以范子之人雖微其文固將發明王之夢以范子之文雖出於求富貴亦必千年請挾后世子雲以待桓譚可乎

敘蕭爾重盆圖草 倪元璐

文章之味螫口慘腹吾見亦苦矣而或占其氣以為其道可樂以為其道可樂者是有見於其歆歘翔泳之時力盡而靈出然若此者非其劌心鉥腎幾竭性命則不可得遇也凡物之靈宅深而趍苦苟嘻怡笑歌而求之

則道而走於淵李贄皇之論文也曰恍惚而來不思而至贄皇之意以為是道則蜃與嬰兒也嬰兒不造啼得啼不造笑得笑蜃蠕蠕蠡蠡沉於深泥與螺同息不知其上則詭為宮闕怪為人馬故為天下選不思之則陳恍惚之觀莫若是二者矣然是二者其窐不存其脉不見其窐不存其脉不見則其體不足以持其體不足以持則其器不貴也聖人之未有情不如傑者之致其性故平林之呱不如蘇門之嘯蘇門之嘯不如華山之軒

咏者人寐嘯者天籟軒之調中於函鍾極人於籟而致天於寐為蜃之宮闕人馬者不如注汞而出其眉筋宫闕人馬無意而眉筋有思也故贊皇之學不及長沙長沙之悟發於平原劉長沙之言曰勤意之時嚏咳並失祇祇畏畏如臨上帝陸平原之言曰收視反聽耽思旁訊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如二子之論視其中豈有可樂者乎豫章蕭爾重之文渾脫瀏灕鶻鶚騰舉人之讀之者吁呼起舞以為靈至即不知其覃精厚思躅絶肝見

射石取入穴革取出所求乎文若難如此故相爾重之文以為可樂者則猶舞兒槊上擊任引酒而從之也夫使爾重取樂則不可致靈即使爾重取樂可以致靈爾重則不為也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然入桃林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畏蹬緣崖以趍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爾重以為不犯其難又何樂乎自海內之士亘鉛組槧以事如誠先

生既十餘年今將去之投誠爾重先生之文既已昌為鳳翮澍為雲施而爾重方且玄求性命旁極禮樂竦身而跂天人之詔故蕭氏之為文章其所致用於世者雖然吾固妬之杜少陵子宗武質詩供奉供奉遺之石斧曰非取父斤也欲斫子手不爾詩名又歸杜家今其名已歸則是莫可為也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繇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矣

酒於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羹為不味之烹玄酒即非醨之醲不味比之生物非醨幾於瀡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苟其嚌嚅唱旨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唇手於易牙責汲人於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宣必敝則有取於帷燈侈割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鑒養鍔待剸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

戚而嫌器利今欲辨層墻之中非漆襲石之累無鉛錐
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
其不可而顧為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懟而駕
高名以自壯既已為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為此者㝠孤
升座而呪龍象之㸚為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
句也故吾之意欲使羮人窮羮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劔
者猶劔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
矣自吾持其説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為言之天下必

有劇吾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癖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為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氏之文棲於奥深躍為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唫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為止祥氏以為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氏之為文亦足知羡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太玄帷匣

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為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已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脫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明文海卷三百八

昭華琯叙 陳仁錫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間懶之意而活者也

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〻一訣也天公業衆惟胡亂評文字為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必不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總於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妄以〻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嘉禾仲展項君靈心異骨拈花微笑而評文之刧一開一日極已未選而問序適攜至洞庭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大白讀一快評浮十大白酒盡浩歌歌

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為湖湖化為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曹所可而項否曹所否而項可項所生平可而今否項君非敢罪于人不敢得罪於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竊國之上項君不惟懺閲文之悔而亦為海内懺作文之悔也

陳大士稿序 張采

大士尊於天下蓋二十餘年然其為天下師知與不知皆稱先生列弟子則吾社諸子之表章不可謂無功即大士語余未嘗泯没諸子以相高嘗指其胸云此處有心殆不耐歟夫大士云爾而名乃日尊則大力有言名者自外為奉辭之愈來爭之愈去若夫貶人以自勝敗人以自成文名不必得早有失厚傷義之毁斯言甚旨有詆呵大士者大士有言吾輩如山中之鶴無意爭人間腐鼠獨表其聲為清高猶欲殺而烹之乎驟接此語

可為惻惻夫大士固非一代之才其為文辯明起日没
焉火止中間可得三十五六義余訪其寓室見横據一
几卷篇分積丹黄之次復不廢酬應殆似五官並舉乃
聞於人不盡為信者斯誠罕事人見多不見罕則為姑
妄固宜大士生平無師五六歲時尊人流寓閩地教授
童子一日呼大士授書已歴成誦驚問則云聞童子聲
耳治爾七八歲至外家見亂帙中毛詩一本亟擕歸時
尊人督令守田山下防飛鳥食穀種大士即擕毛詩至

山下三日通全義隨能駁難註家其天質如此年近三十始為諸生未為諸生前寠甚其嫂氏刺芋以佐每立文限刺芋一縷成文綫首飯熱文綫首湯熱文綫首相鬬為戲輒不失度一日予宿士業齋大士同禹符佐之伴連牀對語數其平生為笑樂又大士精史學為日不多已盡二十一史人詰之則云爾簡有漏義否子所謂橫側看者也復氣力過人方釋卷即舉重作一切不避名在天下從未嘗有矜色於大力文止為最深嘗自評

其文曰此義惟大力知我予每云大士大力足稱兩大麟士云大士非字實其化身臨川益補陀兵予遊臨以諸生服見予曰某以吏來予滋媿大士無庸奴我大士笑而諾之後常服對則質疑義談古今凡所稽核必徵人徵地名實不遺恐人議之輒曰以私于令君者不男子蓋皦日在見予二子士鳳年十六士驥年十四試之鳳一日完十四義驥完十義予函其文示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非假此亦罕事足以破疑追予小草歸大士

以文贈予絫絫幾千萬言予歸不數日而大士登賢書夫大士之才毋論今日無偶前此後此當絕倫輩則需時而發理有固然歸後大士亟憂予貽書云古稱兩袖清風令袖安在廉吏又安可為予復曰貪之得貪廉之得廉各有沾沾自喜之意令之所得已為奢足大士當不河漢玆選其未刻稿行世書諸簡端聞所聞見所見質言之同人而已

過雲將匡山小草序　文德翼

匡氏之山文子之外館焉館客凡三一神僧一高士一文人凡猥者不得與焉所以成享者石為牲牢松為餼廪泉為酒醴雲為幣帛巖燈為庭燎峯崿為佾舞七賢五老為介人肅客而進南則五乳為闕北則二林為門主人庶幾勤恪歟然神僧尚矣高士來享者百不得一文人來享者什不得一主人惑焉呼介人而讓之曰女肅客以凡猥者充嗇穢我石剪拜我松不蠲我泉播棄我雲黷汶我巖燈缺几我峯鍔女有罰炎立曦中慄蹲

雪內不得休居介人乃懼羣擕而立於太乙之顛私相
謂曰神僧如崑崙之遇非穆滿所招高士若延陵之來
豈僑肸攸與惟彼文人可誘而盟也于是致詞麻山之
姑曰外臣十有二老主人之石交也主人以客故罰及
外臣求臣于姑惟姑之憐有一士焉曰海岸先生者主
人是師此文人而神僧者歟惟姑之鄰又一士焉曰蓮
谷先生者主人是友此文人而高士者歟惟姑有材匡
則享之是師者主人得侍之金輪之下石航之上是友

者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莫我肯來矣外臣聞其猶子雲將骨飛松石之英氣澹雲泉之秀神閒峯巖之靈如不棄茲荒岑錫之嘉祉享雖不腆然皆文人之所珍也豈惟生天抑將得道姑信其游說謀之連谷一日夜雲將乃來來客一年所不見主人而辭去去則封識一函曰匡山小草比干致謝啓事云主人以薔薇水浣手讀之曰吁此殆匡之遠志也小草云爾哉

李石守文稿序 文德翼

博士家治一先生之言終身守之不變有矯其説而命之者眦裂輔張胸沉氣塞若敵讐然嗟乎道術之分雖欲一之而終不可得也有識之君子起於其中蓋亦旦夕而勤思之矣鼓歌以舞一人然十人復然以至百人千人莫不復然雖有采齊肆夏孰為之視且聽哉庖羲氏文章之所自始也其為卦也一畫而已一偶而為二二連而為三三各為錯以極于八至矣盡矣重之而遂可以六十四六十四之于八視八之于三三之于二二

之于一勢如此其縣也後之治其學者如京焦之徒且可以一卦而六十四焉一卦而六十四則其變將不可勝窮也故易之為教以數傳者神明奇變洞天矚地無所不能而以詁訓者即終身守株而不可棄去然則非古先聖人之教有二也井田始于八卦兵法始於井田文章始于兵法其道與天地永固而博士家小之以取世資為已榮徒守其故事而已故事者天下之所至病也而移其患于文章世道之心胥始不可命於斯人而

託業矣文章之數為八也生門死門在焉已雖蕩佚簡
易之人不敢不以為詭道敵雖鷙忍刻忌之士不敢不
以為奇才博士家少而聞其說以為天下無難事師之
命吾者不必如此矣不增而為九不減而為七可以橫
行而直取之矣此其人即終身處於敗道而亦無白虹
赤蛇之衄偶一幸勝而且以其法制人如制馬之陰血
周作也雖然罕譬而喻者非博士家則可余且以其質
責之士之勸進是業者蹴踘摴蒱之戲與夫羍汏介胄

之容既非所習而不得禁寛至於白鹿青桐談玄論道則亦以為嬉于時病於業而遠之惟恐不速其于功也可稱勞矣終身之所卒業者天之星宿乎地之輿圖乎先代之世系乎諸方之族姓乎歷代之禮樂典章乎當今之刑名錢穀乎草木鳥獸之辨乎山林川谷之考乎幽人之論著乎異教之傳演乎皆能如觀掌中之肉視俎上之脯乎我以知其不能也故其為文也影事則古今之所未有銓理斯幽明之所不然辟則誦阿房賦之

風耳且不可比鑒識之老倅況其他歟余好持論者十數年而十年之前實得賢書而讀之乃知吾鄉有李君石守再十年而始同成進士於京師嗟乎石守之於文也至矣須眉屐履皆生英雄之氣與之上下古今終日臥聽而不可厭無謂載籍以降博極無數即小說家非族不經諳之輒報其于古今之變國家之故粲然具矣聞其文成數千棄筆充棟其他雜著稱是獨出古雪堂之百篇告人以牙知象以尾知虎然以之投入博士家

之耳目中皆其逆視而跼聽者也此文何足致疑哉語曰少所見者多所怪于以同乎是者正之石守之文章亦不增而九亦不減而七入其生門而不出其死門何也石守善于變而不變者入其變中而不知出其變外也孔子贊易而不擬易孔子之所以深于易揚子贊易而擬易揚子之所以不深于孔孔善變而揚不善變也善變者以易為死生不善變者死生于一易中則易之為博士家腐也久矣而況其流三變而為文章者乎余

於石守不能不為之感云

金稱鶴文序　文德翼

文章之為道也若不其之幻生然幻生之口輔頰唇齒何異不其販夫耳吐之不必有吞之不必無自販夫視之魂魄靡定以為古今之變極矣豈惟販夫雖使鄒魯之縉紳先生遇之亦焉能不振帶而却視乎語曰少所見者多所怪雖終年附耳而告其故不敢信也今之為文章者如銘背之丈夫不能作猩猩之啼況冀其吞吐

若軋者乎或曰此誠而彼幻相去若象胥之與中夏而遥也好惡繆者何哉余語不然理賢著訓畏之太過寧齊秦國門之書乃後之飢儒軏以數畫增之可至千言此豈聖賢降于華而自說者乎皆以一竹管而幻出之者也不知此說者正如眎夫墮其雲霧中而魂魄靡底云爾余年友稱鶴古曲逆之名勝讀書學道數十年素襟勁骨隻立遒然其為文章變化之術殆不可方欲正喻之以古人之位適窮乎智惟酧其善幻謂竊有似于

不其生也吾恐天下學其術者將滿門矣

皇明功令翼序　文德翼

天子以科詔士一日當得徒步可致公卿茍非懷箕穎之志者未嘗不爭先處強以事之非但博富貴抑才伎搔抑之會也乃功令高懸有常儀的士特私高曾其所從來寧剖腹以藏才伎不出也視棄富貴真如脫屣耳天下士何箕穎之徑滿歟余以為王之制也一士之趨也二非士之過導者使然今夫導者猶共父之子也共

父之子跛眇在焉跛迎跛眇迎眇雖婦孺匿笑而尊者竊幸以為似我也天下才伎之士厭薄不為蓋或不得已矣余以為功令亦欲跛能履眇能視耳非欲相率而跛眇也天下不察狃謂字法耴其共曉句法取其相沿章法取其易竟如是者止遂若通經學古皆當令之厲禁也不亦失謚之甚也歟從功令者意在尊王懸功令者意在尊聖一王之制千聖之心一也何進讓之勢反歟語曰視已成事國朝才伎之士盡出二科中所見所

聞所傳聞文章班班可考也豈非今博士家所家至而日見者耶余以為未能家至而日見之也士治一經白首而不能成誦者有之矣果盡發一代之文章比于一代之功令而參伍之其得失異同必有能自信於心者而惜也非所及也趙是愚先生為祠部尚書郎于陪京代天下圖之上及洪永下暨嘉隆列為一集有以少為貴者先進諸君子也近四朝列為一集有以多為貴者後進諸君子也命之曰功令翼夫功令者教也教者之

言設于空際非有題之可程衡也博士家畫空而超難已先生生其羽毛曰如是者功令所甲不如是者功令所乙天下曉然所以立法之意雖欲不爭先處強勢流所激不但已也豈惟有賴于天下士抑亦功令之裨也夫先生令柴桑時余視天下士先一瞻匡稱圭耳今且與天下士共師之

觀文大社序　文德翼

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何哉學無純師故

也學無純師則其法不可傳其心不可為也心者所以
成文之具而法則受之者也為文而法不可傳心不可
為矣終身學為浮巧取譽當世巋然登明卿鉅公之列
而所為文如春之綻華秋之隕葉雖欲以術留之而終
不可得也蓋嘗勤思其故矣心者人之所自有而法者
心之所自不無也舍心而他是圖學之未終日而輒棄
去相棄無已時相學無已時其孰能以典嘗作之師乎
以余所見十年來始為周末諸子之學既而棄之曰俊

詭乃變而為擬經補亡之學既而棄之曰割裂又變而為唐宋諸人之學既而棄之曰散佚又變而為西京建武之學既而棄之曰莽蕪令且閧變而為魏晉宋齊梁陳之學矣安知不既而棄之曰排麗也未十年而凡變者五焉則後乎此者其變將安極舉世言其變余猶執其常其變者法外之浮巧也其不變者法與心也而不見夫織者乎方縫之登簇也軋軋於山而素綜纅焉織者引而置之機焉一縮之一衡之縮者錯衡衡者綜縮

錯者經綜綜者緯錯然後其文成焉織之能浮巧者市不勝閧無嘗所也然卒不能不一縮之一衡之以有功于素絲也豈非以法之所不在乎而況無素絲而能書空以為紈者乎夫素絲者文心也一縮之一衡之者文法也閧市之浮巧者文之五變者也余故曰能埀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學無純師故也然師之道式微已久匡衡王通韓愈之徒能言之而終不能行況處十年五變之世而敢妄言師哉余李於越之禾素有人文

書院諸君子之所材也進八膠庠之為君子者而觀焉取其無忤於法與心者而載觀焉可謂文之成也已矣雖然人文之為義也於何取之取之賁也賁飾也無色也剛柔交錯也飾而無色素絲之謂矣剛柔交錯一縮之一衡之之謂矣心與法倫焉乃其縣曰君子以明庶政不敢折獄然則折獄之更難於觀文矣乎諸君子之文也有能教余以折獄者余將以為師

黄熙伯稿序　魏呈潤

泰武鼇山間有黃熙伯氏且得天氣有往來日月吸川滌漢之概乃其伏習衆神握筆為文秉虛體景都非津梁所及異哉黃子之示我以方瀛壺梁也余惟國家以孔孟淵海汗汗洄洄驅天下澹泞赴之三百年來名臣輩出無不與氣運爭衡益其發憤下帷時大都淡然寡嗜確乎不惑于中視彼膚靡媛妹之習雖珪璋可挺芳蕤自吐起而經世務纖毫靡補即忽有人焉欲弁髦去之何不可耶余悲夫豎儒寸管自豪閫風懸圃一息可

到而涔流自足若沃焦釜無復涵星浴日蕩雲浸岳處是詎天地大文不任紓寫獨計世界已須全力度索尋瓢涼草應之為可惜耳且夫九州之外有九州四海分四又復有海縣吾霞嶼溯洄從之如蒲昌伊連之屬又安可謂亡者黄子生大海之濱隨所泳沫無不取之縹緲癸酉闈中見遇于㗖林梁公幾得而失之今秋又三丁公奇其文以為桃花流水非猶武陵道上而求于功令僅列選首為之扼腕豈非有神力焉秘之護之必使

之大發光怪于人間令天下之俎豆干戈皆可以一氣含攝之而後稱黃子稽古之事哉今夫鳳鳥集衆羽而王之非其文之謂也河與海納百川而王之非其水之謂也黃子善自持湛心定慮觀日夕之所蕩漾淼沆以瀑濯其宇騷精衛力現萬類群通將舉朝宗之聲勢灌四裔之耳目咄咄黃子自此遠矣有不向若望洋而歎者哉

明文海卷三百九

李篤侯窓稿序　黎遂球

予輩旣為天下人所好必將為天下人所憎好者好其腹古行古其憎者非愧即畏益之以古學之律斷斷不能委曲從今人所為而其好者苟非耳目素習終亦疑之甚而私意本欲有所附律之以古道不可于是其憎之也更毒于不好者望之深而怨之篤皆人情無足怪也然則予輩所持致人之恒好者亦惟文而已魏操之

好陳武璧之好駱晁皆以文勝之然而以文之憎好言之迹益奇變百出殆出于恒情之外此予輩之所以搔首問天而不知其故者也夫爲行而人憎之知其所以然而不欲改爲文而人憎之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改老少異好馨臭同紫逐逐而走筆墨幾如鄭林識者悲焉然則予輩之爲文亦第以古律之一如其居身而已烏能問憎好哉李子篤侯居家既貧乃脱然不顧浮海而來虎邱掩關讀書不妄與物接爲文月可以百計會予

且三刖還山始得邂逅定交出其諸羨商之大都峭然自命知篤侯信古之深予亦因之深慰藉也于是與篤侯汲試山中斬若撇擳相勞則以為世能憎吾辛不能憎吾文吾文幸而糊名易書亦幸而閱之者腦烘目迷夫既不能辨予輩之所好者則安能盡揀若輩之所憎者譬盲人手摸魚目或反得珠是以一科之中亦偶有數人篤侯篤侯亦善侯之而已然而于其為文亦正可以觀其為人也喔咿滑稽全軀事婦人之行既不肯為

則市妝倚門五經掃地之文又烏肯為予獨惜乎今之衡文者當國家亟需正人君子經邦弘化之時而好學之士多伏于野天下事究竟付何人哉若予固不足道也生長遐壤無能舟居陸處則有海上仙山可住家無擔石之儲則學辟穀餐花每笑當世號稱高爵大名尚且不能識耆耈二子寧復辨此中有人予反籍是以免於憎未可知也予為篤侯言之爾爾

敘王有巢文　曾異撰

王有巢氏異人也向人樸訥無一言中無不能能詩能文能畫顧不能自食其友韓晉之為有巢謀子뭠賣詩文以食有巢詩文不售曾弗人為有巢謀子뭠賣畫以食有巢畫不售有巢詩似李賀古文詞似揚雄畫似小李將軍古之人有一焉皆足以傳在有巢乃足以窮其身弗人子謂晉之曰有巢氏必有深犯乎世者世嗔其所犯而移其嗔於其詩其古文詞其畫也有巢氏出其制義示弗人子弗人子憮然曰得之矣有巢氏坐是故

窮也有巢氏制科義兼有長吉之幽險楊子雲之縕奥而更以其小李將軍之筆意而刻畫乎古先聖賢之鬚髮眉面與夫毛孔衣褶之微靡不精至三者有巢有一焉皆足以不售而有巢之制科義兼之宜乎其犯世之深世之人葢嗔有巢之制科義而徙其怒于詩與古文詞與畫也有巢氏曰然然吾必行世且夫世之嗔吾文而行之也猶之乎譽吾文而行之也但使世人之心中目中各置一有巢氏之文於其前而嗔之詈之則世固

已行有巢氏之文矣韓晉之首肯其言命予執筆而敘之有巢故有夕菴草吾友董叔會有巢氏之桓譚也與晉之序而行之世儒目攝于有巢氏且移其嗔于叔會晉之之眼信如有巢氏之言以其嗔于世者行世也則夫叔會晉之之眼與夫曾弗人之敘文其亦附有巢氏之制科義以行也夫

周亮如制義序　曾異撰

令士之以其文行世者有三焉有自信其文而傳之者如

得氣之行卷房書諸文副其福者無論即其偎窳逐隊者亦復誅梨刑棗傲然信貨此如跛鱉入肆著艾而驗則亦仙蔡聖龜山節藻棁居之不疑矣有不自信其文而傳之者河干代輻出户輒踣未能罷僕跛馬問道於大海之東西長江之南北則亦布然疑于天下以廣其素心與析天涯比鄰之意若子輩之偶而不自護其醜是也若夫價善貨信時尚有待而有必可以自信之文憤憤然惡夫偶而弋獲者徒以一日之合自信而吾自

出之自傳之使天下之信吾者知乎一日之合不足重即其後而合于一日吾亦不恃此而始信于天下者其周子之文之謂與夫自里婦村媼牽臂入宮苧蘺屋角梅標鶯嗟搖曳三竇鷴姥銜出村矣於時雨鬧三家勞媒裹足絮眠一路佞妁無聲彼姝者子悄然而紗擲溪頭屧響林外蝶隨香步草引微行翩翩然行越國而叩吳宮使夫將餘百兩罷冠三千者顧吾而偪邢夫人之涕也雖然吾為美子計之曷反而自閉村中花晨捧呻

谿午沉影草滿鶯關之候梅子可傾紗筐不間於斯時
也有士焉獨往而遇之斯誠羡人之知已也今也捧其
心而入市昔人云夷光雖羡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而
深逝吾恐夫側肩掉臂之市眼無以甚異于鳥與魚也
周子曰否吾非以吾文適市也今有待年者于此子子
然而頫水語溪抱臺許鏡夫士庶不可謂矣於是而圖
之繪之影留紙上針停杼罷指繪相憐枕剩衾餘攬畫
同夢隣女問翠則共我而三夕缸添影則侶人兼二亦

聊以寄吾孤情云爾茲刻也其亦吾之自圖自繪也吾藏之以俟其人夫天下之大歲月之長豈遂無獨往之一士如吾子之所云者乎吾留影而秘之非留影而傳之也此周子極孤之踪且不受同悲又使心同賞哉曾子輾然而笑曰嘻周子抱其文而獨且亟亟然出而示曾子夫周子未結縭也然久已自成於我矣

序劉子卮草　曾異撰

夫古人之文章期於能為簡者也今之時義不能為簡

者也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古叙事之文莫如子長孟堅已不能無繁簡之異是以平準書簡于志食貨河渠書簡于志溝洫貨殖傳簡于志地理天官書簡于志天文郊祀律歷二書亦然然而平準河渠貨殖地理溝洫食貨諸書則禹貢一篇盡之夫地理食貨河渠前人一之而後人三之前人合天官于歷盡于命羲和數語而後人分為二書宜其伸縮之不相逮也他如本紀列傳班氏往往欲以詳贍勝子長亦自知其簡

潔不能如遷姑用周詳自勝實以見長者護短耳然腐史諸紀載自周秦而下漢興高惠文景武五朝耳惠又不永乃至十數萬言尚書典謨五篇而唐虞夏后之君相官牧備其中乃其時二帝一王之典禮樂律刑法五行災異之故亦具志于是其繁簡又相懸若此若夫談理簡要則世稱道德五千言愚謂牛背口授後人自分為某章某章實則猶龍氏一篇之文亦如伏羲氏之六十四卦後人演一卦為一篇在庖羲氏不過以六十四

字成書耳夫老子之文一篇而其言至五千尚安得謂簡然自青牛出關而著述僅僅于是故夫老氏謂簡于著書可也謂其文之為能簡則未惟以六十四字成經則庖氏簡于文周孔子孔子簡于曾子曾子簡于子思子思又簡於孟子夫明道至孟子而詳叙事至孟堅而詳猶之乎不能為簡然較於後之遞降而遞繁者又為簡潔之至者耳且夫以一言而舉天地萬物之理道以一典一謨一紀一志一傳隱括乎一代數百年之事與

其人終身之行業文章此夫能為簡者也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而展之為破承又展之為首尾又展之為中央前後之八股此夫不能為簡者也愚嘗謂古人之文如縮地今之時文如廓革夫廓革者以廓之而極其大為能者也使廓革者而僅如其革之本然則無為貴廓革者矣為時文者以極其所長為能者也使為時文者而僅如題而已則但還其四五字與二十餘字而止而時文可以無作故夫今日之

經義無論其不為簡也簡之則遂無經義雖然廓革者而極其廓之所至大則大矣然則愈廓而革則愈薄故夫時文而極其長而為之者吾惡其為近於薄之謂也夫以不能為簡之經義而能為簡以古人縮地之意而行於今世廓革之文此予有取于劉子而欲與之讀古人之書若區區於時文窟室中較量繁簡此予所廢書而嘆自稍有知識以來所為太息痛恨于王半山而火欲付之不言者也

徐文匠制義序　曾異撰

士何事不可為而必為文章士即俯首為文章自經史騷賦詩詞以至巫書小說衲唄優唱亦何事不可為而必為今日之帖括經義夫德功無可見而但以文章立言此三立中之最卑者也文章而至為帖括之經義此又立言中之最卑並無足齒數於文章之列者也今以無足齒數之文章而氣隘者拒户而守意廣者建鼓而狥某曰某派吾地開宗某曰某派吾徒祭酒而不自知

其為蜣蜋之轉戰蟻之鬬甚而當事之公卿大夫不曰今日之繁賦何繇輕貪殘吏何繇去兵多而悍懦食用窮竭而冗濫何繇足疆場數千里地何繇恢復敵頻來何繇大創天下士大夫酒食聲伎裘馬僕妾阿堵田宅諸風尚何繇正賢書銓選苞苴何繇息兵荒流民何繇寬恤招聚立朝何繇守正不黨忘身忘家使朝廷敬信臣子除猜察省刑獄不此之問而今日議正體明日苛限字此又事之至迂極倒而可笑之甚者也雖然今

即有孔孟之道德伊旦之勲業而舍此至迂而無足齒數之文章則雖周孔無以自見其德與功于天下夫士干禄今世譬則巨鵠峻鶴不生于海澗天空之際而俯巢于闤闠之叢篁飲啄于農桑之田圃其性氣不除者時而抗首嘹唳視翅翔舉稍露其高寄不屑之態而其不然者則亦安然而卑棲俛啄無以自别於稻粱之鷄鶩亦相與接翼於桑顛籬下已久矣曾子老樊籠閒徒以父讀書蚤喪生世胎而孤母七十老寡婦寒賤不可

無禄養不得不株守一經以附于古人為親而抱關擊柝之義而又自分其才無以與于古來左丘明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關漢卿王實甫之間是以陸沉溲溺中行年五十鬚髮白盡而未忍去徐子父祖為大官無俟升斗為養以徐子之才而為古人之經史騷賦詩詞歌曲投之所向而無不可顧俛而為科舉之文吾讀徐子所以經義雖其引頸而鳴振翮而上氣決而目遐可以無所不之顧時俯而視決起而盤旋趯然回

翔審矚若有志在千里無可如何之意嗟乎徐子何自苦若是哉或曰徐子方將自致于三立間不得已而寄於此者也

自叙四書論世　曾異撰

異撰胎而孤母二十一抱孤子在襁褓中則喃喃教異撰讀父書憶六七歲時母篝燈于牀展書於枕吾母手紡口授異撰偃卧而讀之去今三十年所母老矣異撰歲病早衰年未四十鬚髮鬖鬖然已似老翁而學未有

成也蓋巽撰十歲而學為文諸父急小子進年課巽撰為不遠于時之文十六七歲而巽撰私喜為縱横排蕩之文十九歲始知古書始吾四歲焚盧火及寢母亟去抱父柩僅以櫬免諸父書已火不可讀偶于外祖舊篋中得抄纂胡傳易禮記三書字墨而句丹之而時發而為文章而又學為經術之文已庚戌房稿出讀卯毛伯王帯如先生稿其縱横者業已先得我心而尤喜其清率靈快之文以為無應制肥酒大肉氣而尤喜為清真

之文二十餘歲而校書備食私念不可以吾法為教法
時時拈濟之應德及歸胡湯許諸先輩稿讀之初以課
童子熟視而又所入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語于文而
又學為定氣矜格認脉摹神之文也乃嚌啜等分之其
論事論人之文則為排蕩經術之文而其談理講學之
文則為清真快逸與夫定氣矜格認脉摹神之文是以
世之知異撰之文者見其論事論人之文與其談理講
學之文則判然以為非一人之文已又和合之其談理

講學之文猶之乎論事論人之文而總之為論世之文私心以為言理而不通於世事則為腐妄不可用之理言學而不干其人之世參之則其學亦為頭巾帖括糊目而互相呼拜之學且夫所謂論世者文非必以四書之言論四書之世也吾意有所感則以四書之言論今日之世吾讀學庸語孟而證以秦漢以後通鑑十七代諸史則又以漢秦唐宋之世而論夫唐虞三代與夫孔子孟子之世私謂不深觀乎漢唐宋明之世則其論唐

虞三代孔子孟子之世不暢不確蓋異撰之為文艱難而屢遷如此昔人云孤者易傷貧者易感異撰貧然不能言貧吾流寓七年無屋以居借一椽如掌湫囂市肆間毋常諄諄謂異撰小子寧備經負米無如古文章之士嘐嘐然以其貧賤而號於當世知已之貴人也嗟乎異撰不貧獨吾年時邁矣而所學如此蓋貧莫貧于是是以自傷其孤而失學試出行世焉以求益於海内之細論吾文者當世其教之誨之異撰不敢不勉以庶幾

於學之有成也

王有巢衰帖序　曾棨撰

令世蓋汩汩相尊為諛哉而文章為甚選文者諛人者也敘文者諛選人者也師之諛其弟子也門士之諛其先生也朋友之交錯而相諛也失此三諛者朋友以為不可交先生以為不可教而門士亦始慕終棄望門却走謂不可宗王子貌木而舌訥其不能為諛蓋可望而知之而喜為選事王子其諛人也哉南山之橐何罪王子則覓以

為佞也王子不為佞也者則請自王子之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先行意于知交與所畏愛夫然後可以號名側目之餘子雖然信斯言也若王子之選者必自王子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之選事難矣哉且夫選人而以諛人王子不為也王子則不可不諛世夫時文者諛世之文也今世自黄口鄙儒則莫不附耳抵掌而稱前輩夫先輩之文足以奔走號召乎今之鄙儒者以先輩之名輔之也今使掩鵠灘諸公之主名而號以今人之文

則乳子腐生又吐棄之恐後矣且今之自命司世而挾其可以賤人可以貴人之權藉以遏抑文士豪縱之氣者莫如南宮之牘能已見于前事矣夫日者南宮之役司命者未嘗不欲得錢王而收之也然使今之世而有真錢王者出未必不在擯落之中而適以癡人讀書之氣晋今其逐隊者無論試取十八人中選天下之精鋭而先登者其卓然可垂者詎乎即一二知名士誤入彀中試捫心自問謂非鷄舌縮手舍所學以取世資不可

也夫上以正體起衰爲名而下以曲學阿世爲實然則是救世云者亦上下相驅爲諛也王子又不爲無以則姑舍之而自諛王子而自諛則可夫王子身不爲諛而欲使天下之人舍其自有之心目而諛吾王子又不能則曷正告乎觀是文者第掩其爲文者之主名與王子之評閱先入之詆諛漠漠然無所適于中蓋以文爲覆而已則虛遊而射之不諛人不諛世不自諛不諛王子夫然後知選者之不能爲諛也蓋曾子則已望而知之

矣

序龍虎吟　曾異撰

庚辰之春吾友陳子含偕道掌氏選程墨孤文事也蓋有奮武之思焉曾子異撰時方北遊示諸同人有朝若書生滿文兼武事行之句已貽書諸同社吾一船中左擁時秇右載弓矢宮中夢卜方勤生擴臂逐隊自附鷹揚龍臥間夫以時文為文非文也以弓馬為武又非武也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持此出草廬謁帝名為應莘渭

之求須吉甫之選何異摶塵飯兒戲噫可笑已仲夏北歸子舍又有龍虎吟之役蓋取諸顓頊氏之神劒謂其騰上而指則所向克敵藏之合中時時作龍虎吟也陳子言之詳矣夫古之以說劒雄者莫過莊子其言有天子之劒有諸侯之劒天子之劒其為鋒其為鍔其為脊其為鐔其為夾諸侯之劒其鋒其鍔其脊其鐔其夾其不能盡同而皆可以直無上而舉無前以此異於世人之劒令天下内訌流寇蹂躪之時所需者卿相士大夫

之劍耳夫今當事者之劍以三歲鄉會試之闈牘房書行卷為鋒以分門別彙摘句割股碎金雜錦之大小題試牘為鍔以學堂訓詁之傳注講說為脊以坊刻纂輯餖飣之經子史秦漢六朝唐宋諸雜文綺語為鐔以歷科沿習傳誦梟括二三場之論表策為夾而以誤國喪邦學究鼻祖之王半山為鑄劍之歐冶以荒耋固陋夏蟲正體螳臂起衰之主考瞇目簿書糊心帖括以賢書為市之房師為選劍之雷煥張華薰以吹毛洗垢因緣

報復含大奸利索小瑕疵之磨勘者爲之抵劍之士淬劍之水以此内蕩寇賊正國體噫吾哂其不如庶人之劍尚可以刲羊而刺豕也莊生曰庶人之劍如鬬雞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愚謂今卿相士大夫之劍如戰蟻雖然一代之王制在是矣三百年間具文武經緯繫社稷安危者有之未嘗借才異代也皆繇此道也以進選而用之其亦天子之劍材也哉茲選也夫亦其鐵中之錚錚者淬而用之則恃有今天子之神武命曰龍虎吟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合中之吟夫亦思有求吾者而從之為是選者其亦有所思也夫

敘旅誓二集　曾異撰

古之著書立言者皆選其才性之所近而選言以出自選非選人也司馬遷為史記則選其人而編之人選其事初未嘗選其文間有之文亦因其事以存垓下大風之歌豈選詩之謂乎漢書踵之遂有事文兼収之意故其帝紀之詔令多而列傳之奏議詳他如鄒枚王褒終

童之屬人以文存亦漸鏤衍損風氣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古今人吉口予謂可無載也使孟堅傳屈原必兼載離騷不但懐沙一賦其傳管韓必取材大小匡孤墳五蠹諸篇不但採仲之逸事非之說難夫賈誼之鵩賦未必過于治安策也然而太史公之去取如此寧使後之讀賈生傳者謂遷之詳贍不如班而必欲孤行其屈賈合傳之意此其踽凉獨往絶不作選腴割炙俗想即此一念便可藏之名山之中明知後世之必有班掾不

屑爲之耳愚謂嬴秦而上之史記尚書左氏國策之約畧也武皇而前之漢書史記之補遺也史者選事之書而約畧主棄補遺主收乃二書位置之高卑亦具見于此豈非以選事與兼選文者異乎范蔚宗後漢書始以文苑樹目因文而傳其人矣其他所記載之文章亦倍雁前漢梁昭明别爲文選則文經離人以存識者謂濫觴于范蔚宗而愚則謂芽蘖於孟堅唐文粹宋文鑑皆其苗裔也承流爲西山氏之正宗乃至謝枋得文章軌

範其事至瑣尾猶得為里社學堂所不廢而所選者與
選者其文與人皆相麗而行凡諸所捜輯少科舉之文
也間有之矣然應制之體當時僅以為時文有意立言
者無取焉董江都應制三策班史至詳載列傳太史公
尚以為無足存先已畧去僅以經術附儒林間嘻使後
之傳王唐諸公者而以吾代應舉諸大篇附贊其内無
論謂有識所姍笑即黄口小生又不謂引用失倫者乎
故夫為文而至于帖括之經義此文章之至猥瑣者也

選文者而至於帖括之經義此又選事之至猥瑣者也旅砦之有初選也希之兄弟俱未脫然于樊籠也二集之選希之或不得已而為之為隳之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嗟乎隳之四年宣城令扶父櫬歸至三山不能自前入城屬予貸十金以行歸而無田自食兄弟作苦為瑣事希之隳之坐而選仲氏羽之賈而行以自比於梓匠輪輿坎坎河干之苦行仕宦而至此在吾輩為固然亦異于末流之志在田宅事圖温飽者矣若其選事之佳

固無俟予賞譽即稱賞之亦不過以為子長復生而為今世之文選今世為文之人要亦等于古之磨鏡賃舂無可奈何而自食其力之鄙事其獨行則可佳其事雖絕工亦僅與賃舂而不粃磨鏡而不昏者無異斯亦無足譽也夫

敘庚午程墨質　曾異撰

吾平生不喜讀墨義每闈牘出勉閱三四省輒罷間強自卒業大部累牘中不能得二十餘首每閱訖輒有棄

日之恨嘗謂人昔日之程墨掩時義今日之時義敢于侮程墨憶少時閱行卷房稿凡三年較士諸目一出坊刻遂廢間有之亦不入選即入選亦終無以踰鎖院之文而今之行稿社義與程墨爭道而馳無引避意甚則人事故為擬墨公然建鼓而揭于天下至于主司程式昔之偶然擬作者惟馮開之鄧文潔一二先生而日來試録一出無論能與不能凡紗帽加首輒復泚筆擬程若以為不可已之事夫擬墨而無以十百千萬于墨而

僅與新貴之翹楚者無以異墨可無擬也擬程文而無以頡頏于先正諸君子而僅與勦腐庸弱之程差有以異程可無擬也且夫擬程墨于程墨敗壞之時雖勝不武然亦有狎而動而未信彼之遽有以勝之故夫使今之擬程擬墨紛然而行于世者無論其勝與不勝則今之為程墨者之過也若夫程墨之選其失有二其一則淺學腐生以為是已信之貨雖糞穢瓦礫咀嚼而拜跪之此如小兒盲子聞辟人之聲見輿皂之來無論堯桀

舜蹠則相與彌耳屏息而俯首降下之也其一為擯落諸生喜負不偶耽耽幸夫闈牘之一有瑕纇則相與摘伏發瘢正告天下以洗洩其不售之憤恥而要其闈中自為之文未必有以勝人使幸而售人亦將摘發乎彼如彼之所云矣且夫闈牘之作者閱者則兩難之矣今之猥庸者無論即真有雄才博學之士一入闈中而上之眼限體之功令下之慮盲目之主司而顧而又有賤貧失路之感稍欲抵掌而談則瞿然躡嚅次且蹙蹙靡

騁夫雖有奔蹷追電之雄駿而伏櫪顧後失馳虞前俯然若喑若覺逡巡于四達之衢而俛得九方之一眄夫相馬于驪黄牝牡之外此國工之所能也若夫箱蹄絡口之中而欲以摸索神駿雖伯樂顧岌岌乎難之吾觀于近代名儁雖其後懸書國門卓然可垂者而其進年之牘雖經改頭易面僅出行世當世尋聲之士亦怵其其名諾諾不敢出一語雖有識者平心而視謂終無以逮其平日之所為而碌碌庸福之流夫亦與之一日之

長以偷取終身之貴富此則造物之功而誠不欲使科舉一途盡為文人才士之所據而主司亦無如之何者也而論者茍責輒以為衡文者之罪亦已過矣且夫世不盡可以服人之主司而其為都人士之標質者則恃夫選者之目夫主司之目可以考試人士而賤之貴之選者之目又得以考試夫主司而是非之可否之則吾社息發之續有是選也夫亦不得已也夫

序癸酉闈牘抄　曽異撰

歲在癸酉天子近七年爲政之期廷臣少當意者一切以綜覈爲治屬當舉人士於鄉先年嘗釐正文體有所黜落連及有司主司意不在得士而先救過搖首閉目受卷如立層冰恐文士之艱奥而失則詭也則依倣百年前知行教養立柱之體而拔乎耳目聰明心思睿知開股者以爲正恐文士之踈散而失則蔓也則拘牽對偶駢儷之體而拔乎一起居而排比六者以爲正諸如此類其所爲反正之技止此而亦可謂不遺餘力矣雖

然吾更有說于此夫文體竒袞固功令所禁也以賢書為市非功令所許也則闈中之登賢書者一人作文者又一人亦非功令所許也甚而登賢書者塲中之人作文者塲外之人又非功令所許也以耳目所聞見豈遂無其人乎不此之問而徒使人士薰眼束胸苦縶縛其手足無乃放飯而問齒決乎且即以文體言之如今日之所謂正則必謂排蕩高深者不正而整齊淺儷者正也然則是六朝正而西京不正也其在唐則王楊盧駱

諸人正而起衰八代之退之不正也且夫科場而正文
體此其說始于歐陽子其所取以鵠人士者子固子瞻
也今不能得曾蘇而徒取腐生菜傭以充數何以謝軋
茁之劉幾乎且歐陽子之砥文風則其力自足以正之
非有所顧畏於功令而然也今主司蹈蹈而視功令猶
人士之蹈蹈而視主司蓋上下相敺勉強從事不得已
而為苟免䕶官之計譬則孱子操舟無破浪迴瀾之力
而但汲帆韋纜一篙沿岍是以子不正而正之以經經

不正而正之以史漢唐宋諸大家史漢諸大家又不正而正之以淺弱之程文猥庸之墨義與夫首鼠多畏聲主司之眼嘻亦可謂本之則無矣故夫有憂之體者而又有憂乎當世之正文體者舉文士之售于主司者而更次第之夫上之取舍當則草莽可相安于不議闈牘之編次亦不失為上下相維無所諱忌之盛世然必其人之力足以議之夫玆選也固亦議之有其本者矣

明文海卷三百十

選詩經鼎來叙 馮元颺

不能詩者不可說詩無詩腸也不能古文辭者不可說詩無詩骨也不能畫者不可說詩無詩意也不能笑者不可說詩無詩舌也不能飲者不可說詩無詩興也不能遊者不可說詩無詩景也不能琴者不可說詩無詩韻也不能度曲者不可說詩無詩趣也不能相思者不可說詩無詩情也不能兼之數者仍不可說詩無詩膽

也子家世業三百篇蓋先疇焉獨染指唐人格律未免逗漏其于古文辭間一肆及之不即工每展古名畫懵不辨誰氏筆又口吃復不能飲二三四盞輒隗然熟睡且無濟勝具未暇為汗漫遊家有琴懸之壁間塵滿絃軫聞人歌亦能別美好試一轉喉便令周郎掩口更以世無尤物中其膏肓從未嘗作情癡事數者無一焉何以說詩然每當其詩腸忽開骨節姍姍欲動意蕋舌鋒卒不自抑興與景遭韻遂趣遠不覺情之深而膽之壯

則若與青蓮少陵往復酬和盲臣腐史上下揚搉僧繇點眼長庚益毛支許送難山阮更酌時則如十洲三島起於足下而護索涼州來自耳邊也又如車子引聲瑣女激曲而臨邛北陵感白頭憐舊意妮妮欲絕也於是奇文共欣立風大暢上亂靈祇下變庶物予即欲不說詩可乎哉予一說詩將使天下言詩者盡大歷以上文盡西京以上畫盡神品談盡炙輠飲盡千鍾百斛遊盡好山水彈琴度曲盡妍妙相思者盡解顏斯真通天徹

地極顧恍心不朽之域事也嗟夫宇宙之大耳目之前倏忽起沒亂守瓏瑣之變態升者沉者爽者寔者戰者媾者訐者謑者笑者啼者怒而罵者戲而謔者似髮者似蝟者似塵似影者何一非詩之腸之骨之意之舌之興之景之韻之趣之情之膽又奚必尋行數墨櫛字比句而後為說詩也哉夫尋行數墨櫛字比句世之說詩者也雖然使毋復恃若說以求伸於予之說則奈何往語之曰無說詩匡鼎來

明文海卷三百十一

張伯隅槁序　婁堅

予嘗論制舉之文意不必創而依於傳注法不必古而柬於排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微見其胸中之奇讀之知為傑然者也非好學深思需之以歲月而中有所自得則莫克以為若夫勝人而取於人斯有不得而必者矣自學術日衰世多以貪常嗜瑣得之遂謂文固宜然焉用好古而不適於時為哉而炫奇之士則有托元虛以

為高爭鉤棘以為工羣聚而姍笑之文何必雅馴而坐令自困若此夫濬發巧心受嗤拙目從古以然而乃以區區之得失定其工拙亦過甚矣乎友人張伯隅閒而是之相與礪鏃括羽之日久其文之豐蔚如其先司馬公而潛思詣極益進而未已也既連擯於有司而氣益銳功益專今伯隅既得之矣吾請以伯隅之所以得者質之伯隅往時有司之考文章也唯程度之拘故文之竄竊而萎薾者得倖進焉伯隅雖學為溫潤綿密而竟

不能得也於是益務去其芒角以求合於時幾不能自持者比就試而掉鞅無前若鷙鳥之擊不極其力不止而會典試者冀得偉異之才棄瑕求瑜茍駭於目無不收者以伯隅之宕而能法贍而能潔宜不後人而一時同舉於鄉先之者且若干人豈其文盡出伯隅右哉則是既能得之而猶有不可必也其不當較量於得失之閒審矣伯隅將盡出其槖中之文以觀於人人而予為之序益喜伯隅之遭而并以解於世俗之相笑者也

吳江沈祖約選刻鉤玄錄序　婁堅

鉤玄錄者沈子下帷修業之所輯也或曰玄之為言幽深微眇之名也而以稱斯編何歟夫性與天道孔氏之及門者猶不得聞今之文直義疏之餘耳而烏在其玄乎若果玄也則無乃離其本歟昔人作玄以擬易舉世僅一二人知之今之業文者欲求知於人而乃託於人所不能知之玄又得無與希世之術謬歟予應之曰沈子之所為輯也時之人以為玄則從而玄之已耳夫奧

腐神奇之迭變至於斯義而極今時則又甚焉凡與於編者其人皆已售於當世既有司以為工而天下之人亦翕然趨之不必深於撰述之旨也而其言皆有枝葉靡靡然以為悦於目而快於心也則宜謂之玄矣葢昔有編詩而以極玄又玄名其或與之類歟是又不然昔之玄合一代之作者而鉤之也今之玄就一時之能者而鉤之也假令後先錯列則震澤毗陵二先生幾同揚子之覆瓿矣雖然前人之作歷百年未有能繼之者今

雖五尺童子試一操觚而衆且詫爲奇焉則今昔之異當孰處玄乎夫玄不玄非吾所能知也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味嘗在鹹酸之外若此者玄耶否耶與是編者有合焉否耶易牙之調世或不嗜焉時之所謂也沈子以爲世之君子非其才不足以與於斯文而謗讟拘拘以是古非今爲者要爲無意於當世故其所詮擇云爾必欲就斯編而詰其所以爲玄者微獨吾與沈子不能言雖其人亦不能自知之也夫如是則吾將以其不可知

而名之曰玄矣

易經程墨文選序　婁堅

六經皆聖人之書易為最幽深矣揚子雲作太玄以擬之儒者譏焉然要為能知易者自漢儒之易不傳而王韓之說獨行於世逮宋程朱二氏出而學者又廢王韓不復講今之為文以應有司之求者名為推本朱氏而往往謬襲時師之曲說苟以邀一旦之遇而已然則奮粹而錄之又屬為序之其亦可以已乎曰是一代之制

而士所由以進也其言不必為傳翼也言不必翼傳而上以此取士故讀仲鳴之所詮次而其人可知也自成化弘治而迄於今文辭之在録者可以觀世焉昔之樸直者未必是而今之藻繪者未必非也有司者第甲乙而登進之四方之學者爭揣摩而擬之又務為新特以勝之亦其宜矣然自樸而之藻勢之所必趨也藻極而反於樸猶挽江河而之西也今又當變矣將變而何之乎此實世道之憂己唐詩之温許皮陸宋文之吕揚陳

廖其言語非不工也當時以為儀的焉自今而讀之今昔之變將軌置是非於其間乎曰是存乎辭而不在乎傳之合與否也夫昔人之才豈反不逮今而今人之才豈皆能出乎古然而必務勝乎其前是果能有勝乎昔者唯斤斤焉有所守而不敢肆故寧不盡其才今且過求於力之所不及矣其詞彌誕其陋彌彰耳彼以為非是不足以爭時也士以是爭趨於譸張譎詭而致樸近於遲鈍平淡近於枯寂反擯而莫之收此孔子所謂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豈不亦可惜哉往時歸熙甫先生銳意經學工力甚苦至為應世之文仲紙疾書初未嘗經意也然今之言經義者必推歸卒未有能逮也豈非積之厚者不求異而人自異之耶若夫易吾不能知也向嘗讀歐陽永叔童子問而是之既又得蘇子瞻易解益其說始於明允彼所自謂有易以來未之有也志乎易者其無廢王韓而以歐蘇之說參考之可焉吾與仲鳴游最習相與論文頗數數姑以是塞其請不知仲鳴以

為然乎否也

題華林社草　顧大韶

今茲孟夏余遂有白下之行寓於所謂西十八衞者相傳其北則梁武華林園故址也斗室衡門蕭然獨適遠看山色近息樹陰牛馬為群兒童為友竊自謂可稱避人矣居無何而為友朋所物色此樂遂不可久夙習難忘間親筆墨而四方之臭味者亦時以奇文要余欣賞丹鉛而諷咏之似無日不與諸兄弟談笑也非敢謂東

南之美盡在於是然一時相與之意亦何可忘耶嗟乎北望蔣阜鬱葱如故南涉秦淮滔流不改而獨所謂華林園者故礎朽株杳然無可復問又安知千載之後鬱葱者之不化為童而滔流者之不化為涸耶又況乎七尺之軀真成浮泡泡與泡值剎那非故今日之相與不有可深長思者耶猶記十五年前曾于燕都聯一大社與盟者近廿人今同學少年固多不賤而化為異物者亦復不堪指數重來此間聚首者僅一兩耳更數年而

後此會中之升沈興滅又不知當作何狀與言及此則朋來之為樂也少而為悲也多反不若避人者之漠然無介於中也故著其姓氏列其文章庶後日者展卷之餘可當命駕云耳若曰標榜為名則吾黨久不作是夢矣

書十八房後　顧大韶

甲乙兩生共習舉子業甲甚傲每進士榜出甲必求所謂十八房者丹鉛而諷誦之乙過而咤曰子之敬十八

房也何居謂其為考官之所錄乎甲曰然乙曰子知考官為何如人哉方其登第時不必盡能文章也多記誦帖括而希倖焉一第而弁髦之矣髙者趨權勢下者徇貨色最下者飲酒食肉而已彼且不知紙之為白而墨之為黑筆之為竹而硯之為石又烏文章之能辨其為考官也徒利其名美而實厚多方營丐而得之非以才望舉也求其以似為真以偏為正確然自信其愚者且什不一二矣自此以還率皆冥然罔覺者也予又何敬

焉甲曰唯唯子知人事而不知天道也夫人之不能奪天也久矣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夫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為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為政古者聖人舉事必問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出

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著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若子之言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乙聞之舌吐汗浹而不能對良久乃曰吾過矣吾過矣請從子之後而敬十八房

許子遜先生全稿序 沈守正

辛丑會墨出余不甚滿其首義次義深服三義服其才而猶疑之旋亦大賞洎先生窓稿行且讀且快且快且讀蓋如吳道子過張僧繇畫三往三返至寢食其下不

忍舍去也始焉見其姿骨天成神機横出服其天少焉見其毀律而律非才而才愈踈實密疑往亦來服其神進焉覺其神理俱在有意無意之外服其人盡而之天久之與之相醉不知其所自起余亦無所用其知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余既受先生文喜聞其軼事或傳先生性卞急嘗以小怒斷一僕人手幾起大訟奔入都次年領南宫第一人妻妾朋友無竟日之歡小不合意輒推案掌面以去余親聞王廻溪言令同安時撲其修候

隸人事也彼日中烏知有縣令哉又聞先生有書舍在海島中一往月餘不出日拈經生義始抱膝兀坐已升之几已盥上棟楹間已登屋上或至忘食比義成不得下更怒罵擲瓦石擊其下人先生沒後遺集行有上龍江相公書中皆切直之言功名富貴之士夢魂中咋指不敢道一字者何況搖筆其書固稱擬然久播人間非畏而不敢上也余習先生文久知所傳聞者皆真嘗私評之先生蓋直行其信不見世有豪傑前有聖賢何論

卿相榮赫與溷世營營商淹速較毀譽為何事所謂進取不忘其初斐然成章孔子之所謂狂也近制冠南宫必列鼎甲先生以不經意字畫潦草抑居其下座師馮琢菴規之選館且以生平書籍授之先生問曰入何官不可居必翰林為座師閉目不答馮東省賢者也開先生言不媿反以為不情不及遠矣先生天人也𠟱義亦其糠粃之一然無先生之胸懷必不能極其至後人慕其至而僞作曠達以求之失之愈遠嗟乎安得起先生

而北面事之因吳采於氏刻其制義遂書胸中所欲言若此

胡休復手評詩義序 沈守正

詩難言也以經義言詩尤難也三百篇降而騷而樂府而古選而近體纚襲蛙沸寧復途罗巷謳勞呻康吟哉詩去遠矣故曰難言也況有韻易之無韻一言廣之數百言以書生代田畯紅女之舌以帖括摹篆鑴金石之音伸紙和墨強其胸懷之所無手與口之所不了了尚

有詩乎哉故曰尤難也雖然抑有説焉三百篇非生於情者乎夫人哀至涕洟歡劇忭舞怒焉叱咤憂則歔吁情之則也然易水變徵壯士按劍雍門再彈齊卿雨泣秦娥改聲哀樂驟變安在情能生文文不能生情也哉無論經義家固鴻儒鉅匠之所自出也即卑卑佔僤方其執筆為文也窮索不已怦欝紛紜朦朧焉昭晰焉少焉漫焉絡焉蕩焉鞫焉瞳忽以溢辨忽以駛笙鏞金石間作於耳田畯紅女交觸於躬借他人之手口抒千古

之胸懷此時而猶能辨其孰生情孰情生必非真入情者也果爾則有韻無韻一言數百言亦影論耳豈實相耶抑又有説焉思以窮情者也識以定情者也境以張情者也才以物情者也識以定情則足以輔情使之不朽而拙亦足以掩情文通偏長於偏擬值其工也靈運獻矩於鄴中值其拙也然後世不聞軒江而輕謝者以其皆返於情源而非工拙之所得至也斯又入情之所必詧也余友胡林復簡遠恬穆讀古人書與今人語皆

先意而解真情種也年少作詩義寄托微妙一本乎情迴來益達於情之旨思圓適奇識途適老境轍適玄才鋩適宕雖無情者見之亦復鼻栩栩近復手較十年作者定爲初二二義即不能必入奇入老入玄入宕大要不詭於情其工者不啻陵江即拙者猶不至失謝憶上下得失之林惝怳有亡之際又休復生情之日也作者鑒者無得於文之先而拾人牙後曰刪後無詩者哉詩難言也

巢端明文槁序 文德翼

文章之為道也君子所以自異於人之才也喪失其所以自異之才而使古人抱單行之歎發獨有之疑夫亦可以不作矣郭景純曰吳人見布而疑㲲越人見罽而駭毳氈所習見奇所希聞也今夫六家七畧不亦文士之一大布罽乎家發一覆而人謝不知畧發一覆而人謝不知不陋已昏而怪人誕必羣嗃而異之益異亦何能辭異於今未始不同於古也夫古人之見嗃於古未

始不同於今也不以同自勸不以異自阻余必命之曰
逸羣之子矣有巢氏僕始遇之諸士牘中海賦山經奇
怪俶儻望而怖之者終日私謂此人若在建安以後大
業以前必能把臂諸子矜奮廓清以則為麗以法為奇
夫何遽不共追漢秦也惜乎產於制義𢌿張之世狹猶
此後生無益耳僕尤所驚有如此者抱負異資洛然英
絶魚魚雅雅風骨欲飛方之古人可謂孤立而特峙者
非鄉何有巢氏居今人中進旅譏多惟恐其有以自異

也嗚呼惟恐其有以自異者天下之異人也夫

戊辰房書删定序

嗚呼制舉之業至今日敗壞極矣群天下聰明才俊之士所奉甚尊所據甚達而究歸於臭腐而不可讀則豈非空疎不學之過歟夫今之所據以為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而後立言之士不能外也何獨於今人而疑之然而有不然者史自丘明遷固至矣為其君臣將相職官氏族戰攻治亂之跡與舉業之文既不

相為用至其風度韻格馳驟跌宕變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為盜於舉業者遍天下而卒未有入左丘明司馬遷之室而剽其藏者力不能也獨諸子之言浩渺寬博以無所附麗為長故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黄老農墨刑名縱横九家之異其大旨既悖謬於聖賢學者未能考正古文則雖晉魏隋唐依托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為其所欺甚則以劇秦美新之揚雄而群然尸祝之習其書效其詞比

於周孔魑魅魍魎之言盈天下甚矣其不學也若夫目不讀諸子而剽襲人言者即以是人為諸子及其不足則雕琢偽詞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足怪於是有黠者出而悔之於史不能於子不可又逃而曰尊經尊經之名立而天下之奉者庶乎有辭矣雖然亦可以古之為經者告之乎古之為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未聞必襲粤若稽古之詞而後能為書

苟舉乾坤九六而遂可以為易也且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為而發葢有前後不相襲者矣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強吾意以就經語又况夫專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悞用其四若是而號於人曰尊經吾恐先聖有知必以為譏而吐之矣嗚呼制舉之弊已至於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而吾以為此皆空疎不學之過也富人鏹萬鎰藏獲萬指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村稍稍溫飽得一金而張皇動色又有

窶人丐夫焉饑寒迫之不得已而為盜為大盜則剽富人之藏不能為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販之遇水旱凶荒則三家之溫飽者且將為窶人丐夫而窶人丐夫之為大小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於刑焉今之為文何以異此使其讀古人書得其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又若一無所有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而又從大盜而為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為文者此吾所以不得已而再有房選

之役也而於其中猶有不欲存者焉嗚呼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既得而見矣不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尚未得而見也今日制舉業之病可勝道哉

王康侯合併稿序

康侯既成進士官翰林之明年以使事歸里門乃復取其先後制藝裒集成書葢將以國門之牘爲名山之藏也予於康侯觀生草既有辭矣今復當效言於簡端竊謂一代文章之盛衰常以一代之制爲輕重消長自古

言文章必歸翰林至有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
雜以他材惟翰林學士非文人不可而于當代尤為榮
選既盡屏書畫技藝之流使盡出制舉之科而又以為
儲養論思之地宜其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
同風然予竊數其人則當代以文章首推者獨宋潛溪
楊東里兩公耳兩公雖入館閣而或以勝國逸材或初
官教授藩僚非盡如今進士庶常選也次則歸熙父王
道思羅景鳴唐應德四先生共始終官翰林者獨一羅景

嗚而就數君子以律之先代名家尚未見有如韓如歐者又足怪矣至於碑傳序記在古文體中所號為法最嚴而局最變化不測者不免雜取太倉歷下之陳言以苟且應酬而制誥之文等於誄墓褒王言而輕國體由是觀之所重若彼所輕若此果可謂之有文章歟及讀當代之制舉業則三百年來每科必數人人必數首下至山陬僻壤童年白屋崛起之秀亦能有知聖人之深而又以鄉會兩試典專闈分較房牘為文以程御覽

武多士者翰林爲多故以制舉藝傳者視他甲乙榜爲
尤盛蓋士之出於是塗也久矣三百年名人卿相理學
文章之選相與翊贊太平者率由是科以出故其文亦
如是由此觀之文章之盛衰以一代之制爲輕重消長
豈不然歟此康侯所以成進士官翰林猶不能已於制
藝而爲是書也然予追憶與康侯以童子試於邑至今
三十年予登賢書後康侯十年而康侯復先予舉進士
予不獨欽其爲制舉業也予僅有兄一人已析箸十年

而康侯至今養其寡嫂孤兄四五人如昔時予席先祖
庭餘雖爲諸生未嘗以俯仰事育煩予區晝然予兄弟
析箸已久而康侯去其先曾王父進士公已百四十年
俯仰之須皆出其爲諸生時所館穀及康侯舉進士其
兩尊人皆亡而康侯之恭愛諸兄與甘苦如昔時予兩
尊人皆幸健飯而予與吾兄析箸不如康侯故常以此
愧康侯曰康侯孝友真吾師也故讀其制舉業溫仁諄
復衷禮度義亦如昔人所稱讀南豐曾氏之文如見三

代宿儒衣冠言動無非禮樂者盍考其文益以知其人知其人而後益知其文之不可及也康侯於制藝凡數變而益工而要扶翼經術為主其襯附經語如八股習者亦時有之而其鈎深致遠自得於度數聲句之外者為多吾所謂每科必數人每人必數首者其文或未必能盡如康侯則斯刻又烏可已也嗟乎古文一道至今代如晨星矣充康侯之志不懈以益進於古以發為文章庶幾如韓如歐追潛溪東里而上之使翰林以康侯

重吾將曰侯之而况其制藝已端嚴根據如是如是而又將衡較多士作爲程言以風海内則康侯之制藝又未有已也今之制藝必與漢賦唐詩宋之雜文元之曲共稱能事於後世向之爲漢唐宋元者又萃數十家而共成一代之能事然則今之能以制舉藝成今代之能事者是皆不可及也而况於吾康侯乎故爲序而詳之使後世知文章之盛衰以一代之制爲輕重消長者如此而因以知康侯之制舉藝爲不可及也